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唐璜

(下)

[英]拜伦



唐 璜

(下)

〔英〕拜伦著

目 录

第 十 章.....	692
第十一章.....	736
第十二章.....	781
第十三章.....	826
第十四章.....	882
第十五章.....	933
第十六章.....	983
第十七章	1047

第 十 章

一

听说牛顿看见一只苹果坠落，
灵机一动，得到了一个论据——
（听说如此，我可不能活着担保
任何圣人的信条或金科玉律），
证明地球是本着自然旋转
而旋转的，叫什么“万有引力”；
这倒是自亚当以来的第一人
将“坠落”或“苹果”作了一番理论。

二

假若有其事，那么，人和苹果
一同坠落，又和苹果一起复兴，
应该承认，在那蛮荒的天穹中，

牛顿能于星球之间开辟路径，
真不知抵消了人间多少苦痛！
而那以后，不朽的人就发明
种种造福于人的机器，而且不久
将会有蒸汽机将他送上月球。

三

为何要有这篇开场白呢？——
你瞧，正当我拿起这张破稿纸，
我禁不住心血沸腾，情思起荡，
我内心的精灵欢跳不息；
尽管我知道，我远远跟不上
那些用水蒸气与玻璃镜子的人
而他们乘风破浪发现星体
我还是愿意能驾诗歌而凌云。

四

我迎着风口奔驰，奔驰；我承认，
要找星星我的望远镜太暗，
但至少我已避开了尘寰，并且，
一旦远离它扰攘的海岸，
我就要驶向永恒；海浪的狂叫
并未吓住我这小巧的帆船，

它仍旧很稳，像许多小舟一样，
尽管在那使大船也遭殃的地方。

五

我们讲到，主人公的新处境是：
 恩宠的花还正含苞未放；
但认为我的缪斯会冒冒失失
 跟随他迈进皇家的客厅之外。
目前岂不够了？好运气已经
 将青春、力和美尽数给他送来，
还有其他一些礼物，足能剪掉
欢娱之鸟的翅膀，使它暂存。

六

但很快就会重新长出翅膀，
 使它离巢飞去。大卫曾叹息：
“要是我有翅膀如鸽子，我多想
 远远地飞开，安息！”但能珍惜
青春与爱情的人——即使苍老了，
 心亦萎缩了，幻想再也飞不离
眼界之外，——宁可如儿子叹十声，
 也不愿如爷爷那样咳嗽一通。

七

但叹息会停息，而眼泪，即便是
寡妇的泪，也是愈流愈少、愈干，
如同夏日的阿诺河，倒不如冬季
那水势携泥带沙好象要泛滥。
几个月的差别有多大！你也许认为
“悲伤”是片沃田，他永不荒芜；
它并没有荒，只是换了人来耕，
又有个小伙子在为快乐而播种。

八

而叹息一旦告别，咳嗽就会到来——
甚至在叹息结束前亦有一两声，
因为在明净的额头起皱之前，
尽管生命的太阳还未达十点钟，
它也常常会因叹息而引起；
那时，好似夏日将尽，
纯洁的面颊映上了，一片残红真像一阵火：
爱，希望，死去，——这一生多快乐！

九

唐璜可不会这么快就死去——
我们刚才交待说：他正处于
光荣的焦点上，这只能是因为
月亮或者女人的幻想特别偏爱
才能达到的，——好梦不长吧，或许，
但谁肯舍弃六月，只为冬天要来？
恐怕他倒该多求一线光与热，
以便有备无患地将寒冬耐过。

一十

况且，他一些优点使中年妇女
比少女对他，更为中意，前者明白
爱情是怎么回事，而那些雏鸟
对爱情的理解却很少能超出
诗里所写的，或由幻想所编造的
关于天庭呀，爱神呀，这些货色。
算年岁一般都依据太阳的运行，
我却认为应用月亮计算芳龄。

一十一

为什么？因为月亮善变，且贞洁。

此外我不知有何理由了。不管那些爱猜忌与动不动捉人短的人如何千方百计地设法和我作对。

这对他们的雅兴实在并无好处，

就如我的朋友杰弗利，不久以前还写了篇文章，真是充满火药味，我原谅了他，——不管他是否原谅他自己。

一十二

旧日的冤家变为新相知

应该接着友好，这义不容辞，若再回归于宿怨，我就不知道还有何办法补救；这一类事我避之不及；不管有多少手

要把我拉下“仇恨”的陷井。总而言之，对我们旧欢与新妇才最恶毒，和好的冤家应耻于同她们为伍。

一十三

否则就是最坏的背叛。叛徒们，
就连三心二意的骚塞，那大谎骗，
都不想再回到改革派的怀抱里，
而死心填满桂冠诗人的猪圈。
凡为正直的人，从冰岛以至
巴巴多斯，在意大利亦或苏格兰，
都不该随每个人的口气而变色，
不能仅因为你一攻击，我就投降。

一十四

律师与批评家都只看到了
生活同文坛的一面那就是恶浊，
他们奔忙在一对纷争之谷中，
所见者不少，却大都隐而不语。
世人无知地活下去，而律师的
诉讼摘要却如同外科医生的刀剪，
能剖开内幕，将事情整个弄清，
同时亦显出消化系统的内经。

一十五

一把法律的扫帚为道德扫烟灰，
这就是为何律师自己十分肮脏！
那无穷无尽的烟灰颜色很暗，
任他如何换衬衣也难以遮掩！
他带着扫烟囱人的一身乌黑，
至少十个人中有九个是这样；
但你却是例外，我的批评家，
你穿你的法服，尊严如同凯撒一样。

一十六

而我们的所有纠纷，至少于我
一笔勾销了，亲爱的杰弗利，
我是以诗歌来批评可敬的敌人！
（我们替傀儡来耍这种把戏。）
现在干杯“旧日好时光”吧！
我并不认识你，也许无缘熟识
你的面孔，但你高尚的举止
我不能不从深心中敬佩。

一十七

当我讲“旧日好时光”这句话时，
它不是针对你说的，多令人叹惜！
因为我观遍你那傲岸的城市，
除司各特之外，我觉得只有你
值得我碰一碰杯，——或许这只是
学童的痴心，但我愿不拘束地
畅叙旧情，——我是一名苏格兰人，
我的头脑控制不住这冲动的心。

一十八

“旧日好时光”为我心中带来了
苏格兰的所有：那蓝色的山峦，
谷中清澈的流水，底河与顿河，
格子呢，结发带，我幼年的情感，
巴尔戈尼桥下的黑流，同我那
最初温柔的梦，如同班柯的幽灵
都掠过我眼前行：啊，这回忆真是
“好时光”的一瞥，不管多么幼稚。

一十九

你或许记得，在我少年卷发时，
我靠一阵愤激之感，曾用诗句
骂了苏格兰人一通以示机智，
虽然脾气够大，倒也颇合情理。
但骂归骂，它却抹煞不了
我早年新鲜的情感；我只压制
而未割舍苏格兰的乡土之情，
啊，我爱的仍是那急流和峻岭。

二十

唐璜或为真实的，或是假想的——
这两者差别倒不很大，因为当人
一旦变得更不真实之时，他所想的
倒能存于世间，成为不朽的精神
对肉体的强有力的抗争；不过，
弥留在所谓“永恒”之边沿，也不禁
令人惶惑，因为他望着这边
既已无所知，却又不见彼岸。

二十一

唐璜变成了完全雅致的俄国人，——
我不想提，“如何”更不必讲“为什么”
无论什么小小诱惑，哪一个青年人
能遇上而不感到它强烈的震撼？
但此时，他的心却如铺得平整的
一只软垫作为帝王光荣的宝座。
欢笑的少女，舞会，宴饮及金钱
使冰窑也如同天堂，冬天也变得温暖。

二十二

得到女皇的宠幸真够惬意的，
尽管执行他的职责愈来愈不易；
但在这方面，像他那般的小伙子
要显一显身手应是轻而易举。
现在他长成一棵青翠的树了，
爱情，战争，雄心，在他都运筹得当；
这报酬真不赖，无怪人直到老年
才在百无聊赖中爱了金钱。

二十三

在这期间，唐璜被青春所诱，
又受到了危险榜样的影响，
你可以想到，他的生活会变得
多么荒唐起来，这自然很可惜；
它不仅仅糟蹋了早年的柔情，
并且，既然与人类的各种弱点
都周旋过了，这必然会令我们
变得自私，如贝壳般封闭自身。

二十四

让我别讲这个吧。也不用多提
那种种的勾心斗角，必然存在于
年岁不当的搭配之中，就像，唉
这年轻的中尉同一个尚不算老的——
虽说不老，却也不是妙龄的女皇，
（和她二八年华的娇艳可不能比。）
帝王可支配万物，但不能变其性，
而皱纹，该死的民主党，却绝不奉承。

二十五

而死神，这全人类的格拉克斯，
却是王者之王，他以他的土地法
将一切贵族的产业铲平，不管你
如何宴饮，狂欢，咆哮与纵横天下，
到头来也不过落得一小堆黄土，
还得等你腐烂后方能收庄稼！
而且同穷鬼并列，他们至今才有立锥之地
——死神必是革新派无疑。

二十六

虽然他（是唐璜，不是死神）的生活
浮华，奢侈，热闹，紧张，五光十色，
在这拥狐裘熊皮的快乐之邦
（尽管我不愿意将话说得尖酸）
有时却也从锦绣的紫绸衫下
露出黑熊毛来，令人不知所措，
这对巴比伦荡妇无所谓，却妨碍
俄国九五之尊淫妇的仪容。

二十七

这内情我不想再描述，也许我能，
只须去收集一下回忆和传闻；
但我已接近人生可憎的阶段，
就是但丁所称的那“阴森的树林”，
那可怕的子午线，那中途换马站——
啊，粗陋的茅舍！——凡聪明的旅人
从此就谨慎地赶着生命的破车
驰入老年，——忆及青春还将泪儿抛落；

二十八

我不想描绘，假如我能避开它；
我也不愿评判，假若能杜绝思索，
但思想如幼犬吸着乳头一般，
在这迷宫面临深渊的路上
总抓住我不放；又如一片海藻
攀住岩石；或同恋人初次吻上，
要将嘴唇吻干了为止；但我说，
我要少讲道理，好令人读我的诗歌。

二十九

唐璜不求于宫廷，反被宫廷所求，
这倒少见；多半应归功于
他的青春，与他勇敢杀敌的传闻；
而如一匹良种马，也归功于血气，
与他那换来换去的好看的行头，——
这使他显得俊美，好似太阳镶以
紫色的云霞；但那最大的原因，
应归于他的职位与一个老女人。

三十

他给西班牙写了信，所有亲朋
都知道他近来混得十分有起色，
且给表兄弟谋差事也不难，
就在当天写回信给他；有几个
已为出国做好了一切准备。
听说他们认为：吃冰并不算什么
只要穿上一件小皮袄，在马德里
和莫斯科的气候并无差异。

三十一

他母亲唐娜·伊内兹亦知道了
他不再向他信托的银行提款，
那存款原本所剩无几，而他却
为他的开销找到稳妥的财源；
她回信说：“她很高兴，知道他不再
如荒唐的少年那样寻欢作乐；
因为是规矩成人的唯一标志
他能减少以往开支。

三十二

“他还希望他敬奉上帝，经常要
祷告天父之子，更不要忘了圣母；
要他严防希腊正教，因为那在
天主教徒的眼里不似是正途；
可身在外乡，也不必将这种厌恶
形之于色；告知他他已有了继父
和一个小弟弟；在信收尾前，
又将女皇慈母的爱颂扬一遍。

三十三

“她不知应如何颂扬这位女皇，
只有她能提拔青年人却免遭
流言诽谤，由于她的年纪，特别是
她的国度和气候，杜绝了谣言。
若在欧洲呀，可难免让她担忧，
而女皇所在的地方，那气温低到
十度，五度，一度，或者甚至于零度，
她不信贞操会不比河水更坚固。”

三十四

伪善啊！但愿有四十个牧师的马力
来歌颂你！否则哪有一种浮夸
配得上你那高唱地不实施的美德！
也许我该吹只天使的喇叭，
或者用我姑母的听音筒来赞美你！
这位老太太尽管两眼昏花，
不再能诵经文，但由她的听音筒
仍能听到一些暗示以示虔诚。

三十五

至少她不是伪君子，可怜的灵魂！
她真是心怀虔诚地去了天国，
不逊于善人册上之任何得救人。
据说，到末日审判的时候，在天上
要根据这名册分配它的不动产，
好似威廉在征服英国后，就分赏
他的一群骑士，将别人的产业
分给六万多新爵位以示奖励。

三十六

我无所抱怨，我的祖先拉杜尔法
与厄内斯就在内——四十八个采邑
若我记得不错，都给了他们，
当成追随威廉南征北战的赠礼。
但我仍认为，不应对撒克逊人
像硝皮匠似地剥掉他们的地皮；
虽然最终用收入也盖了些教堂，
自然，你会觉得这是派了好用场。

三十七

唐璜活得十分惬意，不过有时候
他与某种敏感的植物非常相同，
一触就羞涩，如同帝王躲避着诗歌
（除非是骚塞所供应的那种）；
或许在严寒中，他想换个地方
能涅瓦河在五月以前就解冻；
也许是，虽居位于巨大的皇臂中，
他竟不顾职责，却渴望美。

三十八

也许，——但别管“也许”吧，也不必
再寻找什么新的或老的原由，
再鲜艳的面颊也不禁生溃疡，
使羸弱的躯体随之日益消损；
“忧患”如同个管家婆，每月都送来
它的帐单，不管你如何咆哮一阵，
还是要付款；你总算有六天太平，
但第七天就会有讨债的来逼命。

三十九

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他病了，
女皇非常不安，派御医去诊视
（他就是给故王医病的那一位），
他发见唐璜脉搏急跳，好似预示
人将死的那种情况，虽然目前
看起来活跃，却是发热病的趋势。
整个宫廷都不安焦虑，女皇
更是震惊，他的药亦加一倍分量。

四十

人们都私下议论，流言十分多，
一说是波爵金为他下了毒药，
有人博学地谈到某一种内瘤，
或者是血亏，或诸如此类的伤耗；
有人说是体液走错了经，
它极轻易混入血液的穴道；
还有人对这些说法不以为然：
“这仅是上次战役过于疲劳。”

四十一

这就是医生开给他的

许多药方之一，主要是为了清泻：
上等甘露蜜，旃那酞剂开水服下
（刚喝完，医生即走来给他放血），
复方吐根三钱，硫酸钠三钱，及——
（唐璜倘若不拒绝，药剂还会更多些），
无论如何，硫酸钾丸需天天吃，
此外还有汤药配剂，日服三次。

四十二

医生就这样调治及送我们的命，
完全依照医理；尽管我们平常
笑他们个够，可是一旦发病，
还是得正正经经请他们来诊治。
眼看那“可悲的大穴”就在眼前，
势必要用锄头或铁铲来填之时，
我们却不甘于温顺地滑进忘川，
还要惹培利或阿伯内斯的麻烦。

四十三

唐璜拒不接受这初次送来
迁居的通知，尽管死神来威胁他
要将他撵走，但由于年轻力壮，
他却坚持住，也使医生改方。
自然他的体质还是虚弱的，
不健康的脸色在他清癯的面颊
只隐约闪烁，像是在为难医生，
医生亦有对策：说他必须旅行。

四十四

他们说，这儿气候过冷，让出生在
热带的他不易血气旺盛。这意见
使镇静的卡萨琳难免有些阴沉，
当然失去她的宠幸她十分不情愿。
但当她看见他如一只折了翼的
山鹰似的，那明眸无神且又晦暗，
她于是决定了派他做一个使者，
那排场也必须合于他的身分。

四十五

那时恰好有一场谈判在举行，
在不列颠与俄国的内阁之间，
好像为了签订某种条约或者协议，
他们正照例拖延、搪塞与敷衍，
以显示大国对这种事多么郑重；
所谈的为波罗的海的航海权，
兽皮，鲸油，牛脂，及海神的权利，
英国人认为该归他们自己。

四十六

因此，从不亏待宠臣的卡萨琳
就将这秘密差使交唐璜去办，
不但可炫耀她的皇家气派，
也回报了唐璜的效劳。第二天
他吻手告别，并且听取她指示
这一局应怎样和对手周旋；
最后还受到了各种荣誉和礼物，
这足见恩赐的人心中很有数。

四十七

但她洪福齐天，而福气是全部。

凡女皇总很昌盛地治理天下——
这教我们不解命运为什么意图；

言归正传吧。她虽已年近花甲，
临到变经期还似二八少女一样

如此不安；她尊严得不讲牢骚话，
可唐璜的出使却使她如此不快，
开始她竟想不到合适的继承者。

四十八

然而时间，那安慰者，终于来帮忙；

二十四小时，以及使这个数字
增一番的候补人都在申请补缺，
这使得卡萨琳第二夜睡得很香。

她倒不想再匆忙地把事情决断，
也不是这个数目她难以对付，
她在人选方面总是非常谨慎，
以便保持空缺让他们来竞争。

四十九

趁这最高的光荣职位还在空闲
一两天之时，我请求你们，读者，
暂时随我们年轻的主人公乘上
那载他翩然飞离彼得堡的马车；
啊，这漂亮马车炫耀过女皇的冠冕，
那是多年前她作为月神的侍者
到道瑞斯去朝拜的时候，可如今
它又在显耀她的宠臣的盔翎！

五十

一只猎犬，一只银鼠，一只灰雀，
这全是唐璜喂养的宠物，因为
（让更深思的哲人去寻找原因吧）
对于别人所不屑的这些畜类，
这些小小动物，他倒颇为喜欢，
甚至一个六十岁的老姑娘都不会
像他这般爱一只鸟或一只猫，
虽说唐璜既不是姑娘，也不能算老。

五十一

上述那些动物都自有安置，
以及随从、秘书，都在别的车中，
只有小菜拉坐在他的身边——
就是在伊斯迈的普遍屠杀里
他在哥萨克刀下救出的女孩。
我的缪斯虽然经常改调，却从不
忘了她，她一直受到他的呵护，
像一粒纯洁而富有生命力的珍珠。

五十二

可怜的小东西！她柔驯而美丽，
她那种既严肃、又温柔的个性，
伟大的古维埃啊！倒如你找的
原人的化石，在人间实在难求！
她的纯真无邪使她不适于
在这纷攘而谬误的世间生活。
可她只有十岁，因此很心安，
她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五十三

唐璜爱她，她于唐璜也有感情，

可不像是兄妹父女的感情，

我也说不清那究竟是什么。

可以想像，他还没有足够的年龄
来体现慈爱，而另外那种情谊

所谓胞泽之情，也不可以打动他，
因为他没有姊妹；如是有一个，
呀，那多么好！他正是求之不得。

五十四

他对她的感情更非肉欲的，

因为除了他并非老色鬼以外
（那些家伙最喜吃未熟的酸果，

好让他们干涩的血搅动起来），
虽然他的贞操（由于地球转动，

这事仍将发生）并不算最纯洁，
却有着最洁净的柏拉图主义

在他的感情深处，——只不过他已忘记。

五十五

何况目前也没有诱惑的危险，
他只是为他所救的孤儿喜欢，
正如爱国志士偶尔爱国一般。
自然他也是骄傲于能使这女孩
免于为奴，况且她的灵魂也能
用他的钱并通过教会的策划
而得救；可奇怪的就是：（值得一书）
这个小蛮子竟不愿信仰基督。

五十六

奇怪的是：经过这样一场变故，
恐怖和屠杀，她仍然执迷不悔，
虽然三个主教告诉她那是罪恶，
她对于圣水洗礼仍是很厌恶。
对忏悔她也不很热衷，或许是
她并无可忏悔的，这对于神父
倒也没什么，并不追问其原因，——
她也仍信仰穆罕默德如天神。

五十七

实际她能容忍的唯一基督徒
只有唐璜，好象她已把他选定
来替代她失去的家庭和亲友，
而他呢，当然好象要爱所保护的人，
所以他们成了不寻常的一对：
监护者太年轻，与被监护的人
又毫无乡土、时代或血统的关系，
但这反却使他们更亲密无间。

五十八

他们一路风尘，经过波兰和华沙，
那以盐矿和铁轭而闻名的地带；
经过考尔兰，那里的公爵不怕羞，
竟把“比隆”这姓氏也给自己用上。
就是这片景色看到“名气”这女妖
诱惑着拿破仑朝着莫斯科扫荡！
可惜一个月的冰雪竟毁弃了
二十年的战绩，连近卫军都失掉！

五十九

希望这战神的叫喊算不上泄气：

“啊，我的近卫军呢！我的老近卫军！”

想想这煞神，竟比自己割动脉管

而倒毙的卡色瑞还摔得更深！

呜呼！荣誉居然会被冰雪冻坏！

但如果我们要在波兰这一程

暖和一下，请想一下克苏斯科：

他的名字像火山，能使冰雪变热。

六十

他们从波兰驰过普鲁士本部，

又浏览了它的首府哥尼斯堡；

那儿除了出产铁、铅、或铜之外，

还以伟大的康德教授而骄傲。

唐璜对哲学一点兴趣也没有，

只继续赶路，山水倒看了不少，

还看到德国的较温婉的大众

被王爷踢得比他赶马车还厉害。

六十一

他又走过了柏林、德累斯顿等地，
最后到了城堡耸立的莱茵河。
辉煌的中古景色啊，你是多么
引发幻想：那灰色的一片城垛，
生锈的矛，或碧绿的古城荒墟，
都使我向往，好似悠然飘过
那划分古今两世界的子午线，
像醉酒一般，游荡在虚无缥缈间。

六十二

可唐璜又已驰过曼海姆，波恩，
他看到俯瞰着莱茵河的龙岩山，
仿佛封建朝代的久远的幽灵——
对于这，我目前也无暇加以说明。
从那里，他又去慕名访问科隆：
这个城市的奇观之一是：游览者
能够看到万余处的灰骨坟，
从没有如此大的数目死于兵燹。

六十三

然后来到海牙、赫尔维兹路斯，
那荷兰人水道纵横的海上城，
那里杜松能榨出甘美的酒液，
穷人没有财富，就专门用它为供应。
议会和圣贤都抨击对它的饮用，
但若制止贱民食用这样一种好补品，
而这又是他们的慈悲的政府
给他们的唯一的温饱——未免太残忍。

六十四

在这儿他搭上船，一路扬着帆
兴奋地向那自由的海岛奔去，
连海风都禁不住刮一阵推送，
吹得船头不断点水，浪头掀高。
船晕的旅客难免有些脸发白，
但唐璜早已惯于此道，
他只悠闲地看着来往的帆船，
或是凝望那刚刚呈现的山峦。

六十五

那山峦终于像一面白壁一般
升起在蓝色的海面；唐璜觉得
（甚至初遇阿尔比安的静
也觉得过分了些）自己很自豪
能处在那些傲慢的商人中，
由于他们一向很霸道地做生意，
常常从南极到北极发号施令，
连海波都必须向他们交纳税金。

六十六

我毫无理由爱那一片土地，
它或许可成为世上最高贵的领土，
虽然它对于我仅仅是出生之地，
我对它衰败的美名，逝去的文明，
却不禁又是景仰，又深感惋惜，
阔别七年的，（犹如罪人流放天涯的。）
不管自己的祖国如何不光彩，
也总该让人平息愤慨。

六十七

啊！但愿她完全彻底地知道
她伟大的名字让人如何厌恶，
而全世界又是多么希望能给她
当头一棒，使她颠覆在刀锋下！
到处都当她是残暴的敌人，
不，比这更糟，因为她曾经一度
伪装友善，把自由许诺给人类，
而今却要束缚人，包括思想在内！

六十八

她怎可以夸口自由呢，当她自己
仅仅是奴隶头子？全世界的民族
都在禁锢中，禁锢者又算得了什么？
他最多是个离不开牢门的狱卒。
难道给囚人管钥匙的那丁点权利
能算是自由吗？他也一样无福
享用自由天地的空气和阳光，
虽然他只守着门框，不戴镣铐。

六十九

唐璜最先看到的阿尔比安的美丽，
亲爱的多佛啊，是你的山峦、港湾
和旅馆！是你的闻铃而匆匆
跑来的侍役，和抽税仔细的海关！
是那把旅客看成是战利品
但载运给水陆居民分享的邮船！
最后，可毫不马虎，也不讲情面的，
是你给外路人列的一大叠帐单！

七十

虽然唐璜年轻，慷慨，毫不在乎，
又多的是卢布，钻石，支票和现钱，
从来没有节约过每礼拜的支出，
却也瞪了帐单一眼，仍是付了款——
（他的大管家是个聪明的希腊人，
拿起那一大卷来，为他连算带念），
可空气既然是自由的（虽然常阴），
来这儿呼吸一口也抵万金。

七十一

赶快赶马车前进吧！到坎特伯雷去！
越过碎石子路，跨过泥水坑，
多么好啊，驿车跑得兴高采烈！
不似在德国，一路总是慢腾腾，
好象是给载运的货送丧似的，
而且，半途车夫还须停下喝一盅
老酒，——可怜的家伙！就算骂他们
“贱种！”“‘该死！’也只能像雷电碰上避雷针。

七十二

如果想搅动他的血液，振奋人心
好比把辣椒面拌进了咖喱粉，
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快马加鞭，
只要它是飞奔，不管什么方向；
妙处就在于这没有因由的奔驰，
因为啊，当你越是跑得没有原因，
当你抵达旅程的伟大目的地时
就越是有意思——因为这目的就是飞驰。

七十三

他们游览了坎特伯雷的教堂，
培凯特之血石，黑王子之钢盔，
教堂执事以他那呆板的声调
把烂熟的典故照例复述一遍，——
亲爱的读者！你又遇到了光荣，
虽然它只剩下了锈钢和可疑的骨灰，
这又业已分解成什么钠和镁，
即是它们造成那口苦酒——人类。

七十四

自然唐璜仰慕不止，当他见到
从未屈服过的那钢盔（除了对时间之外），
一千个克里西都在他血液里沸腾，
那勇敢的教士的坟墓也使他凛然：
由于他驾驭国王而丧命；可至少
国王目前如想杀人，必先找法官。
小莱拉凝视了一阵，感到很奇怪，
就问为了什么盖了这间大房子。

七十五

人们对她说这是“上帝的大厦”，
她说上帝住得不错，但是她奇怪
为何上帝竟能容许异教徒——
那残酷的基督徒冒犯他的住宅：
在真正的信徒的国土上他们把他的
寺院都烧毁了。而且她难免悲伤，
想到穆罕默德抛弃了这么大的寺院，
就象把珍珠丢给了猪去作践。

七十六

赶路！赶路！穿过修整如坛的旷野，
那长满酒花和高产植物的乐园！
由于一个诗人在多年漂泊后，
酷热受了不少，爽风却实在有限；
这碧野虽称不上严整的构造——
即使是那把葡萄藤、橄榄树、悬崖、
冰川、火山和橘子树等等全部混在
一起的景色，——却也使他异常的欢喜。

七十七

而在我想到一瓶啤酒的时候——

得了，我不想哭丧！——快赶吧，车夫！
优秀的年轻人把车驶得飞快，

唐璜却赞赏这自由者的大路：
啊，哪个国内外人士不特别珍爱

这样的国家！除了少数人糊涂以外：
他们“用脚踢刺”，真是太愚蠢，
为了这辛苦，只好再挨上一棍。

七十八

多么诗意的一条关卡大道啊！

又平又光，把地刮得如此出色，
就连那扇动庞大翅膀的雄鹰

在无际的太空也不能这般掠过！
如果法厄同当时有这样光滑的路，

日神定会让他来驾约克郡的驿车
也说不定。可正当我们急驰如飞，
厌烦的事情又来了——缴通行税！

七十九

哎呀！凡是付款全部令人心烦！

性命，老婆，什么都可以由人拿去，
除了钱袋之外。马基亚维对王侯说，
这种事最容易引来普遍的咒骂。

谋杀倒无大碍，可谁要想碰碰

那人人暗想的美妙的金矿呀——
把他全家杀了，他或许都能忍受，
但千万不要把手伸进他的裤兜。

八十

那佛罗伦萨人这样说。国王们，

听听你们的导师吧！天已漆黑，
唐璜正驾车奔向一座高山，

谁知道它是带着轻蔑还是快慰
向一座大城俯瞰。英国臣民啊，

假如你们带有伦敦人的气味，
就凭你们自己的爱憎而感叹
或是微笑吧：舒特山已被我们征服了！

八十一

太阳落山了，烟雾像从半灭的
火山口升腾起来，在天空弥散着，
这奇怪的城市很像有些人
给它起的外号：“魔鬼的客厅”。
但唐璜觉得，自己虽然是外族，
这也不是家乡，却把它当作母亲
一样敬畏：是她养育出的后代
让半个世界被屠杀，半个被震惊。

八十二

一片巨大的砖瓦、烟雾、船只，
污浊而幽暗，可却极尽目力
如此广阔，随处都可以看见
有船只在飘过，然后就迷失
在桅杆的丛林间；无穷的楼塔
抬着脚，从煤烟的华盖探出去。
还有一个庞大的、暗褐色的圆顶
如小丑的帽子：这就是伦敦城！

八十三

可唐璜所见的不同：每一股烟
对他都仿佛是仙气从炼金的火炉
冒出，从那儿会生长出来
无尽的财宝（赋税和债券无数），
就连那像重轭一样压在头顶
而把太阳都吹灭的阴云浓雾，
对于他也仅是自然界的大气，
虽然是不太明丽，但非常的卫生。

八十四

他歇了一会——我也要同他歇歇，
就像进攻以前的间歇。过一下，
亲爱的同胞啊，我们再来重叙
我们的旧情吧。我要借此机会
说些不以为真的话给你们呀，
因为它是太真实了。我要提一位
有为的弗莱太太，为她扫扫门窗，
或许能拂下一两片蛛网。

八十五

啊，弗莱太太！为什么要去新门
对那伙可怜的流氓布道？为什么
不从加尔顿或别的大厦开始，
改一改那坚硬的皇族的罪恶！
要挽救民间的世道人心吗？呀，
这仅是慈善家胡说的江湖话，
除非你先让那人信人的好。说来也怪，
我以为你有更无畏的宗教哩，弗莱太太！

八十六

告诉他们上了年纪该循规蹈矩，
该消除爱游逛和穿奇异服装的病，
告诉他们青春一去不会再复返，
不能依靠救国雇用的骠骑兵，
告诉他们克蒂斯爵士很讨人厌，
最无味的把戏都做不好
他虽然是给老哈尔取笑的福斯塔夫，
但那铃铛如何响，却不能令人捧腹。

八十七

告诉他们，尽管这也许是太迟了，
如果只知作乐在生活的陈规里，
以饱食终日的虚肿来装作伟大，
这不是做好人的方法；你还可以说：
贤明的国君从不喜显赫和铺张；
再告诉他们——而你不肯，而我此刻
也够了。可过些时我还要胡说八道，
就如在隆塞瓦战地罗兰吹起号角。

第十一章

—

当巴克莱主教说道：“不存在物质”，
并且已经证明了——不管他怎么说吧，
据说他的体系深奥得驳不倒，
即使最精妙的头脑也是白费。
但谁又相信他呢？我倒想把物质
都敲碎，连钻石都让它碎成渣，
找出世界是精神；虽得保留
我的头，我亦仅当它已经消失。

二

啊，把整个宇宙都变成
“唯我主义”，
这是多么新鲜而非凡的见解！
一切都是意识，一切均是自己，

但这是唯一真理，我敢拿世界
（不管你当它是什么）向你保证。
好一个“怀疑！”比规律还肯定。
可我们的头脑却无法承受。

三

由于我们很难飞得自在轻盈，
而另外一些“难以消化”的疑问
会使得我们跌落到地面上来；
不管怎么说，最无法令人懂的
就是：在这大千世界里，怎么会有
这许多复杂的生命，各具特色？
万物、人和星辰，一个奇怪的谜——
即便谬误，那也是庄严的一曲！

四

也许这世界起于偶然；然而也许
竟象《旧约》上所述，那就更好：
我不想违犯《圣经》，因为有人说，
离经叛道自论于绝境。我觉得
这说得很对。人生本来很仓促，
何必咬文嚼字、无休止地争吵？
反正每个人都有一天能认识，

或许至少躺在墓中不再解答。

五

所以我放弃形而上学的讨论，
它虚而又玄，又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我实事求是，是就承认是，
我不过为其干脆和正直不阿。
事实呢，最近不知道为何原因，
（或许空气不好？）我患了肺结核，
恶病缠身，这可使我大为震惊，
所以我就越来越相信正统。

六

第一次吐血，立即证明有上帝，
（但我从未怀疑过他，或魔鬼）
第二次，我相信神秘的纯净受孕，
第三次，风行的恶源说十分正确，
第四次吐血让我对三位一体
坚信不疑，自觉已得到其精髓，
我甚至希冀那个“三”能变作“四”，
好让我虔诚的信念更为真挚。

七

言归正传。谁要是曾在雅典的
卫城上俯瞰过、或许航海游过
那明媚如画的君士坦丁堡，
或阅过汤勃克图，或是在中国
使用陶瓷杯在京都里品过茶，
或曾经在尼尼微的砖墙中休息，——
他初见伦敦大约不会很喜欢，
但一年之后，再问问他如何想！

八

唐璜从舒特山上下了车，
时间是黄昏；地点呢，是一个斜坡
可以俯视到那个善与恶之谷——
那伦敦的街巷，生命正象沸锅；
而他的周围一切静悄悄，
能听到的只有路上行过的车
在轧轧转动，和都市嗡嗡的，
烦嚣而低沉，仿佛滚着渣滓沸腾。

九

我讲到唐璜步下马车，从车后
沉思地走上山头，一路在思考
这个伟大的国家的奇妙，

“啊，这才是自由神选中的地方！”
他赞道：“在这里，人民的声音
是多么强大，不管是牢狱、枷锁、
或是宗教审判都封不住他们的呼声，
每次会议或选举都无异于新生。

一十

“这儿有圣洁的妻子，单纯的生活，
这儿人们愿意付款就付款；
如果说物价高贵，人们挥金如土，
那正表示他们的薪俸很丰厚。
这儿的法律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儿没有抢劫，旅客很安全，
这儿——”一把刀打断了他的思索：
“瞎眼的！把钱拿来，不然就是死！”

一十一

这自由的声音来自四个强盗，
他们在路旁，一旦看见
唐璜在车后闲逛，就手快眼明
抓住这个好时机来一番搜索。
唉呀，谁叫这位不慎重的先生
在这富裕的岛国中到处游逛！
他将会看到：这对于性命和裤兜
都很不牢靠，除非你挺身而出。

一十二

唐璜不会英文，仅英国人的
“上帝揍你！”的口头禅倒还会说，
但是连这也很少听说；有时候
他甚至错以为那是一句“您好！”
或“上帝与你同在！”的祝福；这却也
难怪他，连我这半个英国佬
（这是我的不幸）也不经常听他们把
“上帝”和“你”联系起来，除了那句骂诗。

一十三

但是唐璜仍旧很快地懂得了
他们的手势，因为他急躁的性情，
立刻从衣服里拔出了小手枪，
一枪打入了一个强人的身上。
他疼得像黄牛般在草野上打滚，
并从自身的泥血坑里叫喊
他亲密的伙伴：“杰克啊，我完蛋啦！
这凶恶的法国鬼子把我打倒啦！”

一十四

于是杰克带着人马落荒而逃，
但唐璜的那些吓跑的随从人员
这时也来到，一边赞叹他，一边
争着献力（照样是稍晚了一点）。
唐璜看到这个“月亮的宠儿”的命
好象就要从他的血管倾完，
赶紧让人拿来棉花和绷带，
而且后悔：自己开枪未免太快。

一十五

他想到：“或许这个国家的风俗
就是用这方式来欢迎外来客；
现在我想起来了，有些旅店主人
也差不多，只不过和气一些：
不是用刀子、而是用鞠躬来抢钱。
可是怎么办呢？我不忍心让这家伙
躺在这大路上咽下最后一口气，
带上他走吧！——我来帮你们抬起。”

一十六

但是还没等他们来做这件善事，
那垂死人叫道：“住手！我该遭报应！
啊哦，有杯酒该多好！竟丢了一笔财！
让我死在这里吧！”生命的燃料
已在他心里枯竭，伤口流的血
变得浓且黑，呼吸也更急促了，——
他从肿起的喉头上解下一块布，
叫着：“给莎尔吧！”于是一命归天。

一十七

这血染的领巾飘落在唐璜脚边，
他不知为什么要向他托付，
也不明白那个强盗的遗言
是什么意思。啊，可惜偷儿托姆
曾是吃遍全城的瘪三，纯正的
地痞阿飞，最够资格的衣冠人物，
匪气十足，很讲派头，却受了骗，
先是口袋、然后身体被钻了洞。

一十八

在这种情况下，唐璜既然已做了
他可能做到的一切，一旦获得了
验尸官的放行证书以便继续
朝着首都前进。他真有点伤心：
想不到在十二小时之内，也不曾
在这国度走了多远，他却被逼迫
为了自卫而杀死了一个自由人，
这使他一路越想越纳闷。

一十九

呀，他给这世界除去了一个废人！
若说这个人，当年也是轰轰烈烈。
谁能再像托姆那样带头打架，
那样酗酒闹事，威镇赌场是贼穴？
谁还会再挤眉弄眼嬉弄一个傻瓜？
或是无视警探，公然骑着马行劫？
谁还去挑逗黑眼睛的莎尔，这婊子？
她是那么够劲，那么机灵，又多标致！

二十

可托姆已经不在，休提他吧。
英雄必然有死，但由于上帝赐福，
他们大多是飞快地回了老家。
现在欢呼吧，泰晤士河，对你欢呼！
就沿着你的河岸所指明的方向
唐璜的车飞驰着，隆隆声仿佛擂鼓；
驰过肯宁顿和其他一些“顿”，
这使我们盼望赶快就到达伦敦；

二十一

驰过“林”镇，因为那里没有一棵树，
才这般称呼；又经过一带地方
叫“欢喜山”，因为它既不讨人欢喜，
也没什么坡；又经过了一排小箱，
是砖砌的，却可以随时漏进灰尘，
门上还明示着“吉房出租”的字样；
又经过一些街道，自称为“乐园”，
即使夏娃失去它也不会悔叹；

二十二

经过了马车，货车，拥挤的路关卡，
经过人声的嘈杂，车辆的旋流，
这儿邮车飞驰得仿佛一阵希望，
那儿酒店伙计在出售苦艾酒；
这里理发店的橱窗陈列着假发，
那里点路灯的人正将一桶油
慢慢倒进昏幽幽的玻璃灯中
（因为那年代我们还没有煤气）；

二十三

还经过这里，经过那里，和其他等等，
旅客才抵达这伟大的巴比伦地方；
不管是骑马，还是坐游览车，邮车，
总之，条条路都通到这个中心。
我本来可以多说些，但不愿侵犯
导游指南的特权。而且太阳下沉
也很久了，夜影已包围到
晚霞的边际，这时候他们过了桥。

二十四

那泰晤士河的水声是多么美啊！
它竟然有一刻不是在流荡，
竟然又淹没于嘈杂的诅咒声。
威斯敏斯特教堂的庄严的灯光；
它那宽阔的石路；里面是“声名”
所安居的圣殿；那洁白的月光
仿佛它的幽灵飘过每个位牌；——
啊，这真无愧是岛国的圣地。

二十五

那僧侣林已没了——这倒挺好；
石柱群呢，——但它究竟算得上什么
疯人院里却还有着圣明锁链，
以防止疯子们咬着参观的宾客。
法院还招待着不少负债的哥儿们，
市长官邸呢，还是（至少对于我而言，
有的人不同意）庄严却呆板，
但那大教堂胜过整个这一堆。

二十六

沿着却灵广场、培尔梅尔等集市，
那一长列的灯火真够灿烂，
如果比起大陆上的灯火的光亮
（那儿城市谈不到夜景的装饰）
就好比拿黄金去与锈铁废渣作比。
法国人还没有学会利用灯光；
待他们学会了，却又不会捻灯芯，
而是将恶徒吊在柱子上来照明。

二十七

沿着大街吊起一队高贵的绅士，
自然能给人类以光明和教化，
正如同地主的庄宅烧把野火
也能做到这一点。还是老办法
对愚昧人民更好，而新鲜花样
仿佛磷磷的鬼火，固然也叫人怕，
可要等这种焰火变得温和一些，
才能启示人类，永远照亮世界。

二十八

但伦敦好明亮：如果戴奥金尼
可以又一次来寻访正直的人，
而在这巨大的城市所繁殖的
各种人中，却寻不到他的标本，
那么，这种人之所以不能被发现，
绝不可以归咎于灯火的不明。
我一生都在寻找什么人公正，
可我看到：上流社会虽然全是律师。

二十九

碾过石子路，穿过培尔梅尔街，
人马和车辆由拥挤而逐渐变得稀少；
夜幕已降临，那些严防讨债的大门
被敲得山响，开始解下了封门之锁，
使来客早早开始夜宴。而我们的唐璜，
这外交界的后起之秀，仍在赶路；
他走过了一些旅馆，又看了看
圣杰姆士宫和它的赌场。

三十

他们来到旅馆，那儿立即涌出
一群服装笔挺的侍役来欢迎，
沿街还立着一群围观的闲人，
和几十个当体面的伦敦进入夜幕
就在街头荡来荡去的好人，
她们虽然有伤风化，却方便；并且
像马尔萨斯一样，对于促进婚姻，
挺有帮助。——这时唐璜步下车辆，

三十一

走进殷勤之至的一个旅馆：

尤其是对外国人，特别是对那些
被恩宠或是好运捧起来的人物，

因为他们拿付帐当成是小菜。

许多使臣在这儿长住或是落脚，

（它成为外交谎言诞生的巢穴！）

然后就迁往某个著名的广场，

并将他们的头衔标在铜门牌上。

三十二

唐璜的使命带着微妙的色彩，

非常机密，但是排场也极可观，
没有合适的官衔能正确指出

他奉命而来是为的什么公干。

仅是传闻将有一位外国命官

带着神密任务光临我们的海岸，
他年轻、漂亮而博学；又听说：
他曾迷惑了俄国女皇的心。

三十三

还有人传言，他有过许多奇遇，
在情场和战场上均是个好手；
浪漫的头脑本是个好画家，
而英国女人的幻想则更会悠游
到那乌有之地，也不管冷静的
理智的束缚，一跑出圈就难收回，——
所以，他发现自己一时很时兴，
对好算计的民族，这就是热情。

三十四

我并不是说，英国人无热情，
不，他们也热，但却是热在头脑上；
不过，既然用脑所能达到的效果
和用多情的心并无两样，
那么，夫人小姐们用什么来苦引想，
又有何关系？只要它能引向
你开始梦寐以求的目的，试问：
谁还管那手段是用头脑或是心？

三十五

唐璜将俄国政府的各种国书
全都交到适当的衙门，适当的官员，
他也被那些以气势压人之人
以适当的装腔作势接待了一番；
他们看到他是个年轻的小伙子，
就以为（在政务上应该如此盘算）
对付这个小雏儿可真是易如反掌，
就好像老鹰去捉捕小鸟一样。

三十六

他们错了，老年人常常如此；
但这以后再提。如果我们不提，
那就是由于我们对政客们
以及他们的口是心非表示藐视。
他们靠撒谎吃饭，却又扭扭捏捏，
远不如女人可爱：女人已惯于
不得不撒谎，却诳骗得很棒，
倒使真话显得让人信不过。

三十七

话又说回来，什么是谎言？那仅是
真理在化妆跳舞。我要问一下
史家，英雄，要人，律师和教士们，
谁能用事实而不用谎言弥补？
真正的真理哪怕露一下影子，
一切编年史，启示录，预言等等，
就都哑口无言；除非那些记载
是在事实发生前些年就已写出来。

三十八

啊，谎言万岁！一切说谎的人万岁！
现在，谁能说我的缪斯愤世嫉俗？
她高唱这世界的赞诗，并为那些
不肯追随她而歌唱的人感到羞耻。
感叹没有用；让我们如别人那样
鞠躬吧，亲吻着圣上的手、足
或其它任何部分；爱尔兰就是个好典范，
尽管，她的国花好像有点凋残。

三十九

唐璜在社交界露了面，不论衣冠、
还是举止，无一不让人赞不绝口，
我不知道哪一方面更受到瞩目；
一颗特大钻石使人谈论不止，
据传说：那是卡萨琳女皇
在一阵迷醉之时（爱情和美酒
都有发酵作用）送给他的礼物，
实际说，他可绝对不是无功受禄。

四十

论惯例，除了国务大臣和秘书以外
都必须对外国使臣们彬彬有礼，
直到他们那举棋不定的国王
终于定局，列出了皇家的隐私；
可叹所有官员，连小役吏在内——
那来自衙门的污泥，又充斥在
“腐败”的污流！——对人都不够凶恶，
以至于食俸禄而无愧于心。

四十一

不管文官或武职，平时或战时，
他们所以受雇用无非是为了
凌辱人的，这即他们的工作；
如果不信，可询问那请求过护照
或者其他限制自由的证件的人，
（这是一种灾难，也足令人烦恼）
是否在某些被赋税养肥的人之间
看到了最可怕无礼的——狗崽子？

四十二

可唐璜却受到了“热诚的招待”——
像这种文雅的词儿，我得从
我们的邻国借来，因为在那里
不管在报章或人们的谈话中，
和下棋一样，悲和喜都先有布局。
看来海岛的人比其大陆的同种
更为率直而纯真，——仿佛大海能够
让舌头更为放肆（有鱼市为证）。

四十三

但是，英国人的“我该死”却十分典雅，
你们大陆的诅咒难免太放肆；
你们所骂的题目，凡是高贵的人
都不愿重复，因此那种文辞
连我也不必引证吧；何况于文雅
各有看法，易起争端。可“我该死”
既很大胆，又空灵得不伤人，
好象其中回旋着柏拉图精神。

四十四

要找十足的粗鲁，能够留在国内；
要找真假礼貌（呀，现在即使假礼貌
都少见）你必须要飘过蔚蓝色的海
和白的泡沫：蓝色（已如同凤毛麟角）
象征你离开的；泡沫象征你即将会
遇到的大多事情。可是我该抛掉
这种泛泛之论了；诗篇得限制
在统一律内，正如我这篇诗就是。

四十五

什么是上流社会？这意思是说
一个城市之西边或最糟的一头，
其中住着大概四千有教养的人，
智慧并不太够，俏皮话也很过时，
但是在别人睡觉时他们却清醒着，
并且总以怜悯的目光望着宇宙，——
就是在这里，唐璜被有地位的人
当作世家子弟招待得非常殷勤。

四十六

他是一个单身汉，这一点对
小姐和已婚的少妇都极紧要：
不仅能鼓舞前者结婚的渴望，
而后者呢，假如她不拘于自傲
或情操，也会感到他有些用处，
因为与一个已婚的男人相好
就得顾及礼数，不仅罪过加倍，
而且更坏的是，也更会惹麻烦。

四十七

可唐璜是个单身汉，富于机智、
技巧和手腕；不管跳舞或唱歌，
他的姿态总如此多愁善感，
像莫扎特的小夜曲那么轻柔。
不管忧喜，他都能转换自如，
并且恰当其时；虽然他还年弱，
却已经见过世界，——这景象够稀罕，
和书上所写的可真是大异其趣。

四十八

小姐们见他会脸红，已婚的美人儿
也如此，不过那不是瞬时的红润；
这两种货色：脂粉与涂上脂粉的，
在泰晤士河边可不少。青春，脂粉，
都对他的心提出同样的要求，
而绅士拒绝它会感到有失本色。
女儿盯着他的服装，诚心的母亲
则打听他的收入，不知道弟兄几人？

四十九

那整个季节提供新娘嫁服的
服装店老板，向来是不惜赊欠，
只望能在蜜月的最末一吻
缩到新月的寒光前就收完款，——
现在更不想坐失时机了，因为
这机会是由外国富翁开的端：
于是尽量地给记帐，那数目之大
足让新郎诅咒，叹气，终还付了它。

五十

而那蓝色的、吟风弄月的一群，
满脑子（或帽子）糊着上一期
《英国评论》的诗文，也都配置了
她们最高贵的蓝色，向他讨趣；
她们以拙劣的法文或是西班牙文
向他打听一点这两国作家的信息：
是俄语呢，还是卡斯提语更轻柔？
他在旅行之中是否看见了伊里安？

五十一

坦白说，唐璜的学问有点儿肤浅，
在文才上更谈不上一个朱甘色，
如今一经这女界的博学鸿儒
加以会审，倒使得他措手不及；
他的事业从来是在战场、情场
或官场，再加上舞台上的职责，
这让他远远离开了灵感之泉；
如今他才发觉：这泉水如此之蓝！

五十二

但是，他还是零星回答，还带着
谦虚、自信、及泰然自若的样子，
这使他的才学增加一种神韵，
让他每有议论都好像精深之至。
那位神童阿拉敏塔·史密斯小姐
（她十六岁时就将《愤怒的赫久里斯》
翻译成愤怒的英文，）带着一种娇态，
把他的隽语均在小本子记下来。

五十三

唐璜懂得几国语言，——这自然是
意中事，——又套用得及时而巧妙，
这挽救了他在才女心目中的声名，
她们只可惜他不擅长吟咏之道。
如果再有这一项，那他的成就，
对她们来说，可真正无比高超。
曼尼式小姐与扶利斯基太太
尤其希望被西班牙诗歌唱出来。

五十四

但是，他应付得很好，每一类
社交的核心都把他看成候补，
并且，像班柯镜中闪现的那样，
不管在大小宴会上他都有福分
见到一万个当代作家擦过身，
这也无异于各时代之平均数；
此外还有八十“现存最伟大的诗人”，
由于每本无聊杂志都有几位。

五十五

唉呀！那所谓“现存最伟大之诗人”
仅才两个五年，就要像拳击大王
必须显显身手，以显示其名不虚传，
虽然说他们的名气只是闭门造车。
就是我，尽管我并不知道，也准不愿
在群丑之间作一个跳梁的皇上，——
就是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也都被人
尊称为诗国中伟大的拿破仑。

五十六

可《唐璜》就是我的莫斯科战役，
《法列罗》与《该隐》则成了我的来比锡
和圣让山；而那美妙的蠢才联盟，
既然“大师”已倒下，又能够东山再起。
可我虽倒，也要倒得像我的英雄，
要么有生杀大权，真正为君王治理，
要么去到一个荒岛去当苦囚，
宁愿让叛徒骚塞作我的看守。

五十七

司各特在我之前称名于诗坛，
接着有穆尔、甘培；可如今缪斯
变得虔诚起来，在郇山上漫步，
与她结伴的诗人几乎全都是教士。
而彼加沙在罗莱·保莱牧师的鞍下
亦开始摇摆着颂神诗的步骤：
他给这匹神马安上高跷走路，
真如一个毕斯托尔——“我用剑打赌！”

五十八

可是，就在这园地里，他亦胜过
那矫揉造作死费力的园丁，
他把用来酿酒的葡萄都榨为酸醋，
他那沉闷的缪斯已成为中性；
啊，那个黑太监哪里会拥有歌喉，
倒像匹牛，每一行诗均要死耕：
那康拜西式的罗马兵的吼叫
至少好过希伯来人过火的嚎叫。

五十九

还有我那文雅的尤菲斯，据言：
他恰似乎是一位“讲道德”的“我”，
但是，也许有一天他会发现
难以两全，或是冒充任何一个；
还有人以为柯勒律治是诗圣，
华兹华斯也会有捧场的（两三个人），
还有那嗓音嘹亮的傻瓜蛋兰德
竟把骗子骚塞的鸭子作为天鹅。

六十

可叹济慈让一篇批评文送了命，
正当他指望写出伟大的作品；
尽管晦涩，他却曾经力图描绘出
希腊的神灵，幻想他们在如今
该讲些什么，尽管他不懂希腊文。
啊，可怜的诗人！多乖戾的命运！
他那心灵，那天庭中的火焰一丛，
竟让一篇文章把自个吹熄。

六十一

想要称霸诗坛的死人和活人

名单倒很长，可谁也没有赢得他所求的，甚至不可以明确知晓谁将会胜利。而时光悄悄流过，连脑子或枯肠都已经蔓生野草，至于称霸的机会呢，仍是太少！他们熙熙攘攘，真如那三十帝王，将罗马的一段历史弄得很肮脏。

六十二

这是文学界之后期的罗马帝国，

它的事务都由近卫军来把持；
啊，可怕的行业！你要是想去高攀，
就得不断敷衍士兵的邪欲，
像敷衍吸血鬼似的；但如一旦
我愿意回到国内，并且乐于刻薄，
我要与那些蛮子兵较量一番，
让他们见识一场真正的笔伐。

六十三

我想我有一两招论辩的伎俩
足让他们吃不消；不过又何必
与这些小螺丝钉们斤斤计较？
确实，我亦没有如此大的火气，
何况我的本性不会厉声厉色，
我的缪斯哪怕是咒骂得最厉害
也是带着微笑的，然后她还会
请一个安退下，谁也不会得罪。

六十四

我提到唐璜处在现在的诗人
和蓝色女士的危险的绝境里，
在那荒原上，他过得不是很出色，
并且很快地就倦于这些良友，
并且在受到白眼前及时退出来；
这反让他更舒畅地登高一层
和当代崇高的精神有了来往，
也变成太阳之子——一道光线。

六十五

早晨他忙于公务，——这分析起来
就如所有公务那样是一场空忙，
终至令人怠倦；而“怠倦”最容易传染，
也是最毒的涅索斯的衣服，
它让我们躺在沙发上，恹恹地
谈论各项事务，无不厌恶和绝望；
当然为祖国除外，——可祖国现今
并没有变好，尽管它早该改进。

六十六

下午，他忙着拜访，吃饭与打拳，
或是无所事事，直到夕阳西下
就骑马于那美其名曰“公园”的
植物的木桶间周游，虽然那儿
花和果合起来还不够蜜蜂一咬，
但那终究是唯一的“花荫亭下”
（如穆尔所说的），使时髦的淑女
能漫游其中，感受些清新空气。

六十七

然后就换装，就晚餐，世界苏醒了！

于是灯火闪耀，于是车轮忙转，
马车飞腾驰过了大街和广场，
快如流星。主人家粉画了的地板
整洁光滑，里外都是张灯结彩，
然后铜门轰隆隆拉开，让上千
幸运的少数人一并进来欢腾，
在那由金箔装点的人间天堂里。

六十八

高贵的女主人就站在里面，
三千次屈膝礼亦不累倒；
啊，那唯一令女孩子深思的舞——
华尔兹，连错步也可以促成恋爱。
客厅、吸烟室与大厅里水泄不通，
迟到的宾客已经罚站了一长排，
连公爵和夫人也只能按步往上攀，
每次只可以在梯阶上移动一下。

六十九

有人真有福气：在把满座的高朋
扫过一眼后，便独自找一个角落：
或是当道的门口，或是偏远的闺房，
如杰克·霍诺，安安稳稳地落了座；
让世界乱纷纷去吧，他却在一旁
满怀悲悯、或满脸不屑地望着，
或许还赞赏，或许纯作壁上观，
在夜深后还稍微打着呵欠。

七十

但这样可不行，也许以后还能通融；
凡活跃的人们，像唐璜，都得
在这一片珠宝、羽毛和绫罗绸缎的
灿烂的海洋中，航行须小心谨慎，
以求达到他认为稳妥的地方：
或是消溶入妙曼的华尔兹舞曲，
或是更骄傲地、以灵活的战术
跳着功夫老道的八人方阵舞。

七十一

或者，假若他不跳舞，而更喜欢
一位阔小姐，或是他邻人的新娘，
那么该请他注意，别让人立即
太明显地看出他将追求的对象。
不少热心肠的先生都常常后悔于
自己的“急躁”，因为它，在以思考
而著称的民族中是个不好的先导，
这里人们要上钩，也爱先思考。

七十二

如能设法，在晚餐时坐在她的身边，
如已被人抢先，就坐在对面飞眼；
啊，那芬芳的时刻啊！它的香魂
常常在我们的心头秘密飘荡，
而且老揪住“记忆”的尾巴不丢，
提醒我们曾经是多么风流香艳！
呀，多情的种子怎能够详述
在一场舞会里他忧喜的起伏？

七十三

但我的劝导仅适用于普通人，
只有他们才须又追逐、又防备、
又观望：甚至他们竟枉费心思，
只要一言过犹不及，就满盘皆输。
至于天之骄子呢，那自然例外，
他们仅凭仪表堂堂，或者别有风味，
或对战争、机智或无智的名声，
就能如愿（或早已变成不愿）以偿。

七十四

我们的英雄既然处处非同凡人，
年轻、漂亮、高贵、富裕、又来自外国，
自然啦，像其他奴隶一样，他必得
付一笔赎金才能逃脱那不放过
如此显贵人物的各种埋伏、陷阱。
有人说做诗之苦，叹人悲凉的生活
充满丑恶、疾病、痛苦。但他们可曾经
看到过年轻的贵族怎样度过的一生！

七十五

他们虽然年轻但精神却早已衰老，
青春来得豪华，挥霍得更是无度；
他们的精力在无数粉臂间耗掉，
钱找犹太人借，家产都归于债主；
上下两院看到他们夜里投的票
不是奉承暴君，就是赞助了民主；
而在投票，宴饮，赌博，狂嫖之后，
他的家祠中又会多一位“神主”的骨头。

七十六

“哪里是世界？”杨格活到八十岁时
慨叹说：“哪里是那诞生我的世界？”
呀，哪里是八年前的世界？一转瞬
就不见了，像那玻璃球般地碎裂！
闪一闪就消失了，没等你多看上一眼，
那绚烂的大世界便悄悄地溶解掉：
国王、王后、要人、演说家、爱国人士
与花花公子，都一起随风飘逝。

七十七

哪里是伟大的拿破仑？天晓得！
哪里是渺小的卡色瑞？鬼能说！
啊，哪里是格拉坦、古兰、谢立丹，
那名震法庭或是议院的一群议客？
哪里是岛国人人爱戴的公主？
哪里是多难的王后与她的灾祸？
哪里是殉身的圣徒：五分利公债？
那些地租呢？怎么一点也收不进！

七十八

哪里是布拉梅？倒台了！韦斯雷呢？
破产了。哪里是惠伯瑞？罗米力？
哪里是乔治三世与他的遗嘱？
（这倒是一时不易弄清的谜。）
哪里是“凤凰”四世，我们的“皇鸟”？
听说到了苏格兰去听骚尼
拉提琴去了，——请听那“搔我，搔你，”
好一场皇上痒、忠臣挠的把戏。

七十九

哪里是甲勋爵？哪儿是乙夫人？
还有那些尊贵的小姐与情妇们？
有的像陈旧的歌剧帽，置于高阁，
结了婚，又独身，或是又结了婚，
（这就是时髦的三部曲）。哪里是
都柏林之呼喊？——及伦敦的质询？
哪里是戈伦维尔们？照例转向。
我的朋友民权党呢？还是在野党。

八十

哪里是卡罗琳和弗兰西丝们？
离了婚，或是正走着这个过程。
啊，《晨报》！你灿烂的、一大串宴饮
和舞会的编年史啊！仅有你能
告诉我们马车打破窗子，或者其他
时髦的怪事，——请说一下在那海峡中间
现在是什么潮流？有的死了，有的飞了，
有的搁浅大陆：只怨时光把人催。

八十一

那一时决定迷住慎重的公爵的，
终于年轻的世家子弟打得火热；
有的阔小姐不谨慎，上了骗子的当，
有的少女变成太太，有的未出阁
而成为母亲，有的则花颜凋零，
总之，这一切变化真叫人迷惑。
这本来并不稀奇，但有一点奇怪：
这些普通的变化来得太快。

八十二

别说七十岁是老年吧，在这七十年里
我所见到的人世沧桑，从帝国
以至于最卑微的生灵，已远远比
普通一百年的变化多得多。
我知道万事无常；可如今，连变化，
尽管变不出新的花样，都太难测；
看来人世间没有一件事能够永恒，
唯一的例外就是：民权党当不了政。

八十三

我看到雷神似的拿破仑怎样
缩小为沙特恩。我见过公爵大人
（别管是谁吧）变成愚蠢的政客，
比他那副呆相（假如可能）更愚蠢。
可现在，我该升旗扬帆，朝那新的
题目行驶了。我见过，并且颇寒心：
看国王先是被吹嘘，然后又被哄，
至于哪件事较好，我也不太清楚。

八十四

我见过乡绅们贫穷得不名一文；
我见过琼娜·苏斯考特；我见过
下议院变成为敛赋税的圈套；
我见过小丑戴上了王冠去治国；
我见过已故王后的那一段惨史；
我见过一个会议什么坏事都做；
我见过有些民族，像负荷的疲驴，
一脚踢开过沉的负担——上层阶级。

八十五

我见过小诗人和大块文章家，
及滔滔不绝的（并非永恒的）演讲家；
我见过公债券与房地产交锋，
我见过乡绅们号丧得像娃娃；
我见过骑马的奴才践踏人民，
好象踢过了一片无言的平沙；
我见过约翰牛拿麦酒换水酒，
他好象鄙视自己是一只蠢牛。

八十六

可时光不回！唐璜，别放过！别放过！
明天就有另一场戏，同样的快活
和短暂，又被同样的怪物吞噬。
“生活是个坏演员”，莎氏道；那么，
“坏蛋们，演下去吧！”千万不要管
你做的是什​​么，只看你是怎么说；
要虚伪，要察言观色，别表现出
你的本人，只要学别人依样画葫芦。

八十七

可是我将怎样叙述我们的主人翁

在那被一切人夸赞（和撒谎）为
“道德的”国度中所遇到的一切呢？

对于某些事情，我想顶好闭住嘴，
因为我不愿写一本《阿塔兰提斯》；

但是，由此明确一下也好，各位：
你们不是一个明白道德的好民族，
不须诗人说，你们也心中明白。

八十八

我仅写唐璜所见到和所遭遇的，

在这范围内，自然也还要遵照
社交的礼节给予适当的节制；

请记住这篇故事无非是捏造，
绝不是说或我认识的亲友；

虽说每个酸腐文人只须把笔调，
稍微一转，就不免有（他否认的）影射，
然而我却不会，我有话总是直说。

八十九

至于他是被哪位圣明的贵夫人
捕获到而娶了她的第几位千金，
或者娶了一位更有价值的大家闺秀
（我所说的价值是指陪嫁来的财运），
从事于给地球正当地增加人口，
（这应该感激你们可怕的合法的婚姻！）
或者，是否因为他的殷勤过于离题，
他只能赔偿损失，坐上了被告席——

九十

那还是在未来的不可知数。
好了，去吧，我的歌啊，稍过一会儿，
我再为你装上同样多的脚韵，
只为了使那些颠倒白黑的人
表现他们如何变本加厉地
任意攻击一部崇高的作品。
这倒也好！我宁可孤立，也不愿意
将我的自由思想和王位交换。

第十二章

—

若说黑暗的中世纪，最黑暗的
我看该数人一世中的中世纪！
那是——我真说不请它是什么，
它使人徘徊在智与愚的边缘，
却浑然不知自己该何去何从，——
那时有点像白纸落上了墨迹，
字字触目惊心：而我们已然不再
豪迈象当年了，头发都已经半白；

二

对于青年嫌太老；若与孩子厮混，
或和花甲为伍呢，三十五岁又觉
有点太年轻。我奇怪人们怎能
活得下来，那生活自然够厌烦；

爱情还若即若离，但结婚已太迟，
别种追求呢，那幻象早已经暗淡。
只有金钱才真正是纯洁的憧憬，
它尤其在初创时闪耀着光芒。

三

啊，黄金！为什么说守财奴可怜？
只有他们的乐趣才从不变味儿；
黄金辖制一切，仿佛铁锚和缆索
将其他大小的乐趣都锁在一块。
你们或许只看到一个节俭人的
粗茶淡饭，就暗中笑他这个吝啬鬼
何以竟然爱财如命；但你们可不懂
一点点干酪渣能引出多么美的梦。

四

爱情使人伤神，酒色更伤身体，
野心箭拔弩张，赌钱则倾家荡产；
可积财呢，起初慢些，以后加快，
每一次受苦都给它添上一些，
（只要耐心等待）——它可是远胜过
爱情、美酒、筹码、或是要人的空谈。
黄金呀！我还是爱你而不喜欢纸币，

那一叠银行纸币真像一团雾气。

五

是谁在掌握世界的枢纽？谁左右
议会，不论它倾向自由或是保皇？
是谁将西班牙赤背的爱国者
压迫得作乱？使旧欧洲的杂志和报章
一齐怪叫起来？是谁使新旧世界
或喜或悲的？是谁让政客打着油腔？
是拿破仑的亡灵吗？不，这应该问
犹太人罗斯察尔德，基督徒巴林！

六

这些人和那位真正大方的拉菲特
才是欧洲真正的主人。每一笔贷款
不仅是一宗投机生意，并且足以能
安邦定国，或是把王位踢翻。
甚至连共和国都难逃：哥伦比亚的股票
已有些卖给了交易所的大老板。
连你那银质的泥土啊，秘鲁！
都难免受到犹太人的折扣的痛苦。

七

为什么说守财奴可怜？我还是要
问问这句话：的确，他过得简单，
可圣徒和犬儒学派也这么过，
却得到了赞誉；凡是苦行的基督徒
也都因为同样的原由被列入圣册，
那为什么偏偏责备富人的刻苦？
或许您会说：这对他太不必要，
我认为他的克己倒更值得称赞。

八

啊，他才是你们的真正的诗人！
热情，纯真，眼中闪烁着灵感的光，
他掂着一堆堆黄金；请想一想吧，
仅是黄金梦就曾经引诱过多少国
远涉重洋！就在那幽黑的矿井
金锭对他闪着光环，钻石发着火，
还有翡翠的柔光给眼睛以安慰，
以免守财奴看那宝石看得太辛苦。

九

大洋的两岸全是他的；从锡兰、
印度或是遥远的中国开来的船只
无一不为他卸下馨香的货物；
他的葡萄园像朝霞一样红艳；
他的谷车将道路压得呻吟；
他的地窖可以作为国王的宫殿；
但他呢，对感官之欲一概抛弃，
只克勤克俭——作理智之上苍。

一十

或许他心里自有伟大的计划，
设医院啦，盖教堂啦，或是创办学堂
以便死以后在一座大楼的檐下
将他的尖削的脸面高高雕出。
或许他想要解放人类，就用那
把人类已夷为牲畜的矿物；
或许他想做全国最大的富翁，
或许狂喜于自己谋略的成功。

一十一

不管财迷的行为根据是否

所有这一切，或其一，或竟一无是处，
只有笨蛋才将这种“迷”叫作病。

请看你一生所迷恋的那些事物，
战争、狂饮或许爱情：请问这是否比
“斤斤计较臭铜钱”更让人舒服？
或更造福人类？瘦削的财迷啊！
问问浪子的儿子，谁是好父亲？

一十二

一包金币是多么美！钱柜是多么美！

想想这其中装的硬币、金条与现洋！
（并不是那种武士头的老金币，

那些头与头盔的价值还比不上
给它的薄薄镀金呢！）这是十成的

纯金的金币啊，币面有一圈金光
围着一个呆板、庄重、稳妥的人物，
是啊，现洋本是阿拉丁的灯烛。

一十三

“爱情啊，你统治军营，宫廷，森林，
因为爱情是天堂，天堂即是爱情”，
诗人如此歌唱。至于可否当真，
却很难说（诗歌通常难于证明）。
或许那“树林”倒还沾一点边际，
至少它和“爱情”协调；但宫廷
与军营是否肯接受爱情的摆布，
我可很怀疑（犹如地主怀疑收租）。

一十四

但如果爱情统治不了，金钱倒行；
金钱也统治树林，并且把它砍倒。
如果没有钱，军营冷落，宫廷一空，
如果没有钱哪，马尔萨斯都会发警告：
“千万别结婚”。因此，连爱情都不免
受到金钱控制，就如月亮控制着海潮。
至于“天堂就是爱情”呢，为什么不
说蜂蜜就是蜡？依我看婚姻才是天国！

一十五

除去婚姻，岂不是一切爱情都遭禁？

虽然说婚姻也该算爱情的一种，
但不知为何，人们却从来没想到
把这两个辞用一个意思融通。

爱情可以与婚姻并存，并且该
永远这样。结婚没有爱情倒成；
但爱情而没有结婚登记却成了
可耻的罪恶，得另给个称谓。

一十六

但如果说，宫廷、军营和树林里
所招募的不全是忠诚的丈夫，
却有的居然觊觎邻居的娇妻，——

我想这说法定是诗人的笔误。
奇怪的是，它竟出自我的好友
司各特之笔：因为他的道德风范
早已有口皆碑，我的杰弗利最近
还向我推荐过，——上句话就是范本。

一十七

好了，即使说我现在不成，至少我
得意过，并且是在我的少年时代；
少年得志最为好，因为那时对成功
最感必要，它给了我所要的东西；
也别管那些是什么，它已是我的了，
现在毋须过多申辩，确实，最近我已
为那成功付出了应有代价；
但尽管这样，我还是不会后悔。

一十八

在我那笔版权官司里，有人申诉
是诉诸于后世，亦或是未出生的泥土
（这儿，他们以对生儿育女的信仰
名之曰后代，或后来世界的支柱）。
在我观来，对于快要溺毙的人
乱抓这一根芦苇可有些靠不得；
由于很可能后代不知他们，
犹如他们也不知后代，我坚信。

一十九

不相信吗？我即是后代——你也是，
但我们记得了谁？不满一百人。
倘若再把记得的名字写出来，
恐怕写到一打就会写不准确。
普鲁塔克也不过给几十人作传记，
却亦使你们的史家满怀气愤：
十九世纪的米特弗真熟识希腊，
指出那古希腊人写的全为谎言。

二十

啊，文雅的读者和泼辣的作家！
（你们全是好人，差别仅在程度上。）
在这第十二章，好似有马尔萨斯
和韦伯弗斯握着我的手作书，
我要严肃起来。而后者的勇气
抵过了百万的雄师：他解放了黑奴，
而惠灵吞却奴役白人；至于那个
马尔萨斯呢，言行亦自相违背。

二十一

我是严肃的：著书人都如此。

为什么我不能自成一家学说，
将我的一支烛光贡献与太阳？

而今，好像全人类都苦苦思索
宪法啊，汽轮啊，这许多大的问题，

圣贤则立说反对人讨老婆，
除非他算好了在老婆断奶之时，
他有钱使那一屋娃娃饿不死。

二十二

这多么的高贵！又多么浪漫！

我认为“生殖的爱好”即是这样，
（这个词儿我杜撰得还总算满意，

虽有一个比它更简短的字眼，
可惜不能登大雅之堂，而我却

决心避免在语言上重犯错误。）
我说，我认为“生殖的爱好”应
得到人们比较多的原谅。

二十三

现在讲正事。我亲爱的唐璜啊！
你是在伦敦了，可人的地方！
那儿有专待热血青年的
各种恶作剧每天在酝酿。
老实讲，你的忙碌并不算稀罕，
而在这激烈角逐的游猎场上
你亦不是新手；但你在异乡，
终归有些事情你还不太懂。

二十四

不论气候有什么小小的改变，
热些亦或冷些，使人轻浮或是冷静，
我都能向欧洲任何的上流社会
如大主教一样，发出一纸训令；
大不列颠啊，只有你却最难
协调一致，缪斯也捉摸不定。
一切国家均有“狮王”可领衔，
唯有你却只是宏大的动物园。

二十五

但我对政治已厌烦了。开始吧，
谈些正经事儿。唐璜在“堕入圈套”
这条路口上总是拿不准主意，
好似滑冰的人全在冰层上跑；
玩厌了时，他就无邪地调情，
由于有些美人也爱卖弄风骚，
并且以能逗到适可而止而夸口：
她们仇恨一切罪恶，只喜欢风头。

二十六

可这毕竟是少数人，而且结果呢，
她们总是狼狈退却，非常张皇，
这足以证明连最纯洁的人亦不免
在“美德”的雪白的寻欢之路上
误入歧途。于是人们惊相转告，
好象贝兰的驴又说了话似的；
流言不胫而传，结尾还少不了
好心人大叫一声：“阿门！谁能想得到？”

二十七

小菜拉有一对东方人的眼睛，
论举止也富于亚细亚人的宁静，
她对西方的事物并不以为奇，
这倒让达官和贵人很吃惊
（他们把猎奇当作好像捕蝴蝶，
能给自己空空的肠胃作为食品），
她那迷人的姿态，非凡的经历，
使她成为了一个人人乐道的谜语。

二十八

女人们意见纷纷——这却也难怪，
异性向来这样，无论事情大小。
美人们啊，别以为我要挖苦人，
我对你们的心意你们总知晓；
尽管我如今已作了正人君子，
我还得责怪你们太能说会道；
如今，例如说，对小菜拉的教育
你们就议论纷纷，弄得满城风雨。

二十九

只于一点上你们算是意见一致，
并且有道理：就是一个女儿家
如果是背井离乡，又美貌非凡，
无异是她一族中最后的一朵花，
不论我们的朋友唐璜能否有
五年、四年、三年或是两年照料她，
最好把她交给一位贵妇去教管，
若是那夫人已经到了不惑之年。

三十

为了担负起教育这孤儿的责任，
开始很多人表示自己够资格，
然后就展开了普遍的竞争；
因为唐璜的地位是这般显赫，
如把教师们说成“求雇”或“自荐”
不免失礼，但其中的确十六个
名门寡妇，十个未字人之圣贤
（她们的事迹早已在中古历史上流传）。

三十一

还有一二个悲惨的、像枯枝一样
结不出一颗果实的分居的太太们，
都请求将这女孩带大或“带出”——
这是指一个少女首次露脸在
大宴会上，即拿给人评定：
看她这匹良马究竟如何精彩；
我可以说，那就像初酿的蜂蜜
（假如她有钱）被人品尝时那么神气。

三十二

啊，请看那些寒酸可敬的先生们，
清苦的贵族，走投无路的公子，
望风的母亲，小心拉拢的姊妹们
（若是伶俐的话，她们拉拢婚事
可比郎舅表兄还更能够往“千金”
身上撮合），都像是苍蝇遇见了甜食，
围着那笔财富不走散，有的灌米汤，
有的用华尔兹让她晕头转向！

三十三

每个姑母或者表姐都有个算盘；
不，已婚的娇人有时会超脱得
具有无私的热情，竟然放开手
为自己的情人向阔小姐撮合。
您看，上等人的美德就是这样！
这还仅是于道德有起色的岛国。
至于那位阔小姐，在烦人的关照下，
真希望那笔家财不属于她。

三十四

有的很快地中了圈套，有的呢，
接二连三一口气回绝了三打，
这可让好心的表姐又惊讶又气，
您会听到她开始甩出闲话：
某某小姐如不是对可怜的
弗瑞德有意，为什么多次收下
他的信呢？为什么还同他跳舞？
为何昨晚像答应，今天又说不？

三五

“为什么？并且弗瑞德真是钟情呀，
并不是图钱——他有的足够他花的；
总有一天，她会后悔没有抓住
这样一门好亲事，你等着看吧！
可老侯爵夫人像是有什么鬼胎，
明天宴席上我可要去告诉奥丽雅。
话又得说回来，弗瑞德也许会结门亲
比她更好——你可曾看到她回他的信？”

三十六

只看见漂亮的军装，华丽的桂冠，
都——被踢开，直到有那么一天——
在让不知多少男人的时间、心血、
和娶一个阔太太的得意盘算
都落空之后，她终于也定了局，
不论新郎是文是武，是甜还是酸，
那尴尬的、被拒绝的一群都会
看到她择人不善而觉得安慰。

三十七

因为有时候，女的会因为疲倦
去接受一个长时间追求她的人，
或者（这种情况也许较少见）
对一个从不追求她的定了终身，
定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糊涂鳏夫
（想想这种事多么叫人寒心！）
中了头彩：不管他如何得到她，
我倒不觉怪，这和抓彩本来无异。

三十八

就我而论吧（又是一个“真可叹，
可叹它竟然是真的”现代的事情）：
我竟然在情场的角逐上中了选，
虽然论年龄我要比好几个人低；
不过我倒是在快要成对之前
比别人更早地变得规规矩矩；
我不可否认公众仁慈的鉴定即：
我的未婚妻选夫真是瞎了眼睛。

三十九

唉呀，请原谅我扯得过远；至少，
请读下去！我每次离题，总是怀有
一个道德目的，就像餐前的祝福；
因为，好像老姑母或讨厌的朋友一样，
或是严格的导师，或是热心的教士，
我的缪斯神想在无论任何时候
或什么地方，都劝告人勿入歧途，
所以，我的彼加沙也迈着方步。

四十

但是现在，我要不道德起来了，
现在，我要说出事情的真相，
而不写它的理想；因为我以为，
除非我们能揭示事情的内幕，
否则我们就无法改进，美德也徒然
只在表面上挖掘，而不能够犁入
那被罪恶长期施肥的黑土地，
终至于会使恶草依旧挺拔茂盛。

四十一

然而首先，我须交待完了小菜拉，
因为她年幼、纯洁，就像清晨，
或者用一个老比喻，仿佛白雪
（雪虽然纯洁，可不怎么温柔——
许多小姐就是如此，大家都知道），
唐璜很想选择一个合适的人
来教育这孩子，因为如果没有管束，
对她自己来说也没有多大好处。

四十二

他发现，自己不善于为人师
（我希望别人也并有这种自知之明），
于是，宁肯在这件事上不擅作主张，
以免管教在不好时惹起人批评；
所以，当他看到有这么多老太太
都想为驯服这小蛮子而卖力，
他就找到“恶习铲除会”去商讨，
结果品契别克太太被选上了。

四十三

她上了年纪，——可一度非常年轻，
品德也不错，——一直是这样，我坚信；
尽管世人的嘴总是那么丑恶，
说什么——但我的耳朵却更宁静，
那些非礼之言连半个字也听不进去；
实际上，这种叽叽咕咕，人云亦云，
实在令我痛心之极，也最使我厌恶，
那是两脚畜生咀嚼的反刍食品。

四十四

并且，我说过（因为我也曾冷眼
观察过世事，虽然见闻不多），
除了傻子以外，我想谁都看得很明显，
那就是不怕女人在青春时过得快乐，
她们有了人间知识，并且感到
误入歧途会有多么可悲的结果，
所以比那些不解热情的木头
更会以现身说法，教人避免风流。

四十五

一个严厉的老处女为了补偿
她的人情之短，将会痛责她所羡慕
而又不理解的热情，明说是救你，
而实则是害你，叫你完全落了伍；
而和蔼的“过来人”却会婉言相劝：
你稍微冷静一下再一马冲出；
并且会把爱情，那难理解的史诗，
有头有尾地用事例加以解释。

四十六

至于是否这样，或她们更为严格，
因为更懂得她们为何要严，
因而我想您能从许多家的情况
看出这一点：凡是从切身体验
而非从闺训中领略世途的母亲，
她教出的女儿如是拿出展览，
在那兜售处女的婚姻市场上，
可远胜过铁石之人教管的姑娘。

四十七

是的，我说过品契别克太太被人议论过——

可谁能免呢？假如是女人，又年轻，
又漂亮？但是现在流言已经消失，

她只落得“谈吐有趣”而且又可亲；
她的俏皮话常常被人来回兜售，

而后她又全心向善，悲天悯人，
人们都这样说：她（至少在晚年是）
是一个贤妻良母，足可以示范。

四十八

既德高望重，且又待人可亲，

对晚辈她只加以温和的规劝，
每当他们（那就是说，成天不断）

显露出糟糕的倾向，要越轨而行。
她所做的好事真是不知有多少，

或者至少，她会使我的歌唱个不停；
简短说吧，这个东方的小女孩
使她有了兴趣，并且日加增长。

四十九

唐璜也得她喜欢，因为她以为
他心地是好的，尽管有点放纵；
可难得的是，并非整个地不可救药，
如果你想想他落进了谁的手中，
又如何被抛来抛去，身不由己；
那么，谁经得住这么糟蹋？可他却能，
至少没有全被毁；因为从少年时起
就历经波折，他什么都承受得起。

五十

这类波折最有利于少年；因为
要是它们发生在比较晚的时期，
人们就将抱怨命运，并且诅咒
上天没有长眼睛。凡事不顺利，
是走向真理的第一步；谁如果
经历过战争与风暴和女人的脾气，
不论他活到八十或者仅十八岁，
那他得到的经验才算是最宝贵。

五十一

不论有多大好处，唐璜倒是很高兴地看到：自己的小保护人有一位夫人可耐托，因为那夫人的最后一个女儿也早已经结婚——也就是说，可以把妈妈教给她的一套本事完全转交给后来的人，像市长的游艇，或者，如果你要说得诗意些：那就像维纳斯的贝壳。

五十二

我管这类事叫“转交”，因为看起来人的本事也是一笔流动资产，可以从小姐传给小姐，根据按照心性或脊背的倾向如何而确定：有的善舞，有的善描，有的喜欢探索玄学的奥秘，还有的性格喜于音乐；以机智见长最泄气，有的天才却倾向于喜欢发脾气。

五十三

可不管勾引男人的诱饵是什么，
不管它是机智，音乐，神学，或是坏脾气，
优美的艺术，或是更美的紧身衣，
它却是一年年地，在我们这个时代，
将法宝往下传；每当有新的闺秀
吸引男人的眼睛时，她所得的赞誉
总不外乎“雅致”等词，重拿来献给
无“比”的佳人——却总希望“比”翼双飞。

五十四

可现在，我将开始我的诗篇了。
这句话不算新，倒是有点奇怪：
我从第一章一直写到第十二章，
但，还没有把我应该写的写出来。
开头这些章只不过是在乱弹琴，
试了试一两根弦儿能否合拍；
要等我把琴键弄好了，那个时候
你们才能听到乐章的前奏。

五十五

我的缪斯可是丝毫也不注意；
对于人们所谓的成功或是失败，
这和她的宏旨无关。因为她啊，
是要歌颂“伟大的道德课题”。
我以为一开始，大概二十四章
就足够了；但由于阿波罗的鼓励，
我想一旦我的彼加沙不失足，
要慢慢写它一百章才算数。

五十六

唐璜，这时看到了那个大言不惭
自称为“大世面”的小天地；因为
它虽然最高，却也最小，像一剑柄，
宝剑因为有了它才可以充分发挥
劈刺和砍杀等一套坏本领；
与此相同，下等社会，不管东西南北，
都必须听从上层阶级——它的把柄，
它的日月，它的烛光及汽灯。

五十七

他有许多朋友，朋友的太太，
这两方都按照对他友谊的多少
来照顾他；这种友谊，那就是，
无论你拾起或放下都不重要；
只便于让上流社会转动起来，
它是一张把人夜夜聚集起来的门票，
并且还有化装跳舞，欢会和酒宴，
这种生活绝不厌烦，在第一季度。

五十八

对于一个年轻的而又有钱及一个好名称，单身汉，
做人可不大容易，
因为体面的社交场好比赌场，
它赌的，我相信是“皇家猎鹅骰戏”，——
那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
一个要如愿以偿，一个则另有心计；
单身的女子，愿意改变她的孤独，
而太太却要替小姐承担这麻烦。

五十九

我并非说这种游戏很普遍，
但个别的事例还是可以见到：
虽然有几位女士正直无邪得
好比白杨树，扎根于洁身自好，
但许多人的方法却是辅着网：
在捕捉男人，像以歌迷人的女妖；
因为，只要你和一位小姐谈上了
六次话，你就得预备结婚服装。

六十

或许你会得到她母亲的来信
说她女儿的感情受到玩弄；
或许出其不意地她哥哥来了，
满面髭须，虎视阔步，要你表态：
“你的意思是什么？”无论怎样吧，
那闺秀像要和你订下终身之盟；
于是在怜悯她和怜悯你之间，
你列入了“浪子收心”的结婚名单。

六十一

而且我知道有十几起婚姻就是这样，
其中有的还属于高贵的名门；
我也听说：一些青年人胆子大，
毫不为髭须所动，竟然拒不讨论
他做梦也没曾透露过的“意图”，
亦不怕女人闹，由此保住独身；
结果像心碎的美人一般过得
逍遥自在，比配成双可要强得多。

六十二

对于初次登场的新人，夜夜还有
一种危险，虽不如结婚或爱情，
可也不能因此而不加以戒备，
那就是——我从来都不愿意贬低德性，
可惜凡是坏女人总是特别带有
一种风姿，如果她们装作正经；
可我要声讨这种两栖的动物，
啊，这种既不洁白、又不红艳的小荡妇。

六十三

是的，你们冷血的调情女人就是如此：

她不愿说“是”，也不说“不”，只让你在
避风的岸边来回转；一直到那情海
刮起了风暴，惹出一场心灵之祸，
她就鄙视地看你覆没；啊，这悲伤
不知每年要把多少维特送入棺材！
但是，她还不外是和你逢场作戏，
并不算通奸，而仅是杂牌的东西。

六十四

天哪，我又聊开了！唉，那就聊下去。

其次的危险，我认为也最凶猛，
就是，当一位太太竟不顾教义
或国法，把谈情说爱弄得非常认真。
在外国（少年旅行家啊，这就是你
学来的乖！），这不碍于女人的命运；
可在古老的英国，要是一个少妇
越了轨，她可会有夏娃的被逐更惨的境遇。

六十五

由于这是一个报刊、诉讼和诽谤
发达的国家，只要一对年轻男女
结成了友谊，世界就要朝它皱眉，
并且还有那该死的赔款的把戏！
不想一纸判决竟成为浪漫的崇拜
作了可悲的顶点，谁碰上了不晦气！
因而，你尽可以享受那慰人的原告演说，
私情的证明也无一不宴飨读者。

六十六

然而凡是闹笑话的都只是新人；
一层薄薄涂上的温煦的伪装
曾经保住了成千偷情的圣手——
那女儿国里的寡头统治集团；
这些人是宴会和舞会的贵宾，
并且是在最骄傲的典范贵族中：
又文雅，又可爱，又贞洁，又仁慈，
所有这些都是因为有手腕又有趣味。

六十七

唐璜不但不感到新手的苦恼，
并且还有一个护身符，就是“厌烦”；
不，我不想使用这个字，我是说他
曾见过那么多爱情的美好场面，
他的心已不是稚弱可比；这就是
我的意思。我绝对无意去嘲笑或针砭
那里有白海岸、白颈项、蓝眼和蓝袜、
苛捐杂税、讨债及搪债的邦国。

六十八

少年唐璜，只游历过浪漫的国家，
只知爱情涉及生死，而非诉讼，
并且爱情都带有一星热狂气，
但在这里，却不见它怎么时兴，
不，似乎是半买卖，半装腔作势，
虽然说他对这道德的国度很是尊敬；
并且（唉，请原谅他可怜的趣味！）
他开始并不觉得这儿的女人美丽。

六十九

可是，我只说“开始”，因为后来渐渐地
他终于看出了她们的花容月貌
比那些出生在东方星辰下，
光洁艳丽的女人更大为爱娇。
这更证明我们不应该贸然断定：
他人生地疏，——这自然妨碍不了
他的辨识力；但是，凡是生疏的东西，
你得承认：令人惊奇大于欢喜。

七十

我虽然游历过各地，却不曾有幸
身处黑人之邦，如，尼日尔，尼罗河，
或是深入那不毛之地：汤勃克图
（那地方至今尚没有地理学家
给描绘出可靠的途径，因为欧洲
如懒牛似地在非洲大陆上开拓），
可假如我是到了那儿，一定会
有人告诉我：黑的颜色最美丽。

七十一

的确如此。我不想说黑就是白，
可是我猜想，实际上白就是黑，
这一切以视觉为转移。问一下
盲人吧，他最会评定。或许你反对
我这种新立场，但我是正确的。
即使是我错了，我也决心绝不后退。
盲人没有日夜，黑暗环绕着他。
可你呢，也反看到可疑的火花。

七十二

然而我又滑入玄学的迷宫里了，
它扑朔迷离得就像你们治疗结核，
有多少夸口灵验的玄妙处方
好比无数飞蛾，扑向将熄灭的火！
这一念头使我想起了平易的
物理学，想到外国美人儿怎么能比
我们的明珠，我们这儿北极的夏天！
这儿全是阳光——也有一点寒冰。

七十三

或者不如说，她们更像贞洁的美人鱼，
开头是爱美的脸，结尾，却是鱼。
自然也不是没有一些伶俐之人
对自己的愿望给予适当的注意，
可总像俄国人似的，会从热水澡
一下子冲进雪地里；就算越出规矩，
那心里还是规矩的。她们热一阵，
若感到不适，随时都预备投入悔恨。

七十四

但是，这和她们的外表毫无关系。
我说过，唐璜起初并没有发现
她们怎么美，因为一个英国美人
（也许出于怜悯）总是把娇媚半掩，
她总是悄悄地侵入你的心灵，
但是，不像强敌似地把它一举攻陷。
但只要进去，她就会为你保全它，
像真正的盟军那样。（不信试一下。）

七十五

她不像阿拉伯的骏马那样地走路，
或像西班牙少女从弥撒跑回家；
她的衣着也没有高卢人那么雅致，
眼里也不见意大利姑娘的火花；
她的歌喉虽然清脆，却不会作出
那许多花腔儿（尽管我听力不差，
我在意大利也住了七年，至今，
我却还不知怎样欣赏那声音）。

七十六

无论是这或其他一两件事情，
她都不能办理得爽快而大胆，
（这种轻率，老实说，倒着实迷人！）
连她的微笑也笑得不太随便，
更不能一见就定局，像一般人
所赞许的那样：省却许多麻烦！
不过，这片土壤虽然够让你周折，
若好好耕耘，你倒能加倍收获。

七十七

如果她真的爱上“伟大的爱情”，
那事情却很严重了。十之八九
她是出于任性，或是追求时髦，
不然就是卖俏，或是为了出出风头，
就像女孩系新腰带时要自炫一下；
要不就是要对情敌下下毒手。
还有十分之一的可能性就是旋风，
因为，她要做什么谁也说不清楚。

七十八

原因很简单：假如闹出丑剧，
那么男女双方必定名誉扫地，
然而当法律展开它精美的细节，
一纸判决写下各个方面的评判，
社会，那无瑕的细磁，那伪君子！
就会使他们像马来阿斯似的
放逐到他们罪孽的废墟中，
声誉可不是旦夕就能重建的城市！

七十九

或许应该如此，这有助于说明：

《福音书》上有句话：“不要再犯罪，你就将得到宽恕。”但是否这样，

那得看这些圣徒们如何消除怨恨。

对于国外（当然他们不可取法），

一个失足的女人比较易于回归美德之怀，人们只是说她走错步，而美德对一切罪人大都开门户。

八十

对于我，只有一笑置之这类事，

我知道人们之所以把美德高悬，并不是重视它，也不在于败德，

最大的兴趣还在于——“发现”。

至于贞操，不管律师怎样凶，

也无法使用律条将它捆得严；

或许逼人过甚，倒使他铁心去犯罪，这就防不胜防，还不如给机会反悔。

八十一

可唐璜不是诡辩家，他也没有
 兴趣去考虑人类的道德的问题，
并且，在那几百个天姿国色中，
 也没有一个使他觉得很满意。
这可以想象，他有点欢娱过度，
 他的心已经生成了一层坚硬的外皮；
虽然说过去的艳遇不曾使他
变虚荣，但他的感觉却已经疲塌。

八十二

他也忙于到处参观与游玩，
 看过了议院，有几个晚上还坐在
它的回廊下，听着那滔滔不绝的雄辩
 震撼世界（是过去而不是现在），
让世人都仰望北国之光，因为它
 远远照射到麝香牛吃草的寒带地区！
他有几次站在王位后，可那时
葛雷还没有上台，庇特却已经去世。

八十三

然而在议会闭幕式上，
真正的自由之邦的庄严景象被他看到
啊，一个立宪君主的宝座确是
最足傲的位子，尽管专制的帝王
还不理解它，一直到自由的演进
把他们教育至认清楚了这笔帐：
并非富丽堂皇使眼睛或心灵
为之倾倒——珍贵的是人民的信任。

八十四

在那里，他还看到一个可称为
王子中的王子（别管现在怎样），
他连鞠躬都非常使人着迷，又具有
远大的前程，真好比满园的春色；
尽管，他的眉头满是皇家气派，
他却能表现出（在哪儿都很难得）
一种风度，毫无纨绔子弟的杂质，
从头到脚是一个完美的君子。

八十五

我曾说过，唐璜是在被最上流的
社交界所款待着，但是，在那里
我担心会发生照例发生的事，
不管上流人多么文雅规矩；
因为他那特别高尚的气度，
他非凡的才情和温柔的脾气，
自然而然会使他受到诱惑，
尽管他极力避免那样一种场合。

八十六

至于何时、何地、和谁、什么原因
及内情怎样，我不能一笔点到，
既然，我的原意是感人以道德
（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想有需要
不惜让人流泪，写得淋漓尽致，
把读者的心神折磨得枯萎；
我很想构思一部哀情的巨作，
好比亚历山大要把一座山雕出。

八十七

本书序言的第十二章就此结束；
当正文开始时，你们会发现
它的结构独具其趣，大不同于
人们在开头对它所作的预言。
目前，这通盘规划还仅是在腹稿中，
读者啊，我无法强迫你把它读完。
这是你的事情；一个独立的人性
既不应该招怨，也不怕受人冷落。

八十八

如果说，我的预言并不总是灵验，
读者啊，请想想，你们已读到了
由人血或者由大气所能酝酿的
最美好的战争与最危险的风暴，
另外有最庄严的——天知道什么！
即使高利贷者也难于希求更高。
可我最得意的（除了论述天文）
是即将有一章政治经济学的理论。

八十九

这是你们目前最流行的题目；
既然传统的藩篱所剩已不多，
那么，如何引导人去将它打破，
就成了爱国志士忠贞的责任。
我的计划有把握让人人称赞，
可我（哪怕为了表示独特）却不想说。
那么，暂时，请读一读我们的经济学家
有多么出色的消弭国债的方法！

第十三章

—

我现在要严肃起来，因为到时候了，
因为如今“笑”已被认为太认真；
美德对罪恶的嘲讽成了罪恶，
批评家都认为它于人非常有害。
并且，悲调是崇高文体之源泉，
虽然如果太长，它也令人发困；
因此，我的歌要庄严地高唱了，
就像古庙只剩下立柱那样地萧条。

二

有一个阿德玲·阿曼德维夫人
（这是古诺尔曼的姓氏，老世家
还有保留着它的：凡是游览哥特
这片最后园地的人会碰见它。）

她高贵、富有、并且美丽，即使在
美人窝的英国也称得上一枝花——
噢，对了，英国！有哪个真正的爱国志士
不认为它最适于身心的培植？

三

我不想反驳，这并非我的风格；
随他们的胃口吧，那必然是最高超。
眼睛总是眼睛，不管黑或蓝，
只要有人需要，颜色倒不重要——
连和颜悦色的都可以用来一试，
为女人姿色去争吵岂不很无聊？
异性总应该是美丽的，男人在三十前
看任何女人都应该美若天仙。

四

一旦跨进那肃穆而无味的年龄，
或是那日趋安静而令人局促
和不安的角落，眼看着我们的月亮
不再圆了，这时，我们就有资格对事物
批评或表扬。因为漠然之感已经
代替了热情，使我们踏上智慧之途。
又因为，无论面孔或身材都在暗示：

我们已应该给年轻人让出位子。

五

我知道有的人很想推迟这个时期，
他们像一切居要职的人那样
不肯让位置，但这只无非是梦想，
因为他们已经越过生命的子午线。
自然，有人尽可用红葡萄酒
来滋润他们这下坡路的干旱。
也令债务，上下两院，州议会
诸多好事，给他们带来一点宽慰。

六

另外，不是还有宗教、改革、和平、
战争、赋税、和称为“国家”的东西
还有人人在风暴中抢着导航？
还有在地产及金融上的投机生意？
还有那使彼此沸腾的相互怨恨，
因为，相互的爱情仅是一场梦呓？
人们都匆忙爱一阵，转瞬即逝，
可“恨”这种乐趣却能长久保留。

七

一次，那位粗鲁的名贤约翰生
坦白承认：“他爱人能恨得坦率！”
这几乎是近一千年以来，或以后
我们能听到的最坦诚的自白。
或许，那个老家伙是说着好玩，
对于我，我只愿意面对着戏台，
对茅屋，对宫室都不加之褒贬，
好比歌德的魔鬼，纯作壁上观。

八

不管爱或恨我都力求不过分。
但是，以前可不这样：以前我有时
就难免讥笑，因为不笑就不行，
并且往往那对我的诗也合适。
我倒很想挽救世道，对于人们的
堕落不是惩罚，而是予以制止，
但是塞万提斯在《唐吉珂德》一书中
却指出：那一切努力均是冬烘。

九

啊，那确是太真实而可悲的故事！
这尤其可悲：它竟然使我们发笑；
唐吉诃德是正确的，他唯独的目的
是防恶去奸，而他所得到的酬报
是众寡不敌，美德倒让他发了疯！
他一生的遭遇是那么穷困潦倒；
但更让人灰心的是，这篇杰作
对一切思索的人们所上的一课。

一十

惯于打抱不平为人申冤雪仇，
或是救出弱女子，杀死了坏蛋，
或是替土人打倒外族的压迫，
或是单枪匹马与大批强人战斗——
呜呼！难道侠义胆肠竟然成为滥调，
只能被游戏文章搜出来嘲弄？
仅成了滑稽，不管那美名多么难得？
难道苏格拉底也是心灵的唐吉诃德？

一十一

塞万提斯将西班牙的骑士风
笑没了。一笑而将本国的元气
摧毁无遗。自从那之后，西班牙
就很少有英雄了。固然，小说有魅力，
不想世界竟被它的光彩所夺，
而忘了本。由此可见，那本传奇
害莫大焉。不管它怎样名扬天下，
那是拿祖国的沉沦作为了代价。

一十二

我又犯了老毛病胡扯了一通，
而忘了阿德玲·阿曼德维夫人；
她是唐璜所碰到的最致命的
一位佳丽，尽管她并没有坏心，
只不过命运和热情铺开了网，
将他们网住（我们总是拿命运
作为意志的借口），试问：谁能够躲开？
人生本来就是个谜，我可不会猜。

一十三

我只是把这故事依照传闻写下来，
不敢妄下结论：“岂余所能想象！”
好了，现在我要讲述这一对人儿：
迷人的阿德玲在那繁华场上
像一只蜂王，汇集了一切甜蜜，
使男人议论纷纭，女人一声不吭。
以后一桩事，谁都认为是奇迹，
只有那一回，还不曾见有第二起。

一十四

她是贞洁的，让诽谤无计可施；
又嫁了一个她很爱的丈夫，
他在国务的会议上挺有名望，
有十足的英国气派，冷静且严肃；
尽管有时也有火气，却骄傲于
他的太太和他自己。但是，谁也找不出
他们的不是来，那关系真够稳定：
因为，女的安于美德，男的安于骄傲。

一十五

事情是这样的：因为外交的事务，唐璜和他为履行各自的责任，常常有机会密切的接触。虽然，他为人谨严、不轻易为外表所惑，可唐璜的少年才华与沉稳耐性，把他骄傲的心也稍微变温和，这就形成了尊重的基础；后来，他们变成了礼貌上所称的朋友。

一十六

就这样，骄傲和冷漠让亨利勋爵成为十分慎重的人，他从不轻易判断人好坏，倘若一旦有了主见，不管对错，也不管是朋友或是仇敌，这尊贵的主见就骄傲得顽固，谁也别想将它的锋芒扭转丝毫；爱也好，恨也好，都不需别人的指教，因为爵爷早已高兴这么决定了。

一十七

因此，他的友谊，以至于他的厌恶，
总是有道理，这道理又更加证实
他的先见之明；在喜怒好恶方面
他绝不回收成命，就好比波斯
和玛代人的法律。他的感情里
也没有隔日热的那种怪毛病：
它让人忽冷忽热，难料悲与喜，
这至今的是人心灵上的疟疾。

一十八

“成功怎么能取决于人呢！但如果你
好自为之，你会有超乎你所该得的收获。”
你的收获绝不会少，我可以保证：
只要你机警，能够随时见风使舵；
压力太大的时候，就稍微让步，
至于良心，重要的是它能伸缩，
因为它和拳击师或骏马一般，
多受一些委屈全没有关系。

一十九

亨利勋爵也喜欢向人摆摆架子，
和许多大大小小的人物一样：
连地位最低的人都能找到下属
（至少他们自认为如此）打打官腔。
由于“自尊”这种东西重得使人疲累，
谁都难以把它放在心头独享，
必须慷慨地拿出来与人分担，
这就是：叫自己骑马，别人挑担。

二十

在门第、官衔和家财上，他与唐璜
旗鼓相当，他说不出怎样特殊；
而年岁呢，他在时间上倒是占了先，
至于国籍，他觉得也互相不悬殊：
因为英国人智勇双全，并且还有
自由的论坛，使各邦都自愧不如。
亨利勋爵就是一个伟大的论客，
议会里没有人比他更叫座。

二十一

是的，这都是他的优点，接着他以为——
这是他的自负，却也并无恶意，——
他当过大臣，对宫廷的玄奥
真是了如指掌，很少有人能匹及；
这一套学问尤其在多事之秋
使他大放光彩，他常爱将这秘密
炫耀于人，因为他确是兼容并包，
永远是爱国之士，有时候是官僚。

二十二

他喜欢这个文雅的西班牙人的
不苟言笑，甚至尊敬他的驯服，
因为，不要看他年轻，却会委婉地
表示同意，或是不卑不亢地反驳。
他懂得这世界，不愿见人由小过
而滋生大恶（这常是由于土壤
肥沃所致），因为毒草在始发时
如果不铲除，以后就更难制止。

二十三

他和他谈到了马德里、君士坦丁堡
和其它一些遥远的地方，并感叹着
那些民族不是对人俯首从命，
就是自行其道，看来有些奇怪；
他们也谈到马，亨利的骑术很好，
和大多数英国人一样，他以此为乐；
而唐璜呢也真无愧是西班牙人，
驯起马来就像暴君驾驭俄国人。

二十四

就这样，他们渐渐熟悉，经常在
贵族的筵席或外交的宴会上碰面，
唐璜和朝野两党都非常有交情，
就如同共济会的老会友一样左右逢源。
亨利对他的才干毫无疑问，
他的举止也表示家教的良好：
所有人都愿意请他到家里作客，
这是因为他出身既好，且教养又难得。

二十五

在某某广场……我们不想提起街名
而贻害于人：只因为社会太喜欢挑错，
容易于把作家的好话当作歹话，
并在他从没料到的地方去揣摸
他定是对过去、现在、或将要变成
一段丑闻的风流韵事有所影射；
所以，我要事先宣布，以杜诽谤，
亨利勋爵的府邸座落在某某广场。

二十六

我还应该指出一个虔诚的理由
为何要让那广场或街道匿名，
因为我还没有经过一个社交的季节，
而没有见某某门第极高贵的家庭
因为心灵的小小背叛而闹地震，
流言可太爱拣这类话柄来助兴：
我担心万一不小心跌入它的陷阱，
除非我知道最贞洁的广场才可以。

二十七

的确，我也许应该选用皮卡的里——
那连一点小罪过都没有的地点，
可我也自有用意、别管是否明智，
要把那纯洁圣地按下不说。
所以，我就不提衔名等等，除非我
的确知道有一处挑不出一点儿怪现象，
例如说，一个冰清玉洁的贞女庙，
它在——可我的伦敦地图已经找不到。

二十八

那么，就在某某广场，在亨利的
府邸里，唐璜成了贵宾至宝，
如同许多贵族子弟那样受欢迎。
他们有的反能以“才气”向人示傲，
有的是以“财富”，这自然到处通行，
或竟只有“时髦”，这确实是有了
最好的介绍信，并且穿得考究，
经常就代表那其余的他都有。

二十九

所罗门曾经说过：（或有人替他说过，
反正那是语重心长，老成稳重）
“谋士济济一堂，则可以得而安矣。”
的确，我们每天都能得到明证，
在上下两院，在法庭上，在舌战之机，
那集体的智慧是多么栩栩如生！
今天英国所以这样幸福、富裕，
这是我们唯一能猜出的缘由。

三十

可既然对于男人，安全在于
有众多谋士；同样，对于女性来说，
男友越多，越不易让美德沉睡；
就算它有所动摇，但对象太多，
选择起来也就更难；这恰好比
在礁石间行船反而不容易沉没。
虽然有些人的自尊心很受损失，
要想安全，最好有一群花花公子。

三十一

可阿德玲对于这样一种屏障
感觉没有必要，因为那样就显示不出
美德或是良好教育的货真价实。
她尊贵的心灵才是她的支柱，
凭它她能给人类以正确的评判。
至于调情，她还不至于那一步：
没有它，她也可以受到人们的包围，
更何况它又像家常便饭那么没味。

三十二

所以，她对所有人都守礼而不卖弄，
对有些人则赋予特别的关切：
这近乎一种奉承，却又奉承得
如此地得体，不会让少妇或小姐
事后留下一点可以非议的地方；
它是一种温和的同情，使那些
忧郁的正经人或一向被以为
正经人的可悲的荣誉带来些安慰。

三十三

那荣誉无论怎么说，大多时候，
均是一种凄凉且乏味的累赘；
请看一看那有口皆碑的君子吧，
可怜他们竟给赞誉作了傀儡——
被赞誉害成了行尸！再请看一看
那最被称赞的好人：落日的余辉
成了桂冠上的光环，而从那光环
你看到了什么？——仅有镀金的阴云。

三十四

当然，在阿德玲的待人接物中
亦有一种雍容而且冷静的矜持，
它从不会越过防线而表露出
天性所想表现的东西；这好比
一位满清官吏从不夸赞什么好，
至少，他的作派不会对人表示
他所见的事物让他兴高采烈；
或许我们从中国学到了这些——

三十五

或许是从荷拉斯，按照他的主张：

“不羡慕”就是所谓“快乐的艺术”；

对于这种艺术，可是人各一词，

却还未有十拿九稳的道路。

但是，还是慎重为妙；无论如何，

淡漠总不致使人苦恼或失足。

在上流社会里，不能自制的热情

只是表示道德不清醒。

三十六

但阿德玲并不是冷漠的，因为

（用一句老调说吧！）在覆雪之下

一座火山更容易把它的熔岩

保持得住……。还需要我说吗？

得了！我最恨把一个拟人的比喻

说到尽头：因此，让那“火山”去吧！

我和别人不知把不幸的灿烂

翻动过多少次，弄得烟雾好不窒闷！

三十七

我一转念又想起了另一个比喻：
你觉得喻作一瓶香槟如何？
一瓶美酒被冻成葡萄味的冰，
好像那仙品没有剩下几滴琼浆；
可是就在瓶心，唉呀，弥足珍贵！
却有一盅之多的酒液在荡漾。
那醇醇馥郁，连最强烈的葡萄在
最饱满的时候也给不出这种味道。

三十八

由于那是整瓶酒提出的精华，
所以，即使最冷的面容，那底下，
也很可能藏有精而又精的仙品，
这已屡见不鲜——可我只是指她；
从她我引申出一个教训：
（缪斯总爱一遍又一遍地讲它）
你们那些冷若冰雪的人更难得，
只要你能把那层该死的冰层凿碎。

三十九

然而她们虽然很好，终究不过是
通向心灵的印度的西北航线，
然而，北极至今还不能被人所知，
虽然有不少好船都去探过险
（只有培利的努力稍微有些眉目），
然而，绅士们很容易遇上浅滩；
如果北极到处是冰，无法通行，
那你就白走一程，或是竟连船覆没。

四十

年轻的新手在异性的海洋里
或许最好安排一个平稳的航程；
那些老手的呢，也该想到
是靠港的时候了，不要等时光用
灰旗向他呼唤；人事有如水流，
最可怕的是把你卷入“过去”一词中，
到那时，生命剩了残丝，只能飘浮
在继承人的期待和痛苦之中。

四十一

可是天意不可违；而老天的乐趣
有时却很蛮横——但这可以暂且不管；
这个世界值得人肯定，大体说来：
万物皆仁（即使为了自寻慰安）。
对于那波斯人的邪们歪道的
“善恶并存”学说，不过使人徒然
增加了疑团，同其他教理一样，
不是使信心迷惑，就是硬把它装上。

四十二

英国的冬季在七月过去，八月
重又开始，——现在正是它刚刚结束。
好个马车夫的乐园！车轮飞转，
大路上不分东南西北，跑满了马车；
驿马只嫌不快，谁会顾惜它？人都
只顾自己，或自己的儿子；那就是说，
忧心儿子在大学里所欠的债
比他求得的知识还多一大块。

四十三

而伦敦的冬季到七月为止，有时候
或许稍晚些。我不会在这方面
再犯错误，不论有什么别的过失
堆在我的双肩之上；现在我敢断定，
我的缪斯是气象学上的晴雨表，
因为议会就是我们的水银棒，
不管激进派怎样攻击它的法律，
它的会期即是我们独有的皇历。

四十四

当水银柱降到零度时——啊，请看
那数不清的马车、轿车、跟班和行李！
车轮滚滚，从加尔顿宫飞同苏荷，
谁要能租到马匹是多么惬意！
税卡大道扬满尘土，而罗敦路
则沉睡在这辉煌时代的豪华风里：
当车夫把马套在车前，
店主正在拿着大叠帐单而长叹。

四十五

连同他们带帐单——盛景的一对搭当——
都得后会有期，等候付钱的一天。
唉呀！对于收不到现钱空虚的人，还能有
何希望？“希望”就成了他的财产，
要不然就是一张慷慨的长期支票，
这是当礼物给的，但还等不到你兑现，
就能又得到一张！没有办法，只能大打折扣
到处叫卖，活该是敲竹杠的得利。

四十六

然而这不足挂齿，我的爵爷正坐在
夫人的身旁打瞌睡，任马车飞驰。
飞吧！飞吧！“换马来！”成了句口头禅，
马换得真快，如同结婚后的心。
殷勤的店主亲自把新马给套上，
车夫也毫无理由小瞧他的赏钱。
最后，在水洗过的车轮滑行之前，
驿站的马也请求留下一点纪念。

四十七

这些给过后，那位管家，也就是居于
老爷以下的老爷，登上了后座；
还有爵爷夫人的使女，既狡猾
又爱妆扮，但是正经得连诗歌
都难以描述，——“阔人旅行就这样！”
（请原谅，我有时把国外的糟粕
顺口说出：若不是有幸到过国外，
谁会引经据典，一切都看不顺眼？）

四十八

伦敦的冬天及乡村的夏季
都快要完了。这也许很让人惋惜。
在大自然披上了美丽的盛装，
人们却埋首在挥汗的城市中
聆听着既无趣、又不智的辩论，
直到夜莺的歌唱渐渐归于沉寂，
那时，爱国人士才把故园想起——
但是九月前绝不打猎，除了野鸡。

四十九

我的激昂的长篇演讲说完了。

风消云散：那两倍二千人的世界
已经消失在他们所谓的“孤独”里，
还有三十仆人可检阅，

还有宾客，及天天被压得叫苦的

餐桌，数目也同样多，或者更多些。
谁说古老的英国对待客人不够热情？
那仅是由数量缩为质量罢了。

五十

这时，亨利爵士及夫人阿德玲

也和他们的侪辈一样也下乡来了，
他们回到一座很幽雅的大宅，

一座哥特式样的、上千年的城堡。
他们的家系最遥远，被时光老人

践过的英雄美人真不知道有多少；
还有和这家系一样古老的橡树，
每一棵均是一位祖先的坟墓。

五十一

对于他们的度假，每份报纸都载有一段报导：近代新闻人物就有这种光彩，只可惜好名气并不比广告更久长，或者和广告一样隔日就换被下来，因为墨迹还没干，那名声就已经，不响亮了。《晨报》的消息刊登得最快，说道：“本报快讯：亨利·阿曼德维勋爵现偕夫人共赴乡间别墅小憩。”

五十二

“据记者获悉：我们好客的主人值此秋高气爽之际，将要邀请高贵宾客共聚于别墅中；据可靠方面传闻：D公爵即打算和夫人在那里度过游猎的季节，另外还有不少显贵和社交界的名流都将作为座上客。其中有一位尤其显贵的贵宾，据传是俄国秘密谈判的使臣。”

五十三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因为谁能
怀疑《晨报》？它的报导好比经文）
凡虔信它的人都能为它发誓，——
我们这喜欢热闹的俄籍西班牙人
因为东道主的声望，也注定了
要和那些勇于饕餮的一起扬名。
说来奇怪：上次战争时，在报纸上
登载宴饮者远是多于报导伤亡，

五十四

譬如“本星期四有盛宴，出席者
勋爵甲、乙、丙”等等，另有官衔、勋位，
吃一餐的扬名不亚于打胜仗，
然而就在这消息下面，在同一栏内，
是法尔茅斯讯：“驻防于本地的
众所周知的骁勇善战的军队，
在近期一役中伤亡不小，
据悉缺额已经补齐，——详见公报。”

五十五

这一对贵族向诺尔曼寺院驰去——
那曾是一座很古老的寺庙，
现在成为更古的巨厦，杂陈列着
哥特的风格和雕饰，很是罕有；
建筑师都认为能和它相匹敌的
所剩无几了；只可惜地处山中，
修道僧都原意有座山作靠背，
以保护他们的信心风吹不着。

五十六

它坐落于一个明媚的山谷里，
高坡上是片树林，有一棵老橡树
像卡拉塔克号召他的人马一样
举起硕大的手臂，把天雷都挡住。
从它的枝叶下，每当天明就能看见
快乐地跃出一群斑斓的梅花鹿
由一只多角的雄鹿带着奔下山坡，
去啜饮那夜莺般歌唱的小河流。

五十七

在府邸之前，是一个碧绿的湖，
湖水清澈，宽阔且深，是由一条
河水灌注的，因为它急流到这里
变得和缓，就漫衍成一片湖沼。
野禽均栖息在湖边的芦苇丛
和灌木里，在那水上孵化小鸟；
树木顺坡而下，直达到湖边，
将它碧绿的容颜倒映在湖面上。

五十八

河水在出口处形成了急湍的瀑布，
那儿水花澎湃，波涛闪闪倾注，
发出清脆的回音；以后又好象
哄顺的孩子，仅有轻柔的蹀躞，
沿山谷荡漾流去。小河有时候
在树林中迂回隐没，有时候闪耀，
有时候碧澄澄，有时候又蓝得发黑，
全看天空投下的光影之深浅。

五十九

在近处，还有一座哥特式教堂
留下的庄严遗迹：它的人想起
罗马管辖它的年代；一座曾荫蔽过多少条走廊，
拱门但都已经
无迹可寻了——真是艺术上的损失！
只有拱门还忧郁地俯瞰着大地；
连铁石心肠望着它也会
为时光或风雨的剥蚀而感叹。

六十

一个神龛里，靠近顶端原来有
十二个使徒的石像，庄严齐立，
但这些都毁了，不是毁于僧侣
坍塌之时，却是毁于查理败亡之役，
那时每一座建筑都成为堡垒，——
这在朝代更替史上并不以为奇；
英勇的武士苦战一番，仅因为
有人坐不好天下，却又不原退位。

六十一

在更高的一座神龛内，却独独
留下圣处女——天子的圣母，
不知由什么巧合没有受到破坏，
她幸福地怀抱着婴儿而环视；
或许由于迷信：她足下的地方
变成了人所不敢侵犯的圣地。
但不论怎样，任何庙堂的遗址
只要稍有圣物，就会给人以灵感。

六十二

在墙壁的中央，开着一扇大窗，
已经没了那彩色万千的玻璃，
玄奥的光线一度透过它而流下，
仿佛随太阳闪来的天使的羽翼；
但而今，它空旷而荒凉，只听得
风吹过窗格的声音一会高一会低，
伴之以夜泉的号叫：而那唱诗班
却已经和赞歌一起静静地安眠了。

六十三

然而，在月光如水时，当一阵阵夜风
来自天外，就能听到幽怨之吟
不似是人间所有的，却很悠扬，
郁郁地随着风吹过那巨大的拱门，
在那儿回旋一阵就趋于沉静。
有人以为那反是遥远的回音，
是夜风带来的瀑布的声响，
遇上了谐音的古墙，愈加回荡。

六十四

还有人以为，这也许是因凋残
而引起的天地之灵气，为这片
荒墟带来了委婉迷人的声响，
悄悄掠过楼塔及树林的尖顶
（不过尚且不及埃及的门农石像，
它一碰到晨曦就有乐音轻颤）；
这究竟为什么，我也不清楚；
我听过它，或许是听得太多了。

六十五

院落中有一座哥特式的喷泉，
它很匀称，只是雕刻有些奇怪，
那石刻的人像是在假面舞会上，
那有像圣徒，有的则丑得像妖怪。
清泉从大理石的嘴里喷射出来，
成为万点明星，向池中滴落下来，
又打起了无数水泡，仿佛人间
空虚的荣华，和更为空虚的忧烦。

六十六

府邸本身庞大且古色古香，
轻比别处它更具有寺院的风格：
修道院的回廊还是坚固依旧，
禅房与斋堂，我想，也差不多；
一间精巧的小礼拜堂也依然
没有被损坏，点缀着大宅的景色；
其余的都重建、改建或是拆毁，
更带有男爵、而并非僧侣的气味儿。

六十七

那异常广阔的大厅、居室及长廊，
再加之不合艺术法规的配合，
足以叫识家摇头；但作为整体，
无论每一部分看来如何独特，
总的印象却是壮观的，至少对于
那些心灵上长着眼睛的人而言；
我们看巨人就要看他的身材，
开初并不管他哪儿生得古怪。

六十八

那钢铁包住的男爵，下一代就熔掉了盔甲
换成穿着锦衣的受勋的伯爵，
都保存得好好的，从墙壁上往下望；
上辈子的玛丽夫人再现为迷人的小姐
披着美丽的卷发；浑身珠光宝气、
穿长裙的伯爵夫人也排了一排；
此外还有彼得·黎里爵士的一些美人
衣不蔽体，叫人可以看个痛快。

六十九

还有穿着官服的凛然可敬的法官
也在壁上，他们那眉头并不很像
能使被告人相信大人的裁决
是凭着公理，而非袒护豪强；
以及没留下一篇宣讲的主教，
以及那首席检察官们的恶相，
让人（假如我们判断不错的话）
只是想到严刑，而非人身保障法。

七十

铁器时代的将军们（那是在铅弹
还没有流行之前），有的披盔甲，
有的戴假发，威武得像马尔勃洛，
魁伟得足抵得我们瘦小的人一打；
还有执银杖、或是佩金钥匙的侍从，
以及猎人，他的骏马画布上容不下；
偶然也有一二高尚的忧国之士，
毕生都没有得到他希望的名位。

七十一

如果你厌倦了这门第的荣耀，
总还少不了艺术用品来使耳目一新；
一幅卡娄·杜尔契或是蒂申的画，
或是萨尔瓦多的凄凉的山野景物，
阿尔般诺的舞蹈儿童，或是凡内的
一片海景，或者一些殉道徒
受难之故事，那是斯帕纽雷托
以濡满血泪的笔构造的力作。

七十二

这儿，是一幅洛林的明媚的风光，
那儿，朗勃兰使幽暗也大为着色；
还有沉郁的加拉瓦乔更以
沉郁的色调描绘出削瘦的苦行者；
啊！但请看这儿，敦尼埃邀请你
宴飨着更精美的食物（的确不错）：
他那大肚酒杯让我很想喝一口
莱茵河的香的白葡萄酒。

七十三

读者啊，但愿您会阅读，并且懂得
只认字或阅读并不就构成
一个读者；那此外还必须加上
您和我都缺乏的一些美德才成。
第一是，要从头读起（尽管这是
够难以办到的）；第二，要持之以恒；
第三，不要从结尾开始；但假如
已经做错了，那就读到篇首为止吧。

七十四

但是，读者，看来，您最近确实很耐心，
然而我呢，不惜凑韵，也放肆起来，
竟把文章的格局这样大为铺张，
太阳神或许以为我只是在叫卖。
但是，自古就有荷马的“船只清单”，
可见诗人对这一行当都很喜欢；
自然，一个近代人应该知所检点，
所以我就不再提那家具与杯盘。

七十五

成熟的秋天来了，一群贵宾随它一起来享受秋之甘蜜。

谷子割完了，领地中的野味很多，
猎犬到处嗅味，猎人穿着土布衣服
拍打着灌莽；他瞄准好比山猫，
袋子越装越满，多么神奇的技术！
啊，棕色的鹧鸪！啊，彩色的山雉！
但是小心偷猎：这并非农夫的游戏！

七十六

在英国的秋天（可惜没有花架），
沿着小道铺展开酒神的花冠——
你看不见红色的葡萄挂着彩，
像诗歌中所赞美的南方的沿岸；
但她却有能买到的最甜美的
或浓或淡，各式红白色葡萄酒。
如果英国自认贫瘠，她该知道：
最好的葡萄园是在她的地窖里。

七十七

如果，她不能像南国的秋天
那么宁静而温和地趋向衰亡——
温和得仿佛又要使大地回春，
而不似肃杀的冬天就将登场；
她却也有无穷的室内的乐趣：
炉火熊熊，一年之中最初的春光，
而室外尚有一片成熟的景象，
尽管失之于绿，却得之于黄。

七十八

至于她柔弱的乡间生活——就连猎狗
也是号角声多于猎犬，可却也
活泼生动，足以能使一位修道高僧
放下念珠，加入这欢乐的游猎。
甚至连宁录都将离开杜拉平原，
换上美尔顿短装，前来追射一些。
若嫌野猪不多，她却豢养了不少
讨厌的东西，可作射猎之目标。

七十九

府邸中贵宾如云，先说女性吧：
先是公爵夫人费兹甫尔克，
别扭伯爵夫人，包打听夫人，
糊涂夫人；风头小姐，饶舌
小姐，羽纱小姐，麦克·紧身小姐，
及犹太夫人，大银行家的老婆；
此外还有可亲的睡不醒太太，
她看起来像白羊，却比黑羊还蠢；

八十

尚有许多贵族夫人，虽然，说不出名堂，
但有地位，是社会的精华及渣滓；
她们像过滤过的水，纯洁且虔敬，
个个出类拔萃于芸芸众生之上；
或是像印成钞票的纸，别管那是
怎样印的吧，这张通行证就掩盖着
其人及其事迹；因为，在社交场上
尽管敬畏神明，却也宽宏大量。

八十一

也就是说，宽大到某一的限度，
这限度在哪儿，却最难以标注。
体面——上流社会运转的轴心，
谁对谁都应稍留一些情面。
如是对美狄亚说：“滚开，女巫！”
难免失礼，那叫伊阿宋多么难堪！
荷拉斯和帕尔其都如此以为：
既讨人喜欢，又有利，何乐而不为？

八十二

我不能确切地说出他们的准则，
那是非标准，多少有些像抓彩；
我曾见过一个德行很好的女人
就因为被合谋排挤就坍了台；
又有一位太太德行平平胆子却大，
略施小计就将地位争了回来，
于是，她又成了高悬天界之天狼星，
带着无损的讪笑跳出了陷阱。

八十三

我见的，唉……真难以尽述，——可还是
谈谈我们享受田园之乐的那些人。
被邀请的宾客约有三十三位
最高的级人物——一代风流中的婆罗门。
我前面提到的均不是头号人物，
只不过捡拾了几位凑凑趣。
夹在其中的，就如两三点斑点，
还有几个爱尔兰的离乡地主。

八十四

有一位吹牛皮，那法学界的干将，
只有在议院和法庭才大打出手，
确实，要是被邀请到其它的地方，
他的兴趣倒在于议论而不是战斗。
还有年轻的榨韵诗人，才刚问世，
也要作为明星在文坛上闪耀六周；
还有庇罗勋爵，自由思想之权威，
及约翰·海碗爵士，伟大之酒鬼。

八十五

还有野蛮公爵，他是一个——公爵，
啊，每一寸都是；还有一打儿贵族
个个像是查理曼大帝所赐的，
论智慧及相貌，绝不会被耳目
将他们误认为属于平民一流；
还有厚颜六姐妹，啊，六颗明珠！
整个是歌魂和感情，那郁闷的心
不在修道院，而是希望结婚。

八十六

还有四位可敬的先生，他们之可敬
大多在头衔以内，而不在那之外；
有一位勇敢的骑士，人称智多星男爵，
最近因法国和命运飘到这儿来，
他的无害的天才主要在于娱人，
但俱乐部发现“笑”也非常有害，
因为他逗人的魔力实在极大，
连骰子似乎也迷上了他的俏皮话。

八十七

有一位狄克·多疑，是位玄学家，
喜欢哲学，和一顿丰盛的酒菜；
还有三角先生，自称数学大师，
和亨利·银杯爵士，和赛马的高手。
有一位自吹自擂的教理严神父，
他不仇恨罪恶，只是罪人的对头；
有一位姓普兰塔金内特的贵族，
真是无一不会，更善于与人打赌。

八十八

有一位杰克·粗话，近卫军之巨人，
和火面将军，战场上功名显赫，
战术和击剑都精通，在北美战争中，
他杀的美国佬还不及他吃的多。
有一位恶作剧的法官铁面人，
非常会对付他的严肃的职责：
当一个犯人来听取他给判刑，
倒能有法官的玩笑作为宽慰。

八十九

上流社会好比棋盘，上面也有
什么皇上，皇后，主教，骗子，和小卒，
它本来是一场戏，只不过那傀儡
是自己牵线，完全是自愿去充当。
我的缪斯啊，你为什么像只蝴蝶
有翅而无刺，尽在半空中飘舞
不着边际？——倘若你是只黄蜂，
恐怕就有不少的罪恶要嚷痛。

九十

我还忘了提那位不应该忘的
演说家，是近期议会上
闪耀的新星，他作了篇很正式、
很漂亮的演说，这是他在政坛之上
初露锋芒，报上至今尚在谈论
他一鸣惊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可以并入那每天出现的杰作：
“这是空前的最佳的首次演说。”

九十一

他骄傲于“听他说！”及他的选票，
也骄傲于他口齿的第一次上阵，
还骄傲于他的博才多学（刚够征引），
西西罗立荣耀让他乐而忘本。
他既有好记性重复人的话，
又能妙语双关，或是讲一段趣闻，
有这么多才气及厚颜，
这位“邦国的骄傲”于是来到乡间。

九十二

尚有两位才子，真是有口皆碑：
人们称之为苏格兰之强弩，爱尔兰之长弓，
他们都是律师及有教养的人。
强弩的谈吐更可现斧凿之功；
而长弓呢，他的丰富想象
犹如骏马之势，长于飞跃跳纵，
可有时也许碰上土豆而失足，
强弩的妙语恰似摘自凯图。

九十三

强弩仿佛一只新调好键的竖琴，
可长弓却好像风琴那样地豪放，
它能与天风共鸣发出乐音，
不管那声音是低沉或是高昂。
至于强弩的谈吐，你一个字也难以改，
长弓的辞藻却并不总是很恰当：
总之，这两个才子均各有神通，
一个头脑精明，另一个心灵天赐。

九十四

在一个乡间别墅里，假如你说
这些人聚起来有点儿不伦不类，
请想一想吧，每一类都有一个标本，
远胜过与庸才谈心的索然无味。
呀，喜剧的时代已过去！康格利夫
及莫里哀的蠢材在今天的社会
都已消失在太光烫的外表之中，
世风和服装一样，处处都无不同。

九十五

荒唐的怪物都深文周纳起来，
可笑倒是可笑，可却索然无味；
连各色人等也均不见原色了，
愚蠢已经没有果实可以贡献，因为
虽然愚人很多，他们都均平庸，
不值得拉出来献宝；整个社会
全都冠冕堂皇，其中只有两大族：
一族讨人厌，另一族则感到讨厌。

九十六

然而我们从农夫变成拾谷穗的了，
只要一见到真理的谷粒就捡拾。
亲爱的读者！我觉得我如此东拾西捡，
真像可怜的露斯，而您则是波阿斯。
我还想再引用《圣经》的典故，但是
《圣经》不允许我这样做。在我少年时，
有位亚当太太的话深入我心：
“在教堂外谈论经文也就是读神！”

九十七

在这卑微的时代，我们只能努力
就糟糠来拾，虽然磨不出谷粉。
我还忘了说一位口若悬河的
猫咪俱乐部会员畅谈的圣人，
他在他的袖珍记事本里，每天早晨，
都打好稿以准备晚间一鸣惊人。
可怜的家伙！为了妙语煞费苦心，
却不知有多少麻烦在等你！

九十八

第一，他得把谈话曲曲折折
引到他巧妙的掌握里来；其次，
他不能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更不可以
让听众们对他稍减一分热情；
而得寸进尺——使满堂轰动，
假如可能的话。第三，不能畏缩！
万一有聪明人反驳，他得
抢那句压场白，才显得最有道理。

九十九

亨利勋爵同夫人是东道主，
我们前面提到的人们均是宾客。
他们的餐桌足以引诱鬼魂
为这丰盛的佳肴跨越冥河。
我不想详细介绍炖肉或烤肉，
历史已证明那是人生至乐；
饥饿的罪人啊！——自从夏娃吃了
苹果后，有什么比饮食还更为重要？

一百

请看那“流着奶与蜜之地”是怎样
引诱饥饿的以色列人去迦南，
以后我们又加上爱财，总之
就是唯一的乐趣予人以慰安。
时光飞逝！我们的日子不再明媚，
情妇和食客也将让我们厌倦；
但是，哎哟，芬芳的金钱！谁愿意，
就算老得对你无用时，而失去你？

一百零一

那天男士们都赶早起了床去射击，
或是行猎：这原是人人爱的消遣，
自幼就迷恋它，仅次于吃与游戏，
到中年更爱它，为的是缩短时间，
因为 Ennui 亦是英国的土特产，
我们虽无以名之，却用打呵欠
来替代语言，让法国人去翻译
那连睡眠也没法减缓的倦意。

一百零二

老年人在藏书室里随意阅览，
不是翻书，就是把画儿批评一通，
或是在花园里悲天悯人地散步，
或者对暖房的缺点加以非难，
或者骑一匹跳得不高的老马，
或是从晨报找一篇讲词来念，
或是只是眼巴巴地望着怀表，
六十岁了还盼着六点钟的到来。

一百零三

但无人不惬意。集合的时候
是由餐铃宣告的；而在这之前，
时间都是由自己支配：或是孤独，
或是谈心，全在你愿意怎样承担
日子的重负。没有人知道应
怎样处理它。你起床，悉听尊便，
梳妆多久，以及需要在何时何地
或是怎样进早餐，这都随您的意。

一百零四

女士们呢，每天清晨，有的浓抹，
有的稍微苍白。天晴时她们散步，
或是骑马；阴雨时则看看书，讲故事，
唱歌，或是练一练国外时兴的舞，
或是把帽子照最新的样式改装，
或是讨论不久会流行什么装扮，
或者用十二张纸写一封短信，
使对方又成为欠着她的。

一百零五

因为有人情侣不在，各自有朋友。

啊，世上有什么能比女人的信有威力！
连天堂都难比，因为它无休无尽。

我最喜欢异性来信的弦外之音，
它仿佛教义，从不把意思直说，
而似攸利西斯的口哨在招摇
多隆时那么狡黠；你若是作答，
可要当心你在信上说的什么话！

一百零六

还有打弹子，玩牌戏，但是不赌钱，

体面人在家里掷骰子可不成；
严寒的天气不适于远出游猎，
有河水时去划船，有冰时则去溜冰。
还有钓鱼，啊，一种寂寞的嗜好！

不要去管华尔敦如何赞美这逸兴；
残忍为乐的怪老头啊，希望有
鱒鱼也来钓你，也钩住你的喉咙。

一百零七

到了晚上宴会及美酒就会来临，
有文学味的闲谈，有双人合唱
发出不凡的声音（至今我的心
或是脑袋，还为那回忆中的声响
而震痛）。四位厚颜小姐会快乐
赏光，但两位年轻的姑娘
更爱弹琴，因为除了琴声之美以外，
她们还有柔颈及粉臂的妩媚。

一百零八

有时，一场舞会（不在打猎之日，
由于那时男士们都有些疲倦）
显示着旋舞中的窈窕的身姿；
还有那业已打好腹稿的闲话；
以及调情——不越礼数，只对该
或不该羡慕的魅力加以赞赏；
猎人们又在屋内谈着打狐狸，
然后冷静退场，——十点钟了，是休息的时候。

一百零九

政客们各自找一个角落去辩论
天下大事，并给全球做了筹划；
智者专等他们权术中的漏洞，
好让他的一句俏皮话插入；
唉，这真使卖弄聪明的人坐卧不宁！
瞬间的好事可能使他们苦捱
几年之久，这才有机会让它出笼，
即使如此，或许碰上蠢材而扫兴。

一百一十

然而，在我们这次欢会中，人人都是
雍容，华贵，文雅，冰冷难以接近，
好像大理石雕就的雅典石像。
现在已经没有威斯登式的乡绅，
然而我们的苏菲亚们美貌可能
胜过古时，却不那么咄咄逼人；
我们也没有高超骗子，像汤姆·琼斯，
只有呆板得如石头的正人君子。

一百一十一

他们的聚会散得早，也就是说

不超过午夜——那就是伦敦的中午；

然而，在乡下，女士们总是在月落以前，

比较早地驾返自己的香闺歇宿。

啊，但愿每一朵玫瑰睡得安然，

很快地就能把原有的娇色恢复！

香腮安寝得适当，使鲜艳倍添，

能节省一些胭脂费——至少省几冬。

第十四章

—

若是我们能对宇宙有所领悟，
或是从自己的内心获得一点良知，
我们也许会知迷而返，可那就
使许多精彩的哲学遭到损失。
哲学体系也是一个吞噬一个，
犹如大神沙特恩吃掉他自己的儿子，
虽然他的好老伴把儿子变成
石头给他吃，他也吃得一点不留。

二

可是哲学却和泰坦族的吃法相反，
这就是子嗣把父母当早点，尽管
消化起来不容易。请问谁可以
对所有问题都坚持自己的信念？

你考察古代各大家，选中一个
你认为最好的，就坚守而不变；
事实上呢，人的知觉最为不可靠，
但除了它以外，你还能找到什么凭据？

三

然而我呢，一无所知；我什么也不
否定、承认、拒绝、或是蔑视；至于你，
除了知道生而必死，还知道什么呢？
其实连生死大事，到头来或许
全是假的，可能会到那么一天，
生命无所谓老幼，都反复无极。
啊，人都哀哭，所谓的“死”却不晓人生
有三分之一就消耗在睡眠中。

四

在一天的疲劳后，我们最渴望的
就是一场无梦的睡眠；可同时
这泥坯又多么惧怕沉寂的泥土！
连自杀的也算在内：他总算一次
而不是分期还了债，（债主都厌恶
这种拖拉还债的老方式！）
可他所以急于要结束呼吸，

多半是怕死，而不是对生的厌恶。

五

由于死亡就在他的周围；

从畏惧反而生出了一种勇气，
让他不顾一切，豁出去看一看

那究竟是什么；这仿佛当你
站在群山之中，下临万丈深渊，

你望着悬崖峭壁而禁不住颤抖，
可我担保，你绝不会俯视一分钟
而没有可怕地想到要往下冲。

六

自然你没有往下冲，而是吓得脸发白，

走开了。但想一想你当时的思想！
回想一下就会使你战栗不已！

因为在你的内心深处有一种倾向
要去探寻那“不可知”，不论它是

真理或是虚妄，你却秘密地希望
一跳了之——到哪里？不清楚，
也就因此你要跳，或是站住脚。

七

您会问？可是提这做什么。没有什么，
亲爱的读者，这仅仅是胡思乱想；
我要谈它的唯一理由是：这是
我的风格。不管场合是否恰当，
我只要写出我脑海中映现的东西；
这篇叙事诗本来就是源于幻想
所建的空中楼阁，用意不在于叙述，
而在于用家常话串起日常的感触。

八

您或许知道，伟大的培根说过：
“掷起一根草，就可以明白风向。”
诗歌正是这样的一根草，诗人
一气呵成，伴着心灵的光而飘荡。
它是扶摇在生死之间的纸鹤，
是前进的灵魂投在后面的影子；
我的诗好比肥皂泡，但不是为赞誉
而吹出，它只算得上儿童的嬉戏。

九

世界呈现于我的眼前——或在眼底，
因为我已经看过了它的一部分，
足够留在脑中而念念不忘；
我也发出够多的激情让世人
（我们的朋友）快乐地加以责难，
因为他们担心盛名没有缺损；
问题在于，我年轻时过于出名了，
直到我又写诗把它全部搞糟。

一十

我不仅使这个世界喧腾，
还激怒了凡尘之外——那些教士们，
天雷在他们的指使下在我头顶轰隆劈下，
用虔诚的声音诬蔑了我一阵。
可是我仍忍不住每周胡诌一篇，
使旧读者厌腻，却未见新的上门。
年轻时，我写作是由于情思蓬勃，
而现在，我感到它日渐枯涩。

一十一

可是“何必发表？”——如果人们厌恶，
名或利的报酬可就不能得到。
我要问你们：为什么要玩纸牌，
饮酒或读书？为了好消磨时光。
而我的消遣就是要追思一下
我所看见的或想到的，忧郁或是欢乐，
把我所写的掷在时光之中，
让它浮沉，因为，至少我做了我的梦。

一十二

我想，如果我对成功的确有把握，
我将适可而止，绝不多写一行。
可是不知道我是奋斗得不够呢，
还是过分：写来写去，天长日久，
以致身败名裂，依然难舍缪斯。
这感情不易表达，但绝非佯装。
在牌戏中，就有两样乐趣让你
任选其一：或者失败，或者胜利。

一十三

并且，我的缪斯并非从事虚构，
她所搜集的全部来自事实的宝藏；
自然歌唱时她也要有所克制，
可那总是世情和人海的沧桑。
这就是为什么她左右不逢人源，
因为太纯真，初看来不会让人舒畅；
如果她仅仅是为了追求赞誉，
她大可换个故事讲讲，那倒更省力气。

一十四

爱情，战争，风暴，——不可谓不曲折！
再加上不事雕琢，文章反而清新，
它既有对那一片荒原——上流社会——
投去的一瞥，又有各种人物的陪衬，
如果你嫌没有别的，这儿有
充裕的题材，足够的诗情。
虽然这节诗章用来裱糊皮包，
可这些诗章确实会广为传扬。

一十五

现在我为了要在后面严肃说教
而着手描述的这一隅繁华社会，
至今还没有人写过，原因很简单：
因为虽然它看起来悦目而显贵，
它全部的珠光宝气，锦衣貂裘，
却是千篇一律，让人感觉乏味，
仿佛这一套从来是祖孙相袭，
写进诗歌里不太会让人感动。

一十六

引人注目者多，有价值的却挺少，
能感人和流芳百世者则丝毫没有；
一切弊病都装饰得漂漂亮亮，
就连他们的罪恶也脱不掉庸俗。
伪装的热情，索然无味的机智，
说不到真纯天性的真实表露；
只有一种单调而圆滑的个性，
如果某些人有所谓“性格”可言。

一十七

的确，有的时候，像被检阅的士兵，
他们操练完，高兴地退了场，
但是一旦要点名，就又惴惴然
来归队，仍旧摆出以前的模样；
毫无疑问，那是很精彩的化妆表演，
不过欣赏一眼后，再观看这景象
你就感到乏味——至少对我是这样，
啊，这是充满欢娱和无聊的天堂！

一十八

当我们谈完了恋爱，过完了赌瘾，
打扮过，投过票，出过了风头，等，
与公子哥欢宴过，听议员演说过，
也看过美女在婚姻市场上竞争
将回头的浪子驯为败兴的丈夫，——
这时啊，我们还有什么以慰余生，
除了厌腻或讨人嫌？过时的年轻人！
早就成了绊脚石，却还要赖在人间。

一十九

我常常听到有人埋怨说：没有谁
将我们的社交界写得绘声绘色，
据说这是由于作家都是些门外汉，
只凭贿赂府邸的看门人来取得
一鳞半爪奇谈怪论及蜚语流言，
便以此嘲笑上流社会的不道德；
并且他们的书都具有共通的文体，
那就是婢女口传的夫人的密语。

二十

但，在今天，这话不算确切，因为
作家已成为社交界有力的一员。
我看他们甚至与军官平分春色，
尤其是年轻作家，这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为何作为内幕显要之一，
他们还不能将它描绘得蔚然可观，
让上流人物的一切真相暴露？
那，事实上是——没有什么值得一书。

二十一

我深知其中奥秘，这些虽然是
微不足道，我可是在里面充过数；
我宁可描写后宫、战争、海船遭难、
哀情史，也总比描绘社交世故
容易得多。另外，我还有不想写的
另一些理由，但在这儿也不须噜苏。
荷拉斯讨厌泄漏谷神秘密之人，
也就是说，有些事俗人不可与闻。

二十二

因此我要撇开那高超的理想——
将它降低，使它活泼得像共济会的历史；
这传闻与事实的差距，就好比
培利航海记之于金羊毛的故事的差距。
我故意不让人把一切饱览无遗，
让我的歌保持神秘的色彩；
并且有些妙人妙事，无论怎么样，
也不会赢得外行人的欣赏。

二十三

唉，天下不断倾覆！而且女人自从
让世界沉沦后，（从此以后，史家
就不再讲究礼貌，而是求实博录）
到现今还没有完全放弃这一做法。
传统的奴隶啊！你们身不由己，
做对了，自我牺牲；错了，则要受惩；
生育是你们的刑罚，犹如男人
要用刀剃脸，作为罪过之处分。

二十四

这真是每天受罪，其痛苦的总和
与女人分娩的阵痛也大致相等。
不过，对于女人，谁能深切理解
她们特殊的处境中的真正痛苦？
男人就算同情女人，也大多是
出于自私，更多是出于疑心重重。
女人的爱情、德行、美貌和教育，
都是为做好主妇和生儿育女而准备。

二十五

这办法倒极好，而且再好不过了；
但是天知道，行起来还是有困难。
自出生日起女人就被世情纠缠，
谁是敌，谁是友，真是难以分出！
她的镣铐的镀金很快地被磨光了，
以后的事情——但请问问女人吧：她愿意
（自然这要等到她三十岁之后）
做女人还是的男人？学童还是皇后？

二十六

“系于裙带”是一句难听的责备，
连奉行这本经的人都不愿认帐，
就象他是避之不及和无可奈何；
可既然我们是从裙下来到这世上，
又在生命的驿车上颠簸，
我就很尊敬裙子：它多像
一种神秘而庄严的东西，不论它
是红是褐，是斜纹布或是细纱。

二十七

年轻的时候，我不仅尊敬
并且异常崇拜那贞静的帷幕：
它像守财奴守着一件财宝，
越是想掩遮，越让人神魂飘忽；
那好比黄金鞘裹住的大马士革剑，
或被红漆神秘封住的情书，
它最能医治心病，因为谁能面向
一幅长裙及裸露的脚跟而皱眉？

二十八

例如说，在沉郁而寂静的夏天，
天气阴霾不雨，吹着一阵阵非洲的风，
大海翻着浪花，景色一片幽暗，
河上的波涛也狂怒地汹涌；
天空是极为苍老之灰色，
只令人心中感到严峻且沉重——
这时，假如瞥见一个漂亮的女人，
哪怕村姑也好，会是多么的爽神！

二十九

我将我们的男女主人公都放在
一种不依靠天时的美好时序中，
全然摆脱了黄道十二宫的影响，
尽管那其中的情致很难以吟咏。
因为那儿的太阳，星辰，发光的天体，
和一切令人景仰的东西，如高峰，
都经常是枯燥无味得像债主——
不管是来自哪个天庭，或是商户的债主。

三十

屋内的生活不够浪漫；而户外
不是阴雨，浓雾，就是雨雪飞降，
要从这吟出田园诗来谈何容易；
可尽管如此，诗人还得勉为其难，
不论大小难题，他总得一一对付，
以求完成作业，或是胡乱交卷；
就好比是精灵碰上了一堆物质，
水火都得对付，不禁若有所失。

三十一

可在这方面，唐璜却如个圣人，
对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求必应，
他过得很满意，一丝儿怨言也没有，
不管在军营，海船，茅屋或宫廷，
他都能与人同甘共苦，随遇而安，
因为他天生有着一颗沉着的心。
同样，对女人他也能够从容应付，
而没有一般花花公子的虚浮。

三十二

对猎狐的这种消遣，一个异邦人
会觉得新奇，而且也觉得加倍危险：
很可能你这位不速之客先跌倒，
反而弄得对手把你嘲弄一顿；
但唐璜在早年就能在原野巡猎，
好像复仇的阿拉伯人那般勇敢，
他会使座下的马觉得是谁在骑，
不论它是猎马，租马，或久经大敌之马。

三十三

如今的这片新场地使他的骑术
更精彩了：只见他跨越过篱墙、沟渠
和栏杆，既不犹豫，也不失足，
只有在嗅不到猎物时才感到烦心。
确实，他违反了一些游猎的法规，
可年轻人怎样圣明，也难免
有一时糊涂，例如说，踩着猎犬，
有一回他将几位乡绅挤到了一边。

三十四

但总的来说，他受到一致的钦佩，
他，马，都落得平安无恙；
士绅们无不赞叹这异邦的才能，
粗汉子叫道：“见鬼！谁想到会是这样？”
有经验的打猎老手更是赞不绝口，
因为想到自己当年怎样逞强；
就是最高明的猎手也只能苦笑，
承认他充当助手还颇有几招。

三十五

他的战利品不是矛、盾及锦旗，
而是飞跃，是兴奋，有时是一些狐尾；
不过我必须承认：虽然我的爱国心
使我在这方面很替英国人羞愧，——
但从本心说，倒与契斯特菲尔德
差不多，因为那儒雅的人有一次
在翻山越岭，不顾一切追猎之后，
转天就对“第二次”完全失去兴趣。

三十六

他还有一点与其他的猎人不一样：
不论怎样远途游猎，劳累了一天，
也不论起得多早，——那往往是在
公鸡唤出太阳，懒懒的白昼之前，——
在晚餐后，唐璜总能够聆听女人的
轻柔而流利的谈话而不打呵欠，
这很讨女人喜欢，由于有了知音，
至于是圣徒还是罪人倒不重要。

三十七

并且他神采奕奕，一点不疏忽，
遇到精彩的议论就显露一下身手，
不论人说到什么，他都可以推波助澜，
对时兴的题目更是听个没完；
他或严肃，或轻浮，但是绝不沉闷，
又只是心笑而嘴不笑——实在是个滑头！
就算你说错了，他也绝不揭开；
总之，没有人比他更会听人说话。

三十八

并且他还会跳舞；啊，凡异邦人都比
稳重的英国人更能在哑剧上
情词涛涛！——我的意思是，他跳得极好：
既有劲头，又有板眼，不越规矩，
这对于跳拍子当然是很重要；
他的舞步也不兴卖弄及夸张，
他绝不像一位芭蕾舞的舞师
那样作派，而是跳得如一个君子。

三十九

他的步子很老实，安静如处子，
他的体态舞起来透露着雅致，
如轻捷的卡米拉一踮脚而过，
丝毫不显费力，而且很自持；
他还很懂音乐，那鉴别力足以
让乐评家的稀奇见解无计可施。
啊，他的舞步典雅而丝毫不紊，
他看来多似波雷罗舞之神；

四十

或是像归多名画的朝霞女神
在晨曦前飘飞（只为那幅画
就值得专程赴罗马，尽管那名城
已没有古帝国遗留的精华）；
他的进退随意自若，带有一种
理想的优美，很少见到，更没法
加以描述；因为文字没有色彩，
使诗人及散文家也束手无策。

四十一

难怪他成为宠儿了，简直是个
羽毛丰满的小爱神，大受欣赏；
这是有一点娇惯了，但不非常显著，
至少他的心猿意马已被掩盖，
手腕真不错，女人都爱接近他，
不管她是贞洁的，还是有点放荡。
费兹甫尔克公爵夫人爱招惹是非，
开始让他尝一点调情的味道。

四十二

她是一个体态丰满的金发美人，
在那最高的、最高的社交场会上，
曾出过几冬风头，让人人颠倒，
流传的风流韵事可不少，我想
还是不说为妙，因为牵涉太多；
并且传闻或许有失真的地方。
她最近的计划是要摆个架式，
好捕捉普兰塔金内特爵士。

四十三

这位高贵的老爷对于公爵夫人
与唐璜的调情有点怫然，
但这种小小的越轨仅仅是女界
应享有的自由，情夫应该看开一点。
男人要给脸色，可是自找没趣！
那只会造成很不愉快的场面，
但这种局面对某些人却是难免，
如果他们专靠打女人的算盘过活。

四十四

内线人忽而微笑，继而私语、讥诮，
小姐们都摇下巴，太太们都皱眉头；
有的祈求事情别闹到不堪设想，
有的没想到竟会有这种女流之辈；
有的不大相信那些传闻竟然是真的，
有的大惑不解，有的显得很明智，
还有几位则真正的怜悯及惋惜
可怜的普兰塔金内特的境遇。

四十五

可奇怪的是，没有谁提到公爵，
通以常情，这对他总归有点关系；
的确，他不在这儿，而且据谣传，
他对他夫人的所为以及其时和地
都漠不关心；若是连他都能忍耐，
谁还有资格责备她的逢场作戏？
无疑，公爵夫妇是最好的配偶，
因为彼此不碰头，因此从不吵架。

四十六

呀，我何以说了这么一句伤心话！
阿德玲夫人，我的狄安娜女神，
心中燃烧着对美德的抽象热情，
开始以为公爵夫人做得太过火，
竟弄出这么坏的一招，使得她
深为遗憾，只好一边不很殷勤，
一边阴沉地瞧着女友的缺点，
对于这，大多数朋友都特别敏感。

四十七

啊，在这邪恶的世界上，有什么
能与同情相比？它最美是体现在
心灵和脸上，再配上悠长的长叹，
犹如给甜蜜的友谊扎上了漂亮丝带。
若没有朋友怀着好心来寻找
我们的不对，人类还有何博爱？
只有他会宽慰你：“凡事要三思！
唉，你要是早听了我的话，何至于此！”

四十八

有两个朋友给约伯忠告，
但仅一个就够了，假如你在困窘中；
天时不利，朋友绝对不会安然导航，
治病不成，而是索价高昂的医生。
因此，别为朋友的疏远而牢骚吧，
他们本来如同树叶，经不住秋风。
等到境况好转时，用不着你去找，
在咖啡店里就能结一批知己。

四十九

可这不是我的信条；假如它是，
倒免去我的几番心痛；不过我宁肯
痛，也不愿意躲在硬壳里，
像甲鱼般避开风浪的凶险。
因为人对于世界上能够忍受什么
或是不能忍受什么，顶好自己有所体验；
这能给敏感的人增加辨别力，
避免把他的海洋往筛子上倾倒。

五十

在一切可怕而又可恶的哀声中，
比夜梟的哀号和午夜的风声
更阴森的，是那句话：“我早就对你说过！”
发自友人事后的先见之明，
他们不告诉你现在应该怎么办，
只是曾经预言你终会一事无成；
固然你是违反了“良好的成规”，
却有了一长串掌故给你作安慰。

五十一

阿德玲夫人是安详而又严肃的，
这不仅限于对她女友的感情，
除非公爵夫人可以改弦易辙，
她相信后世不会给予她美誉；
唐璜也遭到了这严肃的评判，
不过对于他，还有一点纯洁的怜悯，
他的不谙世道，和他的年轻
（比她小六周）激起了她的同情之心。

五十二

她在年纪上占了四十天的便宜——
啊，她在岁数上可没有一点谎骗，
谁都可以去查阅贵族名册，
那里有生辰年月，不担心你推究，——
这使她有权以慈母之心来关心
一个年轻绅士是否交友不妥；
尽管她还不到主动求婚的闰年，
（让时光催老的女人才真叫可怜！）

五十三

可以推测她是在三十岁以内——
就算是二十七吧，因为对年龄
及美德都夸口的人，很少超过
这个，过了的也要重新算起。
唉，时间！为什么你跑在人的前面？
你看，你的镰刀已经全无效力！
修理一下吧，磨亮些，慢些收割，
免得你在人前越来越遭冷落。

五十四

可阿德玲离那种成熟的年龄
还远得很呢！（那熟味不管多么好，
也是苦涩的）她只是按着经验
而变贤明的，因为她饱谙世故，
一如我曾指出——可我忘了页数，
唉呀，我的缪斯最恨那前后参考；
总之，从那个二十七里减掉六，
您看，她在岁数上可算是很富有。

五十五

她十六岁便在社交界上露了面，
众口交誉，不知倾倒了多少人，
十七岁时，在那炫烂的海洋中，
仍是这新出现的维纳斯女神
风靡世界；到十八岁，尽管还有
一大群求爱者将自己整个的心灵
献在她脚前，她却已经答应
另一个亚当同去开创他的“乐园”。

五十六

从那以后，她灿烂地度过了三个冬天，
受着赞扬和膜拜，却一丝不苟，
连最好的预言家都疑惑不解，
因为她外表看来仍是很风流；
但是从这完美无瑕的玉人身上
连一些碎石片他们都敲不到手。
婚后她还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
去生了一个儿子——还有一次小产。

五十七

那照耀伦敦之夜的社交之星
成了环绕着她的痴迷的萤火虫，
可他们没有一种刺能让她受伤：
她的格调比花花公子要高一筹；
也许她想找个心灵的崇拜者？
但不论愿望如何，她做的端正；
无情也好，矜持也好，贞德也好，
只要女人正经，原因并不要紧。

五十八

我最讨厌追寻动机，一如我厌恶
主人手中总是拿着一瓶红酒，
特别是当座上政治谈得激烈，
让宾客们的喉咙都干得难受的时候。
我恨它，就象我恨风卷沙一样、
在路边扬起灰尘的一群牲口；
我也最恨桂冠诗人写的那引进颂阅，
或是一场争论，或是媚臣的“赞同”。

五十九

对事情挖根刨底很大煞风景，
因为那根底总是和泥土联系，
只要有一枝青绿可喜，谁还管它
是否为橡子所生？至少我不管。
谁要把一切举动都穷本追源，
那种乐趣可要招来心酸；
可在目前，这一切都无暇多顾，
请看奥森斯恩的隽语就行。

六十

阿德玲夫人有着善良的心意，
想给公爵夫人及那位外交官
免去一场精彩的戏（因为她看见
唐璜大约不会拒绝被牵着去表演，
外邦人哪里了解，男女的失足
在英国可与那不幸而没有陪审团
赐福的国度不一样！这儿的一纸判决
足以把你那弱点毕生都根绝）；

六十一

阿德玲夫人想出了一些好方法，
她以为，经过她的一番运筹帷幄
就可使这不幸的错误收住脚，
不过，她想的不免单纯得过头：
无邪的人连火坑都敢朝下跳，
况且在社交场合上，他们更是猛冲得
体会不到夫人所设的指示标，
（本来它的妙处就在于不露痕迹！）

六十二

她倒不是担心那最糟的一招：
由于公爵是位有耐性的丈夫，
不会一时冲动闹出笑话，
给离婚法庭上那上诉的一群
再添上一名；她担忧的首先在于
公爵夫人的魔力不太好对付，
其次是担心她和普兰塔金内特
吵起架来（看来他实在在恼火）。

六十三

谁都知道：公爵夫人最会耍手段，
在情场上不惜采取卑鄙的方法，
她属于那种纠缠不清的狐狸精，
对情人撒起娇来可没完没了；
若是无事可吵，她也会找个碴儿，
让你每天快快活活地不得清闲。
她是忽冷忽热，迷得人不舒服，
并且最糟的是，决不将你放手；

六十四

她足以把年轻人弄得神魂颠倒，
或者终于将他变成一个新维特。
因此，难怪好心人们最担心男友
受到女人的这种贞洁的网罗：
还不如干脆结婚，或者死了也好，
何必拿一颗心让女人去折磨？
三思而后行吧！在热劲上来前，
想想你这桃花运是不是真适宜！

六十五

开始，她由于热诚（那颗心确实不会故弄玄虚，至少自居清高）不时地将她的丈夫拉到一边，让他劝劝唐璜。于是，亨利带着微笑听他的夫人怎样真心地打算把唐璜救出那美人的牢笼。可他呢，像个政治家，或像先知，他的回答使人弄不清怎么回事。

六十六

他开始说，“除了皇家的机要，别人的闲事他一概不愿去干预。”继而说，“他不想从表面上看问题，要判断这种事必须要有依据。”三则呢，“唐璜的主意比胡子还多，他绝不致于被裙带牵着鼻子。”第四是，这是无须重复的格言：“给人以忠告从来结不下善缘。”

六十七

所以，无疑是要把上一句格言
再证实一下，他让他的夫人最好
听局中人的自便，不要多管闲事，
至少不要让人感到她是越俎代庖；
他说年轻人很少愿意作苦修僧，
唐璜的青春毛病自有时间去医治，
况且阻挠不成，会使人更受吸引……
但在这时，差人送来了一封公文；

六十八

亨利勋爵即所谓的枢密顾问，
所以要办公事必须去到书房，
一批档案有待于以后的史学家
详细记述他如何削减了国债；
这全部内容我不方便披露，
因为我还不清楚呢，请别见怪；
可作为简短的附录
在本诗之后和索引之前我将把它公开。

六十九

在走开以前，他又添上了一两句
小小的指点，及烂熟的亲热话，
那是由交际场铸就的流通货币，
虽然已陈旧，却还是没有更好的可花。
接着他打开函件，匆忙看上两眼
就走出，又顺便在门口亲吻她，
但那种吻不似是给年轻的妻子，
倒像吻着老姐姐那么不经意。

七十

他是个冷漠、善良且正直的人，
骄傲于他的门第及他的一切，
在国务会议上称得是一个好大臣，
那仪表又宜于率领百官的行列，
在为帝王祝寿之时，他佩上金星绶带，
高大而庄严，使圣上看得心喜。
这才是宫廷重臣的典范！要是我
当了皇帝，也要给他这个官职做。

七十一

但从整个看来，他有一点缺点，
至于缺的什么，我却说不上来，
也许是美丽的女人所谓的灵魂——
一定不是肉体；因为他的身材
匀称得像棵白杨，笔挺得像树干，
人能有这种相貌实在很棒；
无论是遇到战争或是谈情说爱，
他都能让自己保持着垂直状态。

七十二

但是我说过，他仍然有一点缺陷，
一种难以说明的“我不清楚是什么”；
我所知道的仅是：在古代也许
就是这引出了荷马的《伊利亚特》，
让海伦离开了那斯巴达人的床铺
而去到特洛伊的。其实就大致说，
墨涅拉俄斯远远优于那个鞑靼人，
然而，有些女人就是这样背叛了我们。

七十三

这真是一件让人们纳闷的事，
或许我们得像忒瑞西阿斯那样，
亲身由男变为女，或由女变男，
这样才能知道异性愿意如何被爱恋。
感官之乐暂时将我们联系起来，
而多情的心灵则全无感动，
要是这两者合在一处，
谁也难于驾驭那半人半兽的怪物。

七十四

异性总是在追寻使心灵
面面都惬意的东西；呀，这真难！
怎样才能填满那心灵的空虚呢？
问题就在于此：这正是女人的缺陷。
脆弱的小船里没有一张航海图，
听凭风浪东吹西吹，漂流而前。
而在饱受震动后，她们上了岸，
奇怪的是，那多半是岩石一片。

七十五

据说有一种花名叫“闲情爱意花”，
 开在莎翁的永不凋谢的亭园中
（我挺不愿把他那伟大的描述
 歪曲，以致触犯他的天灵；
除非被韵律逼得无路可走，
 没办法不得已而把他的一花一草触动）。
我很想学卢梭的样子，叫一声：
“那是长春花！”可这儿的的花的确不同。

七十六

终于有了！我知道了！莎翁所说的花
 并非指爱情是闲散得没劲；
而是说在爱情里，闲散是一个
 好助手：我这样猜也并非没有原因，
因为“忙碌”一直都是一个坏媒婆，
 你们的忙人难得有时间去谈心；
在今日，忙于淘金的阿葛船员
 已不再将美狄亚载运到自己的家园。

七十七

荷拉斯说过：“闲散的人有福气”，
诗人的这句话我是不敢苟同；
他还说：“从交游而知其人”，
或许更合乎劝人为善的旨趣；
不过，连那句话有时也太过分，
除非良师益友才能长久不分开；
因此，我甘冒大不韪，提出：
不分贵贱，有事做的才最幸福！

七十八

亚当宁肯舍弃乐园来种地，
夏娃呢，则用无花果叶缝制衣裳——
这是教会从知识之树接受
最早的知识，至少我是这样理解。
自那以后，也不需旁征博引，
男人、尤其是女人的大多悲伤
都是由于没有把一些时间
好好地利用，以备日后安享余年。

七十九

所以上流人士的生活往往是

可怕的空虚，一系列由欢乐构筑的痛苦，
每个人得变着花样折腾自己。

让诗人去歌颂“满足”吧！但“满足”
要是翻译出来，就腻得败兴，

因而产生了感情的不幸事件：
忧郁症啊，蓝袜子啊，言情小说
被依样画葫芦般搬入了生活。

八十

我敢发誓，我读过的言情小说
向来比不上我亲见的风流韵事，
如果把我们目击的都写了出来，
世人也不会相信是真有其事；
我倒也没有这么打算过，我了解
有些细节最好不要公之于众，
特别是当它看来有些像说谎时；
因此，我讲的只是节略的情况。

八十一

“一只牡蛎也会单相思呢。”为什么？
因为它总闷在壳里没事可做，
有时在海底孤寂地叹一口气，
与关在禅房的修道僧也差不多。
谈到修道僧，唉，他们虔诚的心
总觉得和懒散的生涯不合适；
所以，用天主教教义培养的蔬菜
总是很容易退化枯萎。

八十二

韦伯弗斯啊！你这黑暗世界的救星！
你的功绩真是笔墨难言；
阿非利加的华盛顿予以一击
使一个庞大的魔影无影无踪。
但是还有一件小事要麻烦你
找个日子动动手，也好改正
那另一半世界之世道人心；
你解放了黑奴——但是请囚住白人！

八十三

关上那秃顶的暴徒亚历山大！

再把那“神圣的三位”作为黑奴卖掉！
要教会他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
问问他们当奴隶是何味道？

把每个尊贵的玩火英雄关起来，

他们吞火却不收费（因为付钱太少）；
关起——不，不关国王，要关闭御花园，
否则又要浪费我们几百万元钱！

八十四

关上全世界吧，但把疯子放出来，

其结果呢，你或许会吃惊地看到
世道照常运转，与如今自称为

头脑健全的人治理得分毫不差。
只要人类有丝毫理性，我就能够

证明这话绝对不是胡扯；但在得到
那样的杠杆以前，唉！我只好能
似阿基米得，掀不起这个世界。

八十五

我们温和的阿德玲有这样一个缺点：
她的心尽管是一座华丽的大厦，
却很空虚；她的品行白璧无瑕，
是因为她还没看到有什么能占据它。
一颗摇摆不定的心很容易触礁，
自然啦，它不及坚强的心更有办法，
但如是后者自取灭亡，那就会
让内部像地震一样，整个坍塌。

八十六

她爱她的丈夫，至少感觉如此；
可那种爱情是她有意的努力，
仿佛推石上山，凡是感情逆着
本性而为时，那总归一种劳役。
可夫妇间没有吵嘴或者风波，
她没有什么能够抱怨或挑剔；
他们的结合使大家无不称赞，
又恬雅又高贵——只是稍微冰冷。

八十七

他们的年龄相差不大，但脾气
却很是不同，但是他们从不冲突，
如同同属一个星系的两颗星，
或是像罗纳河水流过那莱蒙湖：
只见河水汇集湖水而又有区别，
它自成为一条蓝色的激流冲入
那安详、平静、平滑如镜的湖面，
静得似要把河水孩子催眠。

八十八

现如今，既已对什么产生了兴趣，
不管她怎样骗自己说没有心病——
说她的本意是最崇高、最无私的，
热烈的关心可是危险的事情。
好感的程度不是人能所预料的，
并且它越来越多地涌入她心中，
特别是开始，她对他的心意很淡，
那印象就更涌来得肆无忌惮。

八十九

到了这时，她又有双重性格

在思想中作祟：这魔鬼也有双重名称：
对于英雄啊，帝王啊，航海家啊，
要是成功了的话，就叫它作“坚定”，
但也可能当作“顽固”加以责怪，
如果那人物已没有福星相照。
连道德评定家也难以定性
玄虚的品德的准确范围。

九十

如果拿破仑滑铁卢之役得胜，

那就是“坚定”；可如今他是“顽固”。
难道这一切全凭事态来选择？
究竟如何做是对，怎样做是错？
如果人能辨明，我倒想请教
贤明的读者把这界限给定出。
我现在仅仅是读到了阿德玲，
因为她也算得上一个巾帼英雄。

九十一

她不了解她的心，我又怎么能够理解她的心？

我想，那时她并未爱上唐璜；

如果爱的话，她也有足够的毅力

避开这种陌生的冲动安然无恙。

她对他只是觉得普通的同情

（我不想说那是真的还是假的），

因为她认为这异邦之人身处险境：

这是他们的朋友呀，又如此年轻！

九十二

他是他的朋友，至少感觉是这样，

这里绝不夹杂那友情的喜剧——
浪漫的柏拉图主义；可叹有人

从法国或德国那里学会了男女交往，
就经常被它引到“纯洁的”一吻！

可阿德玲可不至于像那些士女
如此糊涂：她只尽女人的本性
保持一种女人对男人的交情。

九十三

毫无疑问，男女之间具有吸引力，
好比在亲族间，一种骨子里隐晦
而表面纯洁的感情植根在血缘之中，
让这种亲昵关系更和谐而优美。
老实说，要是能不受情欲的诱惑，
而你的心意也完全由对方领会，
那世上真没有什么比得上女友，
又何必非得谈情说爱，自讨苦吃？

九十四

爱情本身就包含“无常”的因素，
呀，论它的本质怎么能不是这样？
凡激烈的事物总是稍瞬即逝，
这亦可见于一切自然的景象。
最狂暴的事物怎么能够稳固呢？
谁愿看闪电不断地闪在头上？
我想，爱情的名称就足可说明：
因为是“温柔的感情”，所以就不能稳定。

九十五

唉，我了解到，凡情海中的过来人
都对自己的钟情有点儿悔恨，
这也难怪，原来就是这种热情
将所罗门也变为可笑的蠢人。
我也听到一些太太有口皆碑，
真乃贤妇的榜样（别忘了婚姻
可以让生活最苦涩或最甘美），
却至少可以使两个人一辈子都受罪。

九十六

我也看到有些女友（说来奇怪，
然而却是真的：有机会我可以证实），
不管你命途如何多舛，即使在海外，
她们却忠贞不渝，远超过爱情；
在我受到迫害时，她们并没有
疏远我，也不被流言蜚语所影响；
不论社会这毒蛇是怎样的响尾蛇，
她们仍然为我而战斗，至今不辍。

九十七

至于唐璜与那贞洁的阿德玲
在何种意义上成为了朋友，
我想最好留待以后再去研究；
目前，我倒喜欢找一个借口
将这事悬起（因为这样效果好），
让担心的读者急得抓耳搔腮。
这是最好的办法让书和女人
犹如装上诱饵，到处招引神魂。

九十八

至于他们是骑马呢，散步呢，或是
学习西班牙文以便阅读《唐吉诃德》，
结果让其他的乐趣都退避三舍，
以及他们的交谈是所谓的“亲热”，
还是高雅的呢，这都须听下回分解，
也就是要留待第十五章再谈。
到时我多半要写些中肯的话，
让读者知道我也有我的才华。

九十九

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所有的人
先不要对后来的事情妄加猜测，
那样只会让这位美人和唐璜
生出误解来，尤其是对于唐璜。
在这篇讽刺的史诗中，我决定
用比过去更严肃的态度去写作。
目前还看不出阿德玲及唐璜
会沉沦，如果会，那可是场灾祸。

一百

可大事起于细因：您能否想到
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那种会把
男人和女人带到毁灭边的
危险的感情，起因竟是如此浮泛？
谁想得到就是它，竟然也促成
一段浪漫的儿女情长的佳话？
您绝对猜不出，我敢拿百万打赌：
那都是由一场台球戏而引发的！

一百零一

真奇怪！但是，千真万确；因为现实
总是很离奇的，荒诞甚于小说。
若是真能把它写出来，小说界
将会大放异彩！而世界也会变得
迥异其趣，你会看到许多美德
和罪恶交换位置！旧日的景色
原不逊于新世界，只须有哥伦布
能为我们指出人心背面的新大陆。

一百零二

那时就会发见：在人的心灵之上
净是荒凉的沙漠和漆黑的洞窟！
显要的人物均以自私为中心，
他心灵之北极更有无数冰层！
十之八九都是吃人的猛兽，
反而把王国控制在他们的手中！
如果凡事都有它正确的称谓，
凯撒也必会将“荣誉”当作耻辱。

第十五章

—

唉！——我把该接续的话竟然忘记了；

可不管下面我要说的究竟是什么，
总不失为前瞻或回顾，也与那
失踪的游思不请自来相似。

我们的生活逃不掉一声感叹：

或者“唉！”以表悲苦，或者“噢！”以表快乐，
或者“哈哈”一笑，然后打个呵欠，
不然就是“呸！”——或许这倒是最自然。

二

可事情倒更像一阵昏迷，

或是一声痛哭——多少是热情的象征，
与厌腻恰恰相反，因为一旦腻了，
我们希望的泡泡就消失在大海上。

啊，大海用水画出了永久的轮廓，
或是永久的缩影（我是这么想）；
它使我们的灵魂感到愉快且满足，
因为看到了难得见到的事物。

三

然而这一切都胜过闷气不吭，
将一口怨气留在肺腑间变腐，
脸上却永远戴着若无其事的面罩，
将天性变成了矫揉造作的艺术。
无人敢于直说什么是最好
或最糟；“虚伪”总是把一角留出
为她自己；因而，荒诞不经的事
反而到处通行，不常受到驳斥。

四

唉，谁能明说呢？或者，不需直说，
谁能记不得自己热情的受挫？
连借酒浇愁、以忘记一切的醉鬼
次晨对镜，仍是看到一个愁魔。
他徒劳在忘川中浮游了一阵，
却没法把他的心悸或悲哀沉没；
他手中的红宝石酒杯饮至完，

给他留下了时漏最差的沙粒。

五

但对于爱情，噢，爱情！——我们又得
谈一谈阿德玲·阿曼德维夫人，
这好听的名字谁不想读它？
难怪它给我的笔增添了谐韵。
在芦苇的叹息里含有一种天籁，
在溪水的奔流里有切切低吟，
只要你是知音，万物都包含有音乐，
地球仅仅是天体的一个音阶。

六

可敬的阿德玲夫人人人都敬仰，
现在却有些不太可敬的危险；
因为异性的意志，大多都不坚定，
唉！事实如此，我竟然也无法偏袒。
她们如斟出来的酒，非常不同于
瓶上的标签；这是我擅自论断，
绝不打赌；而有时候，酒和女人都乱掺和，除非是年代久远。

七

阿德玲，一种最纯的佳酿，
或是从未掺和的美酒，而且看来
灿烂得如新铸出来的拿破仑币，
或者如嵌金的钻石那么光彩，
这一页使得“时光”不敢印上岁月，
所以“自然”也可能不向她索债
（唯有这个债主才是真正的好运气：
凡是欠它的无还不起）。

八

死神啊！你是债主中最逼人的债主！
你天天在叩门，开始敲得还轻，
仿佛是小商人来到了豪门富户，
想凭暗道遇上神气的负责人，
可是却常碰钉子，终于不耐烦了，
就气急败坏地将门敲个不停；
如果放进来，你就分文不许少，
不付现钱，也须给银行的支票。

九

不管你将拿去什么，请暂且留下
可怜的美色吧！她是稀世珍宝，
固然偶尔她会偷偷地有违闺范，
但岂不因此你更应该稍存厚道？
瘦骨嶙峋的饕餮者啊！你掠夺了
多少邦国，也应该稍稍讲究礼貌：
因此，请压一压女人的一般小毛病，
随便抓走英雄吧，随老天高兴。

一十

美丽的阿德玲既然感到了有趣
（如人们所说），就会变得更加坦率，
因为她不和某些人一般一见钟情，
高贵的教养让她不屑于表白
这种感情（这一点现在不须提起），
她只无邪地将头和心献出来
去充实她以为是纯洁的情谊，
若是对方也值得她这番心意。

一十一

唐璜过去的历史也曾经被“谣言”，
那活的公报，加以歪曲地传播；
她虽有耳闻，可女人对于这些过失
可比严厉的男人较为心平气和。
况且，他自到英国以后，行为
更端正了，也更显现出男人的气魄。
因为他与阿尔西拜阿底斯一样，
无论走到哪里，都学会适应情况。

一十二

他看来似乎并不急于勾引女人，
所以那仪态就更是潇洒风流；
没有一丝矫揉造作，孤芳自赏，
或纨绔子弟情场卖弄的派头；
使人一览无余的是自我炫耀，
他绝不以爱神自居，似乎在夸口：
“谁可以拒绝我的魅力？”这一切成全了
花花公子，但并不是做人之道。

一十三

人们错了——那样做是不对的；
如果他们说实话，就可以证明。
无论对错，唐璜可不这样，
事实上呢，他有其独特的作风：
你绝不会怀疑——他的诚恳，
至少当你对面听着他的谈话。
魔鬼无论也找不出一支利箭
能比甜蜜的音调更进入心坎。

一十四

他天生温存，一开口就能打消
你的疑心；尽管他并不是胆小，
他注意的是保护自己，
而不是让你提防他的什么花样。
或许我这么说有失公允：
“谦虚”本身就是它自己的酬劳，
与美德一样；只要不是自命不凡，
那将来这里有说不完的好处。

一十五

他安详，涵养好，明朗且不张扬，
能奉承人且又不露痕迹；
对在场人的弱点看得很清楚，
可在谈吐中绝不显露这一层。
遇见傲慢的人他也毫不示弱，
但做得有分寸，使对方知道他胸中
有数而已：他不想和人争长短，
既不居于人下，也不向人使气焰。

一十六

也就是说，对男人如此；而对女人，
他就凭她们随意想他是什么，
幸好她们的想象力非常丰富，
只要外貌的轮廓大致看得过，
她们就让其涂满了色彩，——实际呢，
智者一语即足。不管什么景色，
只要一经她们的幻想渲染，那一定
要比拉菲尔的“变容图”更加灿烂。

一十七

阿德玲看人虽不能入骨三分，
却喜欢以想象的色彩给人涂上；
好人常常会可爱地犯这种错误，
连智者也难免：这已屡见不鲜。
经验虽然是大哲学家，可他的
处世术说穿了实在并不怎么样。
自以为智的常常是受迫害的圣贤，
竟让人忘记有蠢人存在于世。

一十八

伟大的洛克、培根、和苏格拉底啊，
我说的可对？神圣的基督，还有你！
你的命运岂不就是被人类误解，
你纯净的教义却成了万恶的掩护？
你救的世界只落得让盲从的人
来糟蹋，这可算对你的劳苦有所酬报？
这种可悲的事例真是一语难尽，
只好让各族人民扪心自问。

一十九

我在景色万千的生命大海中，
只选了一个卑微的海栖身，
我不大在意人们所谓的荣誉，
而是着眼于使用什么材料塞进
这篇故事里，也不管是否合适，
我从来不搜索枯肠，半日苦吟；
我的絮叨就仿佛是我在骑马
或是散步时，和任何人的随意谈话。

二十

我不知道在这乱弹的诗中
是否能够表现新颖的诗才；
但它却颇有谈锋，可以让读者
每次愉快地消磨一小时。
不管如何，在这篇毫无规律的
韵律中，你不会看得到一丝媚态；
我只凭意兴所至，写出那
在我脑中映现的旧事或新话。

二十一

“马索总是想将话说得面面俱到，
然而有时说得好，有时说得一般，
有时说得坏。” 第一点凡人做不到；
说好话倒是需要，不论你是悲伤
还是快乐；说平常话则太不容易，
至于坏话呢，那可是我们天天讲的，
也天天听的，——把这一切合起来，
就是我的缪斯想拿给您的献礼。

二十二

一个卑微的希望！——可谦卑本是
我之所长，一如骄傲是我之所短。
我要扯下去了：我原想将这篇诗
写得很短，可如今确难以估测
它要泛滥到哪儿。无疑地，假如我
是想迎合批评家的口味，或是欢呼
任何一种专制的夕阳，那我必会
大大删节，——可我生来偏爱的是反对。

二十三

而且总是爱站在弱者的一边；
因此我坚信：在今天颐指气使
骄傲不可一世的人，假如垮台，
因为“每条狗都有得意的日子”，
虽说起初我不免要嘲笑一番，
我终必又要转个向，重新发誓，
一变而成极忠诚的保皇党派，
因为民主派做皇上也会遭我恨。

二十四

我想我本来会做一个像样的丈夫，
要不是我被人看出过于优柔；
我想我会矢志于作一名修道僧，
要不是被我特有的迷信所掣肘；
我本来不应苦苦地来舞文弄墨，
让韵律碰破了我及普利申的头，
更不应该扮起了诗人这个丑模样，
若不是有人叫我别干这一行。

二十五

可随它去吧。我要歌唱的是骑士
和淑女，依照这时代所显示的那般；
初看，这似乎无须由朗吉那斯
或亚里斯多德给予自由的翅膀，
问题只在于要用自然的彩色
来描绘不自然的习俗及风尚，
当然还要不失其正常的比例，
并使特殊具有其普遍的意义。

二十六

不同的是：在古代，人形成风尚，
而今却是风尚成了塑人的模子，
全社会如一群被管束的绵羊，
无人幸免地被剪掉羊毛？
这自然会使作家们感到寒心，
因为他们或者被迫重新写一次
那已经被前人精彩写出的古昔，
同时写着乏味的拟今主题。

二十七

我们将因此而尽力而为，——前进吧，
缪斯！假如不能高飞，就拍翅膀；
庄严不了，就耍花腔或是板起脸，
要人所发的文告就是那般。
我们总会找到值得研讨的东西，
要知哥伦布的船也并不堂皇：
他凭着小桅船而发现了新世界，
而那时美洲不过是原始的林野。

二十八

善良的阿德玲越来越觉到
唐璜的优点及他危险的处境；
总之，她对于他怀着强烈的关心，
或许由于一种新鲜的感情，
或许由于唐璜的天真的作派，
可惜天真最容易被天真勾引！
她开始思索方法来拯救唐璜，
因为女人行事从来不中途徜徉。

二十九

她对忠告颇为热心，就像有的人
经常把它白白送出，无偿收进，
尽管这种货物有时代价很高，
它的市场价格却依旧是“毫不感恩”。
她将唐璜的事情想了两三遍，
最后决定：对待道德的最好的环境
就是结婚；这个议案一旦通过，
她就正式规劝唐璜应娶个老婆。

三十

唐璜对这个意见十分尊重，他说：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本很合理，
但是，在目前，鉴于他的情况，
对这种事情尚不能操之过急。
因为对他来说，还不曾有一个
意中的人，也未见有谁对他中意。
并且，每当他遇到一位想与她结婚的姑娘，
却不幸发现，她已经早嫁了人。

三十一

女人最爱插手作媒这件事，
首先当然为自己寻找一个婆家，
然后就去忙女儿，弟妹，远亲和近邻，
好似把书本都得依次排上架。
其次呢，就是张罗一般的那种婚姻
（股份公司敛财也是这种作法）；
自然这总不算是罪过，恰恰相反，
她们的动机恰是防患于未然。

三十二

我还不曾见过一个贞洁女人，
（自然未婚的小姐，不嫁的情妇，
或已婚但反对结婚之人除外）
不是常常在脑中描绘着一幕
两位一体的婚姻生活的戏剧，
并且结合得极严，无论在床铺
或餐桌，好比戏台也要严守三一律，
尽管结果不是闹剧就是哑剧。

三十三

这种家庭常常有一些座上嘉宾，
若不是独生子，就是一笔财产
唯独的继承人，或者是名门之后，
不管严肃的乔治，快活的约翰，
正忧虑后继无人，那高贵的世承
眼看就要完，除非用婚姻来扭转
这种情况以及他们的道德；何况
主人又有一批现成的待字小姐。

三十四

在这一批里他们会仔细选择，——
有的要阔小姐，有的要俊模样，
有的却要一个看得过去的女歌者，
有的只要能操持家务的就满意；
有的碰上了无法拒绝的对手，
她一生唯一的成就一生的战利品；
又有的只为女的亲戚是显贵，
还有的只因她的为人无可厚非。

三十五

拉勃在美洲开辟了一个和谐村，
他的和谐村却不准男女结婚，
（可奇怪那村子却蓬蓬勃勃，毫无差错，
由于它按照物产多少而添丁；
绝不允许有人失于计算，胡乱地
对天性的要求都是有求必应。）
为什么将婚姻甩掉才能叫“和谐”？
这准会问得那神父无法回答。

三十六

因为他将婚姻与和谐离异的原因，
不是嘲笑和谐，就必然是讽刺婚姻，
不知他是否是在德国学来的这一套，
听说他那教派的道理可是很深，
比我们这儿的都更纯洁和虔诚，
尽管是我们这些教门繁殖更甚。
我反对他的称呼，而不是反对那教规，
虽然我奇怪它怎能持久而不辍。

三十七

但与拉勃相反，也不去管马尔萨斯，
我们却有些热心支持生育的太太，
她们都是婚姻艺术的老师，对“繁殖”的
雅致的一面无不加以热忱的关怀，——
实话实说，这儿繁殖的速度真是要命，
以至那产品的半数都想移向国外！
这都是热情及马铃薯所造成的孽，
正是它们难住了我们的经济学！

三十八

阿德玲是否不曾读过马尔萨斯？
我不知道；希望她读过。他的书
是第十一诫，我理解为：
“汝勿婚配”，除非是配上了富家。
自然我并不是想讨论他的见解，
也无意推敲这大作家的意思：
可无疑，他叫人走上禁欲之路，
或要把男女结婚变为算术。

三十九

或许，阿德玲认为唐璜能够养家，
或能另起炉灶，如果夫妻反目。
这种事情本来是在两可之中，
通常是：新郎“新”不了几天工夫，
总会在结婚之舞中悄然后退
（这对于画家倒是个新鲜的题目
可与霍尔本的《死亡之舞》媲美：
本来这两种舞没有什么区别）；

四十

可阿德玲已经在自己的脑中决定
让唐璜结了婚：这对女人倒足够；
但是和谁结婚呢？和贤明的书虫小姐？
生硬小姐？缺陷小姐？不然与风头
小姐，男人通小姐，或是金褥两姊妹？
可她觉得唐璜应该有较好的配偶，
自然这些婚配也都说得过去，
只要上好发条，仍会像表走下去。

四十一

有一位池塘小姐是位独生娇女，
恬静如夏日的海，真是女性榜样！
她像凝乳一样安详，——可若撇一下，
却多半会有酸奶及水翻上泡沫，
并且底下仿佛蓝绉绉，但这又
算得了什么？只有恋爱才会暴烈如火！
而且婚姻的岁月总应该极力安详，
何况它若患结核，恰好以牛奶调养。

四十二

有一位惹眼的暴发户小姐，
又阔又泼辣，打扮得十分俊俏，
她曾醉心于一颗金星或蓝绉带，
可不知是否英国的公爵极稀少，
或是她没有弹对意中人的心灵之弦，
我们的贵族一个也没被抓到；
结果她迷恋上了一个外国的小兄弟，
是俄国还是土耳其——这倒没有关系。

四十三

此外尚有——但我何必提个没完，
如果没有一位适合他的条件？
不过，的确有位仙灵般的小姐，
出身高贵，但较一般贵人好得多；
那是奥罗拉·瑞比，一颗新的明星，
人世由她来照耀只嫌太过生色：
这可真是一块未经雕琢的美玉，
或是含苞未放的玫瑰，鲜艳欲滴。

四十四

她富有而高贵，但是却是个孤儿，
一直受着善良的保护人的扶育，
可她的脸上却仍带着孤凄的神态：
唉，骨肉究竟非等闲！那已被死亡
掠夺的亲人和感情去哪里去找？
可惜我们活下来只为伴着凄凉
慢慢枯凋在举目无亲的高楼里，
而我们的至亲之情已经埋在荒郊。

四十五

她年纪弱小，容貌更显年轻，
然而在她那忧郁的、天使般
闪耀的目光里，却自有一种高贵尊严，
她焕发着青春，深沉而又光耀；
似乎她处于时间之外，怜悯
人的衰亡，为人的堕落而悲哀，
又好象她坐在伊甸的门旁，
为了别人的不能复返而忧伤。

四十六

她还是个天主教徒，虔诚，严肃，
尽她的心，所允许的程度；
那衰落的信仰受到她的加倍支持，
或许正是因为它的衰落。
她的祖先曾经骄傲于他们的业绩
名震万邦，并且从不让自己匍匐
在异教之前；她既是最后一枝，
她也严谨地保持了这种门风和信仰。

四十七

她看着一个她不太理解的世界，
因为她原本不想懂它；与花一样，
她静静地生长，沉默且又孤独，
得安祥地生活在自己的园地里。
人们对她的爱慕挟合着敬畏，
她的心灵好比殿堂中的女王的心灵，
远离人群；它坚强得足以自傲，
奇怪她这么年纪小小就能如此！

四十八

事情竟然这么巧合：在阿德玲的
芳名录中，奥罗拉刚好被漏掉，
否则无论以门第或是财富而言，
她在那群丽人中均名列前茅；
并且她的美似乎也不应该成为问题，
我相信人们看了她的容貌，
更会感到她的优点俱备，
值得绅士们来将良缘匹配。

四十九

这种漏掉犹如泰勃瑞阿不让
勃鲁托斯的胸像在仪仗队伍中
出现一般，使唐璜不禁奇怪，
他就半真半笑地提到这一点。
然而阿德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呢，
带着厌恶、甚至是高傲的神情：
她不明白“那个冷漠、呆板的小孩
有什么优点会让唐璜看中她”。

五十

唐璜却说：“她比较合适，因为与他
信仰相同，也是一名天主教徒；
他也相信他的母亲将会很难接受，
教皇也会将他驱逐出教，假如——”
可阿德玲这时已打断他，她好像
特别自诩可以有独特见解灌输
给别人似的，又将自己的高见
照旧一字不变地说了一遍。

五十一

为什么不呢？一个有理的原因

如果是好的，重复一下并不会变坏；
如果是坏的，最好的方法是把它

不断申述：言简意赅才会让你失败！
而不厌其烦地说个没完，就准可以

说服一切人（就连政治家也不例外），
这也就是说，让人听得太心烦。

可只要达到目的，何必在乎手段？

五十二

阿德玲为什么竟会有点偏激，——

这确实是偏激，——对一个纯洁得
无可指责的人，并且论体态、面貌，

又这般妩媚的人，竟有点冒火？
唉，这对于我真是一个难解之谜，

因为阿德玲的天性本来极洒脱；
可天性总是天性，它任性起来，
我可没法能一一解开。

五十三

或许她并不喜欢奥罗拉的冷静：

本来，对浮华世界的这些泡泡
似她这么年轻就应该赞赏不已；

世人，也包括女人，我们可说，
感到最难忍受的，莫过于发现，

他们的天才竟受到这般的冷漠，
就如凯撒对待安东尼；因为有少数人
却以十分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他们。

五十四

她并不是羡慕——阿德玲一点也没有，

她的地位，她的心灵，使这不可能；
也并不是轻蔑——请想一想吧，她的缺点

顶多不过是叫人抓不着把柄；
更不是嫉妒，我想——可我们最好

别将人类的这种鬼火来追踪；
她也不是——唉，我本不须这么的噜嗦，
但说“不是”比说“是”要简单得多。

五十五

奥罗拉根本想不到自己成为了话题，
虽说她当时也正在那儿做客；
那场合真好比是锦绣青春中的
灿烂之川，而她就是此中的一波，
即使是美丽和无污的纯洁，也必流逝，
在起浪处也会被时间照得闪烁。
如果她知道这事，她也会淡然一笑，
因为她稚气太多——同时也太少。

五十六

阿德玲的光艳及凌人气派
没有迷住她的眼睛；在她看来，
她的华彩仅仅是萤火而已，而她要
朝星空去追寻更崇高的光芒。
唯有唐璜她还猜不透，因为她
对于方外的世界还不会估测；
但是，她并没有被这流星的光
所炫惑，因为她从不惑于外表。

五十七

至于他的名声呢，因为他的确有
那常常叫女人上当的名声；
那是一团光荣的火，由半损的
美德与完整的罪恶混合而成；
错误越出了常规更让人神往，
蠢笨打扮得光彩也更引人入胜：
可这一切并没有打动她的心，
她的冷峭或自持是这样的惊人！

五十八

唐璜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性格——
她不凡，可并不像他那失去的海黛，
她们在各自的世界里闪着光芒；
那海岛的姑娘出生于孤独的大海，
她全然是自然赤子，天生热情
甚于沸腾的海，却也热诚、可爱；
可奥罗拉的特点却完全不是这些，
她们如鲜花和宝石那样有别。

五十九

在做出这么一个伟大的比喻之后，
我想我们可以将故事叙述一下，
正象司各特所说过的：“我已吹响了
进军之号了！”啊，司各特！他的才华
让人望尘莫及！他所描写的那些武士、
农奴、贵族、人，拔艺超群，生动如画，
他能够像莎翁或伏尔泰那般传神，
至少他已让两者之一后继有人。

六十

我说过，我要用我手中的不才之笔
来浮光掠影地描写虚荣场，
不论世人爱不爱读，我的作品
绝不因为求得市场而轻饶那浮华世相；
唉，谁知我的缪斯因为这幅画
而不知得罪多少人！本来开始我就想
大概会如此：现在果然群情愤然，
但是我却仍不失为像样的诗人。

六十一

阿德玲与唐璜举行的的会议或议会
（因为它很像近来议会的收场）
既融洽但又有一些甜中带酸，
这只怨阿德玲的心意太乖背；
但在这情况进一步好转或恶化以前，
银铃响了！倒不是宣布“晚餐齐备”，
请人更衣的前半小时，而是指就餐，
尽管女人穿的少得无法再脱去。

六十二

伟大的事业在餐桌上进行着：
人们以大盘作为盔甲，挥动着刀叉
进行战斗；可自从荷马史诗以后
（其中宴会的描写不比其他的差），
没有哪个缪斯能给现代的筵席
开一个菜单！说实话，在那些汤呀，
作料呀，青葱呀里所藏的神秘
远远多于女巫、娼妇或医师的玄机。

六十三

有一种解美的“好主妇汤”，天知道
从哪里来的名字！还有一种比目鱼
可以让塞得太饱的人换换口味，
吃完后再调换吃培里柔式的火鸡；
还有——唉，瞧我这个俗人！我怎能
把这讲吃的一节诗给敷衍过去？
还有鲂鱼，能够配包弗味的汤，
之后用猪排换胃口，那就更美妙！

六十四

可是我却得把一切好味都塞进
一场盛宴中：因为假如我写得
拖拖拉拉，恐怕我的缪斯会不免
比人所抱怨于她的更加噜嗦。
但她虽然爱享乐，我却必须指出：
口腹之娱却不是她的大罪过；
也需要端些茶点，这故事确实，
好给人提提神，以免她会太疲倦。

六十五

孔台味的野禽，外加上几片萨门鱼，
再配上日内瓦的酱油，及鹿肉腰，
还有酒——啊，能再把阿蒙之子喝死
如他那种人我希望能日益减少；
还有光滑的维斯特菲利亚的火腿，
足能让阿比歇斯也颂扬那种味道。
并且还有香槟酒的气泡在澎湃，
好似克柳巴的珍珠在酒里化开了。

六十六

另外还有天知道什么的德国菜，
什么西班牙菜，野禽肉之馅饼，
香辣肉，及其他我也不懂的美味，
却都是一见就得吃，不管怎么撑；
另外还有些甜食小品，闲来抓一些，
可以缓和一下灵魂，让它安定；
还有松露味道的鹧鸪肉，盖上一层
“卢古拉斯的红袍”（这就是名气）。

六十七

英雄额前的花冠怎会能比得上
这些肉呢？那早成了碎片或是灰尘。
那凯旋门和战利品而今安在哉？
哪儿是无敌战车的胜利进军？
呜呼！都到了胜利终须去的地方，
与饮食同归，再远我也不须追寻。
啊，但你们这些玩弄炮弹的现代英雄，
何时鹧鸪也能蒙受你们的美名？

六十八

那些松露并不是太坏的陪衬，
尤其是还跟上来“爱情的陷阱”，
这道菜的作法可能会很不一样，
要看每个人愿怎样去烹饪；
如照最上乘的法规，则它必须是
有鱼也有肉，那样味道才最美。
即使缺甜酱，仍然可以肯定
还不停有人啄食那个小陷阱。

六十九

我的头沉迷在了伟大的沉想里：
有多少才能在两道菜上发展！
制造了消化不良的那许多公式
决非我目前的算术所能演算。
自从亚当以苹果作为食物后，
谁想得到烹饪竟变得这样烦难？
它竟从人性的普遍的需求里
一变而成学术，且另有一套名称！

七十

杯盘叮当作响，嘴巴哆个不停，
就餐的显贵们一路吃得痛快，
太太及小姐在饮食上显得比较斯文，
东尝西品，少得连我也说不出；
年轻人也这样，不敢像成年的老将
可以在口腹之娱上大展宏图，
而是很少想到吃，且比较注意
身旁哪个娇人的莺声燕语。

七十一

唉，还有许多菜我都必须略过去：

什么“野味”、“烧烤肉”、“牛肉茶”、“肉菜浆”，
这些法文字音都是多么清脆悦耳，

我们那浊重的“烤牛排”可是无法比；
在这里，连一根排骨都不便提起，

“就连肉炒卷心菜”也会破坏诗之流畅：
这些我都吃过，可惜都须放弃！
甚至也不能素净地写一下“山鹑”。

七十二

还有水果啊，冰淇淋啊，小吃啊，

及一切把自然精工巧制成的美食，
都是为了 gôût（口味）或 gout（痛风），

在就餐之前，您取那法文最为合适；
可在餐后，您的肠胃有时倾向于

证明那朴素的英文字倒更贴切。

您是否有痛风病？我没有得过——

然而可能的：您也会怕得它吧，读者？

七十三

啊，朴素的橄榄，美酒的良伴，
道也得在我的菜单里略掉？
是的，都要割爱了，虽然我曾在
西班牙、卢加、雅典，对它极喜欢；
在苏尼阿或希梅塔的山巅上，
我经常有幸用它来佐吃面包，
而且席地而坐，和戴奥金尼相同：
本来我的一半哲学就是以他为源。

七十四

面对这缤纷杂陈的鸡、鸭、鱼、肉、
蔬菜（它们无一不是化装的状态），
客人都依照名次坐下，形形色色，
也与那些肉食一样光怪陆离；
唐璜的座次依着“西班牙风味”，——
不是女人，我说过，而是指一盘菜，
不过又如女人一样，装璜隆重，
谁若要尝一下，那也是其乐无穷。

七十五

因为奇怪的巧合，他的座位正好
排在奥罗拉和阿德玲夫人之间，
这，对一个有心及长了眼睛的男人，
要他从容用餐我想的确很困难。
并且我们刚才提到的那次会议
也让他不易振作起来左右逢源；
因为阿德玲对于他很少谈话应合，
她那一双慧眼好似已把他看透。

七十六

我有时几乎以为，眼睛能听；
至少可以肯定：不怕耳朵远离，
有的事还是瞒不了娇柔的美人，
我真不清楚那消息她怎样得来？
这就似天体的运行不管怎样响，
而人类却一点听不见那样奇怪：
不知异性如何会听到一大篇话？
虽然它没有用一句言语表达。

七十七

奥罗拉对他也是半答不理，这自然
使一个殷勤的骑士极不舒服；
这是一切侮辱之中的侮辱之最，
它好象暗示：你不屑于她一顾。
唐璜尽管并不自命风流，
可也不太喜欢受到这种摆布；
好象好好一只船竟然驶入冰川，
并且还受过那末多良言相劝。

七十八

对他空洞的俏皮话，她或者是不答理，
或是敷衍一两句，仅是为了礼貌。
谁要是自认为得到了奥罗拉青睐，
那是瞎想：她极少旁顾，难得微笑。
这女孩子真是活见鬼！这可是因为
谦卑，白痴，心不在焉，或是骄傲？
天知道！可阿德玲的眼睛中充满着恶意
却得意洋洋，表明她言而有中。

七十九

她那样子似乎在说：“我早说过”，
我不想推荐这种得意的方法，
因为有时候，据我所知，它会让
无论是朋友或情人都感到极难堪，
而为了维护绅士的面子，就必须
要把一个玩笑用假当真去办，
表示他也会预言过去或未来，
因为谁都怕在这一方面的不光彩。

八十

所以唐璜就致力于献一些小殷勤，
虽不多，却对准了心中的对象，
叫精明的女性足以清楚地看到，
他愿意多多亲热，而不愿意冷场。
奥罗拉终于（据史家说是这样，
很可能不足确凿，大概凭推想）
把思想放出了它甜蜜之牢笼：
她微笑了一两回，不论是否在听着。

八十一

她由回答转而变为有答有问，
这对于她倒是极少见的；本来阿德玲
一直认为自己的预见很有把握，
现在却很担心她由冰解而到调情；
据说物极必反，谁都不能阻止
事物由这一端朝着那一端运行。
但在这里，阿德玲未免想入非非——
奥罗拉并不是调情的那一种人。

八十二

可唐璜却有一种讨人喜欢的作风，
一种“骄傲的谦卑”，如果这说得通；
他屏声静气地听女人讲话，
好象那每个字都是一条法令。
他运转于严肃及诙谐之间，
懂得何时应该拘谨，何时该放纵；
他还会以话引话，让别人畅谈，
同时却令人看不出是他在引线。

八十三

奥罗拉未加细察时，曾把他及那伙
献殷勤的花花公子看成了一块，
但是她觉得，他却比细语的小白脸
或是高声卖弄的才子都更有头脑；
她开始心欢，（啊，大事常常起于小节！）
因为唐璜对骄傲人的奉承之道
不是在于恭维，而是在于俯首听命，
外加小心的异议更让人高兴。

八十四

并且他也长得漂亮，——这一个特点
是女人一致赞赏的；不过让我
遗憾的是：它却经常是把夫妻们
引向诉讼的纠纷——这情况只能
让法院研究了，因为我们
已经闲扯了半天，不便再多说。
大家知道：自古美丽的容颜害人，
却又总比圣书给人的印象深。

八十五

奥罗拉看书的时间比看脸之时候多，
难得年纪这么小竟这般圣贤；
在智慧神和格拉西之间她更倾慕前者，
尤其是爱看她印在书本上面。
但“美德”即便严格约束，也不及
“老年”的天然禁锢那样勒得紧；
就是苏格拉底，嘉言懿行的范本，
也承认他喜欢美（虽然很谨慎）。

八十六

一个十六岁的少女正是这样
达到了苏格拉底的审美的高度，
并且追随着他，完全出于无邪；
真的，如果那庄严的智慧之父
在七十高龄还对美抱着幻想，
那我不理解何以有人要说少女糊涂。
请注意：当然她爱美应不越礼，
这对我来说早就是不言而喻。

八十七

还请注意：正如伟大的考克勋

（可参见利吐顿），每到我发表了
两个意见，而开始看来它们好像
冰火不容时，那经常是后者最好。
或许我还有第三点藏在兜里，

如果——那就是个对不起的玩笑。
但一个作家要前后都一致，
那就不能期望他写出现存的事实。

八十八

如果人人都不免自相矛盾，

我怎能避免冲撞他们的每一位？
甚至于违背我自己？——但这是瞎说，
我从不否定自己，现在不会，将来也不会
是怀疑一切的，什么也不会否定，

真理之源固清，可下游就污秽，
并且要越过“矛盾”的许多运河，
以致使它常常要藉“虚构”才通过。

八十九

寓言，神话，诗歌，小说，全都是假的，
可是只要播种在适宜的土壤里，
它们也能够由假变真；真奇怪，
虚构的故事中连乾坤也可以转移！
据说它能让现实较易于忍受。

可现实是什么？谁能知道它的底细？
哲学吗？不成，它否定了太多的事物；
宗教呢？行，可究竟哪个教派才算数？

九十

显然，必然是有千百万人信错了，
或也许最后却证明大家都正确。
天保佑我们！因为我们的事业
总是需要神圣的明灯来给照明。
现在正是新先知出世的时候了，
不然就让老的再拿新启示来告诫：
一千多年的意见早已经磨损完，
必须让天界充实一下才显灵验。

九十一

又来了，为什么我偏偏要和玄学
纠缠不清？无人比我更讨厌
任何形式的争吵了。但是不知
应该怪我的命呢，还是怪我的愚蠢，
我总还是经常为了现在、过去、
或是未来的牛角尖，碰得头昏。
其实凡是有争吵，我都两不得罪，
因为我信奉的教门是长老会。

九十二

可我虽然只是一个温和的教徒，
谦卑有如玄学家，并且公正得
就像艾尔顿审判疯人的时候一样——
在政治上，我却坚持我的责任：
那就是要约翰·牛看一下下层情况。
每当我看到那群恶棍当权者
在违法乱纪之时，我就义愤填膺，
我的心沸腾得就象赫克拉一样。

九十三

可我之所以要把政治呀，策略呀，
信仰呀，时时引为本诗之话题，
不仅是因为藉此可以换换花样，
并且还打算对道德有所裨益；
因为我的宗旨就是要剖洗这社会，
为这只幼稚的鹅填满了真理。
本诗既要迎合一切人的口味，
现在，我想要开始谈一下鬼。

九十四

从此我可要避免无聊的争论了！
天哪，我从此绝不会让任何诱惑
再“将我愚弄得难以忍受”了；
是的，我一定要全面改弦易辙。
唉，人们硬要说我的缪斯的议论
是有害的，这实在让我难以琢磨；
照我看，她只是费力而不讨好，
议论越多，就越没人听她那一套。

九十五

你可曾见过鬼！冷酷无情的读者？

没有；可你听说过？——我懂，但请你
先不要抱怨在这儿会浪费时间吧，
因为你还未尝到后面之乐趣。
也不要以为我必然会嘲笑这类事，
或者竟要以一笑而置之不理；
那神秘的幽灵世界确实并非虚构，
我相信鬼是存在的，而且有理由。

九十六

真的？你笑了；——随你便吧，我可不笑；

我要不是真心想笑，就笑不出来。
我说我相信有鬼出没的地方——
那么，会在哪儿？这个我可不想转述；
因为我宁肯这类事被人忘掉，
大英雄也对鬼魂感到恐怖。
总之，一说到鬼，我就有些不安，
连哲学家霍布斯都惴惴不安。

九十七

夜是幽暗的（我却总是在深夜作歌，
有时如一只夜泉，有时如夜莺），
智慧女神的一只鸟站在我的桌前
尽管高声飞绕，怪凄厉地歌吟；
墙上，古画的人物对我怒视，
啊！但愿他们别看得那么阴森。
壁炉里的火已经越来越暗、越小了，
这时我也感到，我写得太晚了：

九十八

所以，尽管我不惯于白日作歌
（那时我总还有其他的事情盘算，
如果我也有所盘算）；我说，
这时我不由觉着午夜的寒战；
啊呀！再谈鬼岂不是要把鬼引来？
我想最好把它留到白日再谈。
如果您责备我不该这么迷信，
您最好先身历其境，再来说别人！

九十九

在两个世界之间，生命正如孤星一样
飘忽于晨昏两界，在天地的边缘。

对于我们自己我们能知道些什么？

对于未来知道得更少！时间的狂澜
奔流不息地永远向前，远远地冲走

我们的泡沫；旧的破灭了，新的又出现，
无数世代的浮沫不停地激起；而帝国
排成起伏的坟墓，仿佛波浪滚滚而过。

第十六章

一

古波斯留传下三件有利的事，
那就是拉弓，骑马，及诚实；
这都是贤明的塞鲁斯王的遗训，
至今现代的青年仍师法于他。
他们也都有两根弦的弓，
骑术之精，更是剽悍且又泼辣，
至于求真，或许不如前人高明，
可他们夸起口来却最有本领。

二

造成这一结果、或是这一缺陷的原因——
“因这缺陷的结果必然有其来源”，
在这里我尚没有时间去探索；
可我至少可以自慰于这一点，

就是我所知道的诗神里，
我的缪斯，不论怎样德行失检，
绝不会浮于词藻，她表达之内容
无疑比任何作品均更为真诚。

三

上下古今她畅所欲言，并且也
毫不避讳，所以这篇诗就有了
一大堆极为稀奇古怪的评论，
您在别的作品里绝对看不到。
的确，这里有些甜中带苦；但是
这稍许的苦涩不会让您发牢骚，
呀！也许您倒会诧异它是这么少，
因为我这故事的确是“兼容并包”。

四

可在她所陈述的一切真事中，
最真的应算她要讲的这段事。
那是讲闹鬼的，我说过。可这又
能怎么样？我只知道那确是事实。
你可曾到过天涯海角，一切地方？
假如你称不上万事无所不晓，
最好叫你那卑微的怀疑打住，

想想吧！哥伦布也曾被人怀疑。

五

有人或许会引经据典，以特宾
或是蒙茅斯·乔弗利的史书为例，
这些史家自然是无上的权威，
所记的神灵显圣更是无可置疑。
但是圣·奥古斯丁失于他们自己
让人都要虔信不可能的奇迹，
因为它是不可能的。这样一来，
凡是排斥“不可能”的自然沉默。

六

因此，世人啊，请不要吹毛求疵吧，
要虔信，——如果不像真的，你该信；
你要下决心信它——即使绝不可能，
接受一切而不怀疑，这总是最聪明。
请细想（我绝不褻渎）：大圣大贤
都把比较神圣的怪事叫做福音，
并且对它的争论越多，它就越是
根深蒂固，凡真理岂不都是如此？

七

我仅想转述约翰生的这句话，
他说，六千年的历史证实，
一切民族都这么确信：人世间
亡故者的幽灵不时也会显现；
这事虽然奇怪，但更可怪的是，
不管这一信仰如何荒诞不经，
它好象有一种更有力的支持，
尽管世世代代的人痛加驳斥。

八

晚宴已结束，夜会接近了尾声，
酒肴都已谈论完，女人都被浏览过，
贵高宾客一个接一个地离去，
舞兴阑珊，歌声沉寂，就连最后一个
薄薄的裙裾都不见了，就仿佛
那卷卷的白云已经在天边隐没；
而客厅里再也看不到锦簇辉煌，
仅有残烛闪烁，和漏进的月光。

九

欢乐的一天消逝了，
好像一杯香槟酒饮剩一点点，
已经不见初斟时那欢乐的泡沫；
或是像哲学体系留下一个疑团；
或者就如一瓶苏打水迸发完了
明亮的水花，只剩得气息奄奄；
或是像被风暴落在后面的波浪
已经失去了劲风的鼓舞的力量。

一十

或者像一剂鸦片，带给你的
是不安的睡眠或是失眠，或者像——
可除了像它自己，什么也不像；
本来人心的动向就难以度量。
这好比古泰雅人的紫色王袍，
已经有人知道它是怎样染上
那颜色：用的是胭脂虫还是贝壳？
暴君的王袍就这样零星烂掉！

一十一

盛装参加宴会是一种灾难，
可会后要卸装，这件事也够可悲；
我们的睡衣就会如涅索斯的魔衣，
一披上身，心头就不免有苦涩味。
泰塔斯曾经感叹他虚度了一天，
我们难忘的日与夜尽管够可贵，
（两者我都有，并且颇难得！）
可谁能说他过的时光大有收获？

一十二

唐璜在回屋就寝时，觉得烦躁，
并且像受了伤害，因为他认为：
奥罗拉的眼睛比阿德玲所说的
（常常称为忠告！）更晶莹、明媚；
如果他确知怎么回事，也许他
会尽兴发挥‘人生于世’的哲理——
对于一切人，这法门倒也很现成，
除了急需时，——所以他只叹息了一声。

一十三

他叹息之后，下一步办法就是
 怅对明月：这是人间一切叹息
历来的堆栈；而这时，幸好月亮
 月华如水，在像英国这种天气
是非常少见的。唐璜此刻的心情
 很适于向月之女神吟哦：“啊，你！”
这是多情却不自私的呼号，
倘若再加以说明，便成了陈词滥调。

一十四

不论是情人，诗人，骚客，天文家，
 牧童，村夫，或任何可以赏月的人，
均能观月而神往，我们从这里
 就会获得伟大情思（但小心：
有时亦受凉，除非是我易感冒），
 啊，曾向月之女神倾诉了多少秘密！
她主宰海上潮汐与人的头脑，
主宰心灵，假如诗歌的话可靠。

一十五

唐璜感到有点惆怅，他的心灵
都坠入沉思，一点也不想睡觉；
此时，湖中波浪拍出的喋喋声
挟着午夜的所有神秘，袭进了
他居住的那哥特式的房屋；
他窗下的一棵柳树的枝条
在月光下摇曳，而他却倚在窗前，
望着它忽明忽暗地闪烁。

一十六

不知是在桌上或是梳妆台上
（这一点的确没有弄清楚，——我所以
要交待它，因为凡是可拿出
事实的地方，我都要毫厘不差），
一盏灯在闪烁，而他呢，正倚着
一座镶满哥特风格装饰的壁龛：
石刻，彩色玻璃，与一切被“时间”
在祖先的屋宇遗留下的妆饰品。

一十七

由于月光如水，虽然有些冷峭，
房门还是被他敞开，借着月色
走入了一排幽暗沉郁的画廊；
它很长，上面挂着古代许多的名作，
那都是骑士与淑女：男的英豪，
女的，既然是名门，自然也贞洁；
然而这些死者的画像在幽光下
未免显得凄凉、阴森且又可怕。

一十八

那狰狞的武士与壁画上的圣徒
在月光之下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当你由于自己脚步的微弱的回音
频频回顾时，从那尸灰瓮里
似乎有声音苏醒；原来由画框
拘住的那些奇形怪状也惊起，
似在问：你怎么敢到这里游荡？
这儿除去死亡一切都在安息。

一十九

还有墓中美人往日的妩媚，
星光下闪动着那凄凉的微笑。
在画布上，她们早已埋葬的发卷
仍在飘扬，而她们的梦一样的眼睛
在凝视着我们，或像幽洞的晶石，
让人看进去只觉得死影憧憧。
唉，一张画即是陈梦：它的金框
所镶进的人物早就改变了模样。

二十

每当唐璜想到世事之无常，或想到
情人之时（这两个辞儿本来同义），
在那古堡中，除了他的喟叹与
脚步的凄凉回音外，悄无声息，
但突然他听到，或者仿佛听到
一种怪响——是老鼠？啊，这种东西
在壁毡后或啮咬，或嬉戏，
那嘎嘎声会令人们毛发悚立。

二十一

但那不是老鼠——啊！竟是一个僧人
戴着念珠与头巾，穿着黑法衣，
忽而出现在月光下，忽而没入思绪，
脚步走得沉重，听来却无声息。
唯有他的袍服沙沙轻响，
而行迹飘忽得如司命的妖女；
当他缓缓地经过唐璜的身边，
转脸一瞥，露着晶亮的一只眼。

二十二

唐璜吓得发傻；他曾经听人说
有一个幽灵在这古老的寺院中，
但如许多人一样，并没放在心上：
这类老宅第难免招惹谣言，
再被“迷信”的造币厂加以铸造，
便使鬼故事变为货币而流传；
但谁曾见过它？正如纸币流通开
就不见黄金。这，这可是那鬼怪？

二十三

一次、两次、三次，他来回地徘徊
谁知道他是来自下界或是天上？
唐璜惊愕地注视着，不能出声，
亦动转不得，呆立得像座雕像。
他觉到自己的头发根根耸立，
又如一丛蛇麻木地盘在脸上。
他想开口说话，却不能张口，
否则他想问问这高僧意欲何为。

二十四

僧人第三次走过，半天都不见回转，
它消逝了——但到了哪儿？真纳闷：
长廊阴森森，杳无人迹却也没有理由
相信这影子用什么奇术隐遁。
这里门户虽多，按物理的定律，
不管它高矮如何，要想出入门，
并不困难；可唐璜却无法解释
那个怪影是如何消失了身形。

二十五

他呆立着，也不知多久，却恍如隔世
恍如隔世——提心吊胆，浑身乏力，
只瞪眼看着鬼魂出现的地方，
又过了一会才逐渐恢复了体力；
他本可将这段事当做一场梦，
他却不能梦醒。他告诉自己
他醒着，便终于若有所失，
踉踉跄跄地返回到自己的卧室。

二十六

屋中一切仍是原样：他的烛火
仍在燃烧，而且不是那种蓝火，像蜡烛
通常对鬼所表现的那种同情；
他揉揉眼睛：它也依然执行职务。
他拿起一张旧报纸来读：不错，
他能如往常一样读得很清楚。
他读了篇篇攻击国王的文章，
还有一段对名牌鞋油的称颂。

二十七

这使他觉到人间味道：但他的手
在发颤，他关上门；在读了一段
关于霍恩·吐克的文章之后，
便慢慢地脱下衣服，上床安眠。
在床上，他舒适地陷在鸭绒枕里，
将才见的景象尽在脑中盘算，
这不是鸦片剂，但一丝倦意
逐渐加浓，因此他昏昏地睡去。

二十八

他准时醒来，而且可以意料到
他还是想着那个怪客亦或幻影，
并考虑着他能否宣布这件事，
那当然会令大家嘲笑他迷信；
他想得愈多，这问题越把他难住，
而此时，他的准时不误的仆人
（因为若稍慢些主人就无法忍受），
敲门告诉他：到了梳妆之时候。

二十九

他梳洗着，如许多青年人一样，
他经常在这方面需要讲究一番；
但今晨他花的时间却较少，
很快地把镜子放到了一边。
发卷未理好，任它散在额际，
衣服也未照款式扣得严紧，
连他的领带的难解的结
都几乎有一毫，偏了些。

三十

他走入餐厅以后，便呆呆坐下，
对着茶杯和碟子静默地出神，
或许他半晌都意识不到这饮料，
他的手被滚烫的饮料触疼，
这才使他惊觉并拿起了羹匙。
谁都可以看到，他是如此魂不守舍，
一定发生了事故，——阿德玲
首先看到了，但亦猜不到实情。

三十一

她抬眼看他，只见他脸色苍白，
她也脸色苍白垂下眼睛，
又嘀咕些什么，但是无关宏旨。

亨利勋爵边吃边怪甜饼
黄油不太多。费兹甫尔克公爵夫人
弄着面纱，又狠狠凝视了唐璜一阵，
亦一言不发。奥罗拉稍带惊讶，
大而黑的眼睛打量着他。

三十二

而他仍是旁若无人，默不作声，
直到每个人都觉到有些奇怪。
阿德玲问他，是不是有什么事？

他吃了一惊说：“哦，是的——不，但是——
是的。”家庭医师这时正好在场，
他医术很精，立即表示可以
为他摸摸脉。
但唐璜回答，“他一点病都没有。”

三十三

一会儿有病，一会儿无病——这回答够离奇，
而他的神色却显示两者都有理，
尽管那多像是昏迷不醒的回答。
似乎有一种伤心事突然袭击
他的精神状态，虽看来也许不严重：
至于其他内情，因为他自己
仿佛讳而不发，那么可以肯定：
他所需要的大概不是医生。

三十四

亨利勋爵本来在谈巧克力，
以及那些曾使他不满意的甜饼，
却插了一言，说唐璜不够开心，
这使他十分奇怪，因为天并未下雨。
接着他问：不知公爵大人怎样？
公爵夫人说，公爵身体有点小恙，
是一种轻微的、世袭的痛风，
使贵胄们的骨节有些不易转动。

三十五

接着亨利转向唐璜，想讲句话
安慰一下他的悒郁的心情，
他讲，“从您的模样看来，也许是
黑衣僧打扰了您的睡眠？”
“什么黑衣僧？”唐璜问这句话之时，
极力保持镇静，或至少对他的问话，
显得若无其事，但不管怎样作派，
他的脸色还是不由自主地发白。

三十六

“啊，难道您竟然没有听说过黑衣僧，
这里的幽灵？”“我确实没有听过。”
“什么！远远近近都在传闻——但传闻
有时失真——这故事我们今后再说。
不知是我们祖先的眼睛十分灵异，
还是那幽灵日久而变得太怯懦——
虽然这故事的来源证据确凿，
我们近来已很少见到那黑衣僧。

三十七

“最近一次是——”而阿德玲把他的话说断：

（她观察出唐璜的面容的变化，
从而觉得她已经想到：这一段
闹鬼的传说所牵涉的，比他
肯承认的多得多。）“请别开玩笑！
要想开心，请你换个题目吧！
因为这故事已经被讲述了多遍，
再说下去不见得有多新鲜。”

三十八

“开玩笑！”亨利说，“什么，阿德玲，

你想想，我们亲自在度蜜月时，瞧见了——”“得，
得，这都是太老的话；

来，让我将你的故事编成曲子弹唱。”
她拿起琴来，优美得如狄安娜

拉弓似的；琴弦在她的手指下活跃起来，
开始发出清越之音，
这曲子名叫“一个灰衣道僧人”。

三十九

“将你写的歌词唱上吧！”亨利叫道，

接着他转身向宾客微微一笑：

“阿德玲亦算得半个女诗人哩。”

当然，别人为了凑趣和礼貌，
就要求女主人将她的三种天才

一并献出——因为实在不比这个少：
歌喉，文采，和琴艺全集于一身，
若是庸才，如何能够全面发展！

四十

阿德玲撒娇地迟延了一下——啊！

迷人至极的忸怩模样，
不知何故，但是美人都不可缺少。

她始终低着头，眼睛瞧着地上，
而后像火苗，一下活跃起来，

清脆的歌唱随着琴声扬了起来，
她的歌喉并没有花腔；这种优点
因为我们不常常遇见所以很可贵。

（一）

小心，小心，严防那黑衣僧！
在诺尔曼的石座上坐着他，
一到午夜就喃喃诵经，
仍念念不忘早年的祷告。
当领地主人阿曼德维
将诺尔曼寺院夺到了手中，
他将所有的僧人都赶出门，
但却有一个不曾被赶走。

（二）

他带着权威，与国王的敕令，
寺院的土地被变为世俗，
他一手执剑，一手拿火把，
看有谁敢对他道一声“不”；
见有一个僧人却留下不走，
无拘无束，仿佛不是身肉之躯，
你看他在教堂，你看他立在门口，
只待一到鸡鸣就不见踪迹。

（三）

不知是吉兆亦是凶兆，
我也推算不出这兆头；
他只是不分昼夜地守候
古老的阿曼德维家宅。
听说，每逢主人结婚的前夕，
他就出现在新人的床头，
待主人临死时，人都这么说，
他也会走来但并不是悲叹。

（四）

他哀吟，当男孩子出生时，
若这老门第将有灾祸，
你一定会在惨白的月光中
瞧见他在厅堂里外出没。
你由于能看到外形，却看不到脸，
由于脸已被他的头巾蒙住；
像鬼灵一般而他的眼睛
从那黑头巾中灼灼透露。

（五）

小心，小心，严防那黑衣僧！
在这寺院中还是他在当家作主，
由于，不管世间的主人是谁，
却是他继承着寺院的职责。
阿曼德维乃白天的主人，
而夜间，就是黑衣僧当家，
无论酒宴多欢，亦没有下臣
胆敢质问他的天下声！

（六）

你看他走入大厅，可别问他话，
那他亦不会对你说什么，
他步履如飞，若露水珠
在草尖轻轻地飘落。
好吧！让我们向苍天祷告：
救救他，休管他是邪、是正，
也休管他受的什么磨难，
只愿他的灵魂能早早飞升！

四十一

歌声戛然而止，颤动的琴弦
在手指抚弄下亦归于沉寂；
一切寂静：每当一曲告终之时，
听众都有瞬间被余音所充溢。
接着，自然，人们就要赞誉备至，
礼节所需的鼓掌也不可少；
腔调，感情与演奏都一一夸到，
歌者忸怩得不知怎样才好。

四十二

美丽的阿德玲却似乎毫不在意，
好像她把自己的这一项成就
仅看作是打发时光的消遣，
她不过是偶而为之，以解闲愁；
有时，她看起来一点不想炫耀，
实则正在炫耀，因为有时候
她会对别人演唱骄傲一笑，
意思为她若肯做，会做得更好。

四十三

这仿佛是（让我们在一边小声说，
请原谅这比喻太富学究味）
愤世的戴奥金尼以更重的骄傲
去践踏柏拉图的骄傲：他认为
如果踏坏他的地毯，即会使那圣哲
深感痛心，或愤发哲学的感喟，
但那位无动于衷的“雅典之蜂”
他以用妙语作答而感到高兴。

四十四

阿德玲就这样，凭她的高兴，
随时都可使外行人的“半瓶醋”
显得默淡无光，由于表演对外行
只是卖劲的炫耀，在她呢，则十分自如；
不过愈是半瓶醋，越是爱摇晃，
谁不曾听过某小姐和某贵妇
为了愉悦宾客及母亲而卖弄？
这亦是社交界中司空见惯的事情。

四十五

啊，那一串二人和三人合唱的，
漫漫的长夜！那些议论及赞叹！
有多少“我的妈妈呀！”与“我的爱！”
还有多少美妙的“心灵的轻颤”，
“允许我吧！”及发抖的“后会有期”，
这全是最善歌舞的民族贡献；
还有葡萄牙的“你在呼唤我”，
倘若你已厌倦了意大利的歌。

四十六

阿德玲不仅会唱巴比伦的悲歌，
在爱尔兰绿谷或者在苏格兰高原上
那些家喻户晓的民谣她也熟；
当山民们在流浪大西洋彼岸，
一曲就能让娄恰勃浮现在眼前：
啊，音乐能把他们已永别的故乡
重新带入他们热情的幻景里——
阿德玲善于构制如此的乐曲。

四十七

阿德玲亦有薄薄的一层蓝色，
她能押韵，更常常喜欢谱些乐曲；
也时而写一些警句来讽刺友人，
这自然是社交界中应有的技艺。
她蓝则蓝，但比起目前的天蓝，
她的颜色仍望尘莫及。
她差劲得竟把蒲伯称作伟大诗人，
且更糟的是：还居然这么承认。

四十八

奥罗拉呢，——既然我们在说趣味，
而趣味现今又像是一只寒暑表，
我们都按它的度数把人归类——
应该说，她好比莎士比亚剧中的女角。
那超越这尘世荒原的境界
更加吸引她的心，她的心灵的深奥
能令她以整个感情拥抱幻想，
她就像太空一样深挚而沉默。

四十九

然而那尊贵却不高雅的公爵夫人，
这丰满的青春女神费兹甫尔克
却不同：假如她有情思，
是在眼中，并且满是诱人的货色。
你还能看到，那里面有一些小小的
恶作剧的分子，但这不算什么，
这种可爱的脾气女人都有，否则
男人都乐得忘乎所以，那还得了？

五十

我从未听说她有什么诗兴，
即管有一回她翻看过《巴斯指南》
与海莱的《胜利》，这她认为太凄惨，
因为听她说：她读得十分心烦，
那诗人倒是有些预见，竟讲出了
她自己在婚后所经历过的种种苦难。
但在一切诗歌中，她最赏识的
却是献给她的填韵诗，亦或商籁体。

五十一

那一天阿德玲为何要演唱

这么一支歌，既然她已经猜到
这题目只使唐璜的神经更受刺激？

关于这，倒真难以解释她的意图；
或许她只想用笑一笑的办法

帮他摆脱那莫须有的恐怖，
或许她是想给他加重那心病，
我也说不清，究竟为何。

五十二

不过眼前的效果倒出人意料，

它使唐璜恢复了该有的仪态：
在社交场上这是必不可少，

除非你想独具一格，古里古怪；
无论那格调是嘲笑亦或虔敬，

你最好做得恰当，不要弄出
一种装模作样的新奇与神情，
那自然使至尊的女界不高兴。

五十三

于是唐璜就开始打起精神来，
没有多作解释，由沉默转为诙谐，
并在闹鬼的题目上妙语一番；
公爵夫人呢，则抓住了这个环节
也讲些类似的笑话来凑趣；
但她讲，这神秘的僧人真是费解，
不知道他对这一家的婚丧大事
还做过些什么稀奇的事。

五十四

关于这，再也没有可说的了；
这类事本大都如此：有的人
将它看作迷信，胆子小一些的呢，
认为这离奇的传说不可不信。
发挥完了各方面的意见，
人们就转向唐璜，狠狠追问
他的意思（有人认为他见过鬼
而不说），但唐璜却答得十分隐晦。

五十五

不知不觉中过了正午，时间已是
一点钟，客厅的人开始散去；
有的自寻消遣也有的无所事事，
有的奇怪天太早，然而有的嫌太晚。
在勋爵的领地上就将有一场
猎犬的赛会，非常值得前往去参观。
还有一匹纯种的赛马待春天
去比赛，几位绅士也跑去看。

五十六

有一个画商带来一幅名画，
保证是蒂申原作的珍品；
因为是无价之宝，货主并不想卖，
尽管王子们都争着让他售出。
陛下本人亦还过价钱，但认为
他肯惠于缴纳的贡金不够
(这缴纳自然使臣民非常感激)，
因为现在所课的税真是太低。

五十七

由于亨利勋爵是一位鉴赏家——
与艺人（如果不是和艺术）交情很好，
因此画商带着最纯洁的雅兴
（真的，假若他能够减少开销，
他情愿馈赠而不愿出售），同时
把勋爵的赏识认为是一种荣耀，
他携来这幅杰作并不是为卖它，
而是请他鉴定——那从不会出差。

五十八

有位现代的哥特人，我是指
一个建通天塔的泥瓦匠——建筑家，
他被叫来察看这灰色的古墙，
将寺院里里外外都推敲了一下，
以能找出那些年久失修之处，
结果，他给勋爵一个计划：
是要兴建最端正的新建筑
却拆毁旧的，他把这叫作“修复”。

五十九

而价钱呢，那真是等于白送，
不只六个数，而低微的价格
对如此坚固而庄严的大厦，
你很快就会认为：的确很值得。
而且亨利勋爵高尚的趣味
将与建筑并成为万代的榜样
受人景仰，因为这是以英国的钱
大胆地表现出哥特风格的野蛮。

六十

有两个律师忙着替亨利勋爵
抵押一个田庄，以用它另购新产；
还有一桩地租的讼事与一桩
什一税的——这自然最令人红眼，
足够让“宗教”恼火得挂出战表，
也让缙绅撕破脸同教会作战；
还有得奖的猪与牛需要照看，
因为亨利一向以务农自傲。

六十一

圈套捉住了两个偷猎者，
就要关入牢狱，他们的疗养院；
有位姑娘，穿红袍戴头巾，
（唉，这种装束我最不想看见！
因为——在少年之时，我不幸而——
但幸而那以后，我极少交教区钱。）
那红外衣啊！它严峻地脱去，
就给人，唉！大腹便便的难题。

六十二

瓶子里装着的纺轴似一个谜，
谁知道应该怎样将它装进和拿出来？
因此，目前这相似的自然现象，
我想留给愿猜的人去解。
我仅想说：亨利勋爵是个法官，
那个名叫察得严的警察，他就在
拘票的威风下，捉来了这个
竟敢闯入“天性”领域的偷猎者。

六十三

自然，治安法官必须做到明察秋毫，
由田野、禽兽、乃至全国的道德，
都得让他严密监护，以免使那
无特许的人也越轨来取乐。
在世事中，除什一税和地租之外，
或许这两件最难以令人掌握：
保管鹧鸪与保管漂亮的小妞，
因为最严格的法官都感到棘手。

六十四

目前这个罪犯有着十分苍白的脸色，
好似涂了太多的粉；乡下姑娘
天然是红润的，唯有贵族夫人
（至少刚起床时）才白得带些病相。
可怜的人！或许她是耻于示弱吧，
由于她是生于乡间，没有教养，
因此对自己的失德只知脸色发青，
仅有高贵的夫人才善于羞红。

六十五

她那黑亮、低垂却狡猾的眼睛
在眼角凝聚了一大颗泪珠，
这可怜虫想用手把它抹去，
因为她不想装作伤心，
用自己的委屈来让别人同情，
也不想比专横者还强横；
她仅是受罪地站在那儿颤抖，
耐心地等着被别人审判。

六十六

自然闲杂人等都在各处待命，
绝不会允许走近夫人文雅的“沙龙”；
律师在书房里，那得奖的猪、
庄稼汉与偷猎的人却都在院中；
从城里唤来的建筑师与画商
也都各有所不同，正忙得兴冲冲，
就如将军在营帐中忙于捷报，
他们也为自己的杰作自豪。

六十七

但在大厅中却站着那可怜的村姑，
那察得严，本教区妇德的护神
（他最恨清淡的啤酒），正畅谈着
一大杯双料啤酒的道德议论。
她边听边等待“法理”给她
仁慈的注意，也就是说，要她供认：
谁才是（对于大多数处女，这说法
实在够难为情的）——孩子的父亲。

六十八

你瞧，这儿有够多的公私事务，
享利勋爵连狗带马都要管；
在楼下，他还得加入另一场忙碌，
那是替乡亲准备的一场盛宴。
因为依照习俗，凡是郡中首户
都要依照自己的爵位及财产
举办“乡亲会”，虽不算广延宾客，
却是把远近的人全请来吃喝。

六十九

也就是说，每过一两个星期，
无论有无爵位，地方的缙绅，
都可以不必等请帖而自己
（我们是这样体会“普遍的邀请”），
大方地在丰盛的餐桌旁坐下，
尽量地享受着名酒、清谈与美味；
并且，作为两道菜之间的联系，
总会谈起过去和未来之间的选举。

七十

亨利勋爵做为竞选人很出色，
为了地区的选举，他无孔不入；
他却有个劲敌，在本郡里，
一位空头支票伯爵与他竞选，
伯爵的儿子，可敬的混水摸鱼
代表着另外一个集团的利益
（那就是说，亦是为自己的利益，
只不过在偏度上稍有偏颇）。

七十一

因此，他在本郡处处细心周旋，
有的施以小惠，有的则给以情面。
对无论何人都有求必应，
并且到处应下了一大堆诺言，
这总合起来简直是一个包袱，
幸而他倒松心，从不盘算；
反正有的兑现，有的说也徒然，
总之，诺言的价值到处差不离。

七十二

他是自由与自由业主的朋友，
而同时，他为官方唱赞歌，
他觉得他正是这两极的折衷，
既有爱国之志，也迫于皇恩
在政府之中无功受禄，“尸位素餐”
（对政敌的指责，他自谦地这么说）
他早认为可撤销这闲差事，
但若连它都撤销，法律也必须废止！

七十三

据他“卤莽地承认”（这样的词汇是普通英文吗？——不，仅在议会中你才能听到它。）世风日下的当今，标新立异的风气比上一代更浓。他不愿为博得喝采而走党争之途，仅是为了公益才有意忍辱负重；对于他目前的官职，他仅想说，他得到的疲劳比实惠多。

七十四

老天知道，朋辈也都知道：
他一直推崇逍遥自在的生活
但他如何能在多事之秋舍弃了
他的皇上，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可恨那煽动者之流正在手执屠刀
要将那些把国王、贵族和民众
联结在一起的纽带砍断。

七十五

若是有一天因为国务的需要

使他高居要位，他将勉为其难，
一直到激流勇退或被免职为止，
只要使别人受益，他就心安；
但假如一国中没有重臣的地位，
那举国上下更感到惶惶然，
谁来治理它呢？或许你认为行，
他却以作为英国人而引为荣幸。

七十六

他是不求人的，啊，当然薪俸
不足来维持“独立人格”的官员
比他差得多，正像士兵与妓女
若论他们各自范围内的才干，
自然比那非此专业之人
还能在屠杀和卖淫上炫耀一番。
同样，高官对下属总喜欢趾高气扬，
连他的门房对乞丐亦不例外。

七十七

这一切（除了上一节）均是亨利
说过及想过的，我无须再多叙。
因为，谁没去听过竞选演说？
或者“独立的”官方竞选人那里

私下得到过一些小的音讯？

关于这，适可而止吧！无须重提。
并且餐铃响了，人们都作了祷告，
我的诗也应该把这饭前的祷告写到——

七十八

但太迟了，我只得赶快加餐。

那是一场盛宴，犹如古老的英国
所常常夸耀的，由于一盘好菜

即使只看一眼亦是人生的至乐。
但现今不过是乡亲会的公宴，
客满且乏味，人热而菜凉；
饮食丰盛，礼节周到，言语却寡欢，
每个人似乎拘谨得坐立不安。

七十九

亲热的乡绅们都故作斯文，
爵爷和夫人们倨傲又谦虚，
连侍役也不知该如何递菜，
有的本不愿唯唯喏喏，
只需昂首站在柜架旁；然而，
和主人一样，他们也怕失了礼节；
因为只要侍奉得有背层次，

无论主仆就全会失去地位。

八十

这里有大胆而敏捷的猎手，
他们的猎犬绝不会失误或者蹒跚；
还有百发百中九月的射手，
最早起床，却又总最晚归来，
一直在残梗间将鹧鸪追个够；
还有来自教会的肥硕成员，
专撮合上等姻缘收什一税，
极少唱圣诗，流行歌却从不离嘴。

八十一

还有些爱打诨逗趣的乡下佬，
亦有盲目城市流放的时髦人物，
啊，他们被迫离开石路来踏青，
又得在中午之前，准时在九点起床。
你瞧，我在那一天竟如此荣幸，
有位天国的使徒法力无边
彼得·皮斯牧师，正挨着我坐，
他的谈笑几乎震破了我的耳鼓。

八十二

我曾在伦敦见过他精神焕发，
那时他职位很低，却十分受赏识，
他在教长的席间能妙语如珠，
这让他爬得很快，由助理牧师
（上帝啊！你的道路是多么的神奇！
谁料到你的恩赐有时很固执？）
一变为主持沼泽的林肯教区，
这既是一个肥缺，又无事可做。

八十三

他的传道是诙谐，诙谐就是传道，
但这对在沼地发疟疾的人们
简直对牛弹琴；唉，这么好的
妙语双关与逗趣，却不曾见有人
听得微笑或者打开小本子速记，
可怜的牧师只好本分。
有时他须滑稽地尖声怪叫，
才能引得密密的人群放声狂笑。

八十四

有一支歌说：王后不同于乞丐，
至少在以前，王后比乞丐优越；
虽然如今，她比乞丐更备受虐待，
但这是国家大事，我不想讨论。
我们都知道教皇不是主教，
金盘玉盏和陶器也很有区别；
英国牛排不同于斯巴达的肉汤——
虽然两国都是伟大英雄的故乡。

八十五

但在自然间，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
不论怎样巨大，也比不上乡间
和城市的悬殊的程度，然而城市
确实值得某些人深深地留恋；
因为他们谈不上享受心智，
只把精力和情思都用于盘算
某种利欲熏心的区区计划，
而这两者都可以无限地扩大。

八十六

但是前进吧！淡薄的情谊因为
宴会过大和过久而疲劳不堪，
尽管小小吃一顿会让人对人
亲切得多，也使维纳斯精神饱满。
因为我们从课本上就理解她
和酒神、谷神一向有不解之缘，
她从两位神那里获得了她所要的香槟和蘑菇，
她饮食有节，但不吃可受不住。

八十七

乡亲的聚餐的确枯燥无味，
唐璜随人坐下，也不论什么所在。
在乱糟糟的人群中只觉得茫然，
好像是被钉在座上，痴然发呆。
尽管刀叉乱响，似开演了武戏，
这一切似乎他都感觉不出来；
直到有人呻吟了一声，对他表示
（两次他都没注意）要一瓣鱼翅。

八十八

这是第三次请求他劳一劳驾，
他吃了一惊；这时才见到了四周
人们由微笑变成讪笑，他的脸
不断泛红，因为智者只有在
被愚人嘲笑时才最为手足失措；
他立刻就从盘子狠狠挖了一块肉
来报答邻座的祈祷。不想太急，
他竟给了他半条比目鱼。

八十九

这倒不是一个非常糟糕的错误，
那申请人似乎什么都喜爱，
但当其他人看见盘中剩了不到
三分之一，当然会感到十分不快；
他们奇怪，像这么样一个荒唐鬼
亨利勋爵在席上居然也能够忍耐；
这个，以及他不知燕麦跌价是多少，
使得亨利勋爵丧失掉了三张选票。

九十

他们实在该同情，而不是应该见怪，
但谁能想到唐璜在昨夜见了鬼，
那种序曲和目前的这一幕
殷实的乡绅们大吃大嚼的宴会
实在有些不配，使人不由自主地疑问：
（这个问题也许会显得不伦不类）
这种肉体自传有灵魂？
或者，灵魂怎么会有这种肉身？

九十一

这些乡绅和乡绅太太们的注视
或微笑，固然让唐璜无所适从
（他们理应对他的呆板失神
感觉诧异，尤其他们曾听人说过，
他在异性中间特别擅长于酬应；
别看乡下虽孤陋寡闻，对于这个
却无人不知，因为在勋爵的府邸
无论任何小事都会是邻居的热门话题），

九十二

但最令他迷惑的是：他的眼睛
恰好和奥罗拉的撞在了一道，
且她的面颊略过一丝笑意。
在平素绷着脸的人，若是一笑，
那目的会很明显；可在奥罗拉身上
不管用心的人怎样擅于推敲
女人的笑靥，他也无法在其中
看出有什么征兆，希望或爱情。

九十三

那无非是一个沉思的微笑，
它所表达的有怜悯，也有惊异，
唐璜难为情得红了脸，这自然
不能随机应变，不像一个智者。
他已忘了：既已得到她的瞩目，
那相当于把城外的堡垒攻破；
本来他老于此道，不会不明白，
只怪他的神智已被昨晚的鬼击败。

九十四

糟糕的是，她并不随着他脸红，
更不显得难为情——倒正好相反：
她的神色如往，沉静而非严峻，
以后虽然不看他，却也不垂下眼睑，
只有些苍白——是不是由于关切？
我也难说，但她的脸色从不太艳，
顶多是稍稍红润，那也很清朗，
就似太阳照耀下的一片恬静海洋。

九十五

但阿德玲呢，这一天却被“声望”
占住了身心；她对那些大嚼鸡、鱼
和野味的人又关切，又显出媚态，
在尊严之中谦逊且彬彬有礼；
这种含糊的态度谁都不少
（特别当六年的选任快要到期），
只要谁想辅助一下夫君或者子侄
太太平平划过那“改选”的礁石。

九十六

尽管这么做来最得力，并且是
司空见惯的，但是当唐璜看到
阿德玲的那种夺目的表演时，
（好像她是在团团旋转地舞蹈，
只偶尔从她那斜眼的一瞥里，
能看到她的心底里充满了
多少轻蔑和厌倦！）他开始疑惑：
不知这个阿德玲是不是真实的？

九十七

她把每种角色都饰演得
极其成功，挨个应付，花样繁多，——
人们常常以为这是虚情假意的，
当然错了；其实这正是所谓“灵活”；
它是不能做作的，而必须发自
人的性情。它表面上虚荣，不错；
而它很真诚，因为凡是为亲戚
而努力做的一切，哪能不专心？

九十八

这种本领成全了你们的演员，
艺术家，小说家，以及某一群英雄，
诗人，舞星，演说家，外交家也在内，
因为这些行业只需机敏灵巧便成。
大圣大贤从来不被它所沾染，
它对于理财家应该也没有什么用，
可是，近来财政大臣也都努力
使数字摆脱掉计算，而变为比喻。

九十九

他们是数学领域里的诗人，
尽管二加二得五还没被他们证实
(这在他们很可以略显显身手)，
但若把他们的收支帐目翻一翻，
你会看到，他们能使四等于三，
因此永远无法弥补我们的亏空，
却见储备基金把一切都吞没，
可是赤字呢，却还是日益增多！

一百

正当阿德玲装腔做势地应酬，
美丽的费兹甫尔克却安逸得很。
她的教养使她不会当面笑人，
但只需她用那蓝眼睛一扫，就可以
把一切人的丑态都聚集起来，
时髦的蜜蜂总是这样采着蜜！
然后积为笑料，把人捉弄一番，
这就是她当前的仁慈的消遣。

一百零一

然而，一天毕竟有终了的时候，
晚会临到尾声，就已把咖啡端来。
各家的马车一来到，太太起身
照乡间的仪式请过安后，便走开，
她们的老爷也随着鞠躬如也
（这礼节很是迂腐），就随着太太
登上车。人人对酒席都很满意，
但最受赞誉的是女主人阿德玲。

一百零二

有的人说她漂亮，有的夸她大方，
她既有礼貌而又有热情，
她的态度处处表示真心诚意，
满腔热诚洋溢在眉目之间。
是呀，这才不愧为名门大家的太太，
谁也不可嫉妒人家富贵的命。
还有她那服装，又典雅又秀丽！
她穿起来又那么潇洒得体。

一百零三

甜蜜的阿德玲对于乡亲的夸奖
确实是受之无愧：因为她也正以
一篇感人的谈话公正地补偿
她这一天的殷勤和温柔的言辞。
她把刚才的宾客都痛贬一番，
无一能幸免，包括最远的亲戚，
不是粗鲁之至，就是太太可憎，
她们的发辫竟然梳得好像一把猪鬃！

一百零四

的确，她言词不多，而是其他人
将那言外之意加工成了讽刺；
不过她每一开口，都必入骨三分，
正如阿狄生寓贬于褒的文辞。
她的妙语衬托了每个笑话，
配合了闹剧调子的音乐。
啊，背后卫护友朋是多么快活！
我只请朋友们——别替我解脱。

一百零五

她对离客的这一场精彩的舌攻
使人人兴奋，但亦有两人除外：
一个是纯洁而恬静的奥罗拉，
另一个是唐璜：他本来有口才，
从不甘落人后地说俏皮话，
但现在却默默静坐，无精打采，
不管别人挖苦得多津津有味，
他也绝不添来一句冷言热讽。

一百零六

确实，他看到了奥罗拉的神态

似乎在赞扬他的沉默；但她也许
将他的沉默看作是“嘴下留情”

（这是我们应给予缺席友人的，
可很少兑现），至于是否如此呢，

她也不想去深究。他仅是坐在那里，
好似出神得什么也没有看见，
除了看得见前面所提的那一些。

一百零七

那个鬼至少有这样一种好处，

就是他被变得像鬼一样安静；
而结果呢，或许倒使他获得了
一个最值得重视的人的敬意。

至少奥罗拉让他重又燃起来

那他近来失去或已僵化的感情；
这种感情或许是理想的，但是
它这般神圣，我想也必然是真实的。

一百零八

啊，那崇高的感情，无限的希望！
谁会不爱自己逝去的美好的时光？
那时我们对所谓社会及世道
还茫茫然，像天使一样无知，
而美人的一瞥带给我们的快乐
远胜于未来的一切荣誉及赞扬；
声誉能迷住壮年，却不可以吸引
那已投入别人胸间的一颗心！

一百零九

谁不曾经为自己美丽的维纳斯
而叹息过，用他的记忆或心灵？
啊，岁月变迁，想不到爱之女神
也由盛而衰，今人难得尊敬她，
我们仅尊称你“生育的维纳斯”，
却忍受你的种种诡诈及欺凌，
只有阿那克瑞翁能那么放心，
用他永恒的歌来歌颂爱的利箭。

一百一十

唐璜怀着郁郁之心情，悠悠然
如起伏在阴阳两界间的波浪，
在午夜就寝之间，他回到
自己的房间，却仅是黯然神伤；
啊，不是罌粟，却是悲哀的垂柳
摇摆在他的床前。他兀自默想——
那真是既凄凉、又甜蜜的滋味，
足以让俗人讥笑，叫稚子落泪。

一百一十一

今夜与昨夜一样，他脱下了衣服，
换上睡衣，差不多是什么也不穿，
因为既没有裤子，也没背心，
总之，衣服已经少到了不能再减。
可他害怕那阴界的不速之客
再来访问，因此并不立即睡去，
而只是不安神地坐待：这种感觉
没见过鬼的人很难体会。

一百一十二

他听着，果然——啊！那会是什么声响？

多半是，多半是——不，又不像是——不对，
老天哪！那是，那正是——啊！原来是一只猫，

那么轻轻地走，真见它的鬼！

仿佛一个幽灵的轻轻脚步声，

或是偷情的小姐第一次去幽会，
轻踮着脚尖，悄悄地一步一停，
生怕她的鞋发出贞静之声。

一百一十三

又来了，那会是风么？不像，不是很像，

这一回的确是那昨夜的黑僧侣。

可怕的脚步声像打拍子如韵脚，

甚至比现在的诗韵更为整齐。

啊，又一次在那幽暗的夜影中，

正在人们沉沉入梦，万籁俱寂，
夜幕嵌着疏星罩住了人间——
那僧人的来临让他的血凝固！

一百一十四

有一种声音，好比汗湿的手指
滑过玻璃，听来让人牙齿打战，
又如午夜的凄风飘来的阵雨，
淅淅沥沥，让人产生隔世之感；
唐璜一面聆听，一面心惊耳鸣，
因为形而上的事可绝非小事，
连最坚灵魂不朽的人物
也力避与灵魂做面对面的会晤。

一百一十五

他是睁着眼吗？不错，并且张着嘴，
惊惶的结果是：他仿佛哑了，
却又让语言的城门口大大敞开，
好似有长篇演说正在酝酿。
啊，那可怕的跫音响得越来越近，
凡人的耳膜怎会受得了这种惊吓！
他只是睁大眼，张着口，如前所云；
可接着打开的是什么？——不错，他的门。

一百一十六

它发出一种冷彻骨髓的声音，
犹如地狱的门。那上的题辞说：
“抛下一切希望吧，要进来之人！”
阴森得不下于但丁的诗，或是
这一节。可语言终归是软弱无力，
一个孤魂能立刻使英雄失色——
因为肉体怎么能与精神相提并论？
不然，何以物质碰上了它就颤栗？

一百一十七

门打开了，却缓慢地，好像海鸥
伸展着翅膀，平稳地飞过海洋；
然后门又关上，留着一条缝，
将一个黑影投在漏光的地上，
在唐璜屋中燃着两支蜡烛，
从高烛台上将屋子照得通亮；
然而在这门前，却比黑暗还黑得多，
一个披着黑巾的黑衣僧默默站着。

一百一十八

唐璜发起抖来，就和昨夜差不多，
但若抖得过分，也太有失男子气，
他继而安慰自己说，他看错了，
但继而惭愧：这想法未免自欺欺人。
但是这时，他体内的灵魂也醒过来，
为了制止他的肉体如此颤抖，
就建议说：肉体 and 灵魂合在一起吧，
将比一个孤独的灵魂更加强有力。

一百一十九

他由恐惧转成愤怒，并且一怒
就跃起，向前走——幽灵却节节后退；
但是唐璜决心要弄一个水落石出，
他的血已经热起来，便冒险追随，
也不顾鬼是否会伤害自己；
那鬼就停下来，仿佛对他示示威，
接着就退去。唐璜一直跟到墙边，
却被古墙拦住了，再也无法向前。

一百二十

他伸出了一只手——天哪！他摸到的
不是灵魂，也不是肉体，而是一堵石墙；
那时月亮正在洒下银色的光辉，
将长厅的花窗格投射在了墙上。
他打了个寒战，当然，连胆壮的人
对于这种无形的恐怖也得惊惶失色。
多么的奇怪啊！一个鬼魂的幻化
却要比一群鬼现出原形更为可怕。

一百二十一

但是幽灵还在，那蓝眼睛还在闪耀，
而对于死者来说，闪得未免过于随意；
还有一样好东西坟墓没能拿走，
正是这个鬼有温柔的呼吸。
散开的一卷发显露出了金黄色，
红唇下齿如编贝：
因为就在这时，刚躲开乌云的月亮
透过幽暗，正好照在了它的脸上。

一百二十二

这就使唐璜大惑不解；出于好奇
他又伸出了一只手去——咦，更怪
结果他摸到一个结实、火热的胸脯，
仿佛那个下面也有一颗心在跳。
但就在这时，他也发见他做错了一步，
而这，凡是遇险的人都会免不了；
因为就在慌乱之中，他所抓到的
只是墙，恰恰放走了要抓的东西。

一百二十三

看来这个鬼，假如它真是鬼的话，
真够迷人的，因为在那头巾底下
露出了一个酒窝，和光洁的颈，
就像血肉之躯；但忽而那袈裟
和阴森的头巾都向背后脱落了，
完全显示出——啊呀！一个不算高大
却又丰腴可人的体态：这阴魂
正是爱嬉戏的费兹甫尔克夫人！

第十七章

一

这个世界充满了孤儿：但首先是大家公认的一类、那些名正言顺的；虽然说这是孤枝，但往往比森林中密集的树木长得更出类拔萃；其次的一种孤儿虽然注定父母双全，但是他们在小小年岁就却得不到双亲的慈爱：称这种人为心灵的孤儿我想并不过分。

二

再者就是人们所谓“独生子女”，他们长大了仍然只是孩子，因为古语有云：独子必定会娇生惯养；如果不加以引申，这句话倒很对。

只要他们的家教，不论严慈，
都超过了爱子女的适当的范围，
那么失教者，不管是失之于情育
还是智育，事实上也是孤儿无疑。

三

那么还是回到正统的定义上吧——
通常只要一提到孤儿，我们立刻会想到
贫民学校，和那面黄肌瘦的儿童，
唉，小小的年纪，却已被茫茫人海
冲碎了一切希望，成了所谓的“骡”！
或者怜悯、或者更粗糙情绪的目标；
不过，若是考察一下，您就会发见
那些首富之户的孤儿更为可怜。

四

他们很快就将会一切都自作主张，
因为象家庭教师啊，监护人等等
若比起天性的指导来岂不逊色？
比如，一个由法律监护的儿童
就像是——我要用最初想到的那个比喻——
一只小鸭被关到了老母鸡笼中；
特别是雌鸭：多么怕她出错差！

可是只要一看到河水，她还是跳下。

五

有一种人人用来都极为便当的

言简而意赅的堵人嘴的办法：

每当有谁敢于发挥那新的见解，

“好，如果你对，那么就是别人就都错啦？”

假如我们将这个振振有词的

并且百用不厌的先例反转过来：

“要是我不对，那么人人就都对了？”

但依我看，人人都还没有变得那么好。

六

因此，不管是否得罪谁，我主张

对于任何事都让人来自由争论；

因为时代总是那后浪推着前浪，

而且后一代总是爱责备上一代人

冥顽不灵，说他们明明就是枕着

针毡而无感，简直是麻木不仁！

过去的邪说却成了现在的真理

或者正统的东西——路德就是鲜明一例。

七

圣礼已经简化为两项；而女巫呢，
则绝迹了。不过要把老妇人火焚，
不管马修·海尔斯怎么讲人道，
最近才把他认为不斯文。
(可现在烧的不是老妇，而是淫棍，
就是那种引起家庭不和的祸源：
我们知道，这种人还得继续受火刑，
不过我得承认，现在烧得还比较轻。)

八

伟大的伽利略找到了太阳的方位，
反而因此见不到它的光明；
他被囚禁了起来，只为了防止他
揭示地球是怎样围绕着太阳运行。
他被折磨了个够，人们这才
发现不必敲碎他的头颅，——而如今
还是他对了，他的学理现在到处流传，
这对他的骨灰倒真是一种安慰。

九

皮赛格拉，洛克，苏格拉底，和
历代的许多名字——这里真是难以尽述，
足以说明圣贤的经历非常可悲，
谁在当时会不被认为是个怪物！
但是崇高的智慧超越过其时代，
必须耐心等待，甚至默忍凌辱；
智者都要相信等自己化为灰尘，
后世将为他献上歌功的讣文。

一十

假如连精神的巨人不能幸免于
这种遭遇，那么小人物就真该对
生活的小小磨难多迁就；
至少我想这么做——我当然也会，
只要是我的肝火不大。可是，唉！
就当我每一天下决心要成为
面面俱到的滑头，成坚忍的至圣，
偏偏风就来了，弄得我又怒火上冲！

一十一

若说我温和吧——我却又从来不冷静，
说我是谦虚吧——却总有一点主见，
说我是性情无常吧——却又总是固执，
虽然能忍耐，又对忍耐没有好感；
我是愉快的，只是有时想大哭一通，
我淡泊，但偶然也会怒气冲天；
这就使我怀疑：在我的身躯内
大概有几个灵魂，不知道谁是谁非。

一十二

第十六章提到了我们的主人公
正处在月光下的微妙的状态，
那对男子汉倒真是一个很好的考验，
看他的德性或体力会有多么坚强；
这一回，倒底是美德战胜了呢？还是
终于对那邪恶屈服？——因为他生长
在火热的国土，倒真使我不好说，
除非哪一位小姐以一吻来贿赂我。

一十三

就将它留作疑团吧（世事皆然）。

次晨，在餐厅中摆起了茶，吐司，早点，
（这些人吃，却不见得写入诗中，）

还有那一些无论出身、地位和财产
都已经被我的诗琴弹过的宾客，

这时也都来了，都已和主人见过面。
最后姗姗来迟的却是公爵夫人，
随后是唐璜，满脸还是那么童贞。

一十四

不知说是见鬼好呢，还是不见鬼好？

这真是非常难说。但唐璜的脸，
苍白而无神，恐怕不只有一个鬼
和他搏斗过。就连从那窗格中间
透进的光线对他都有点嫌亮；

公爵夫人也有苍白的容颜，
并且微颤，仿佛她是熬了一整夜，
不然就是梦做得太多一些。